第六卷 第三號

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出版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6 No. 3 March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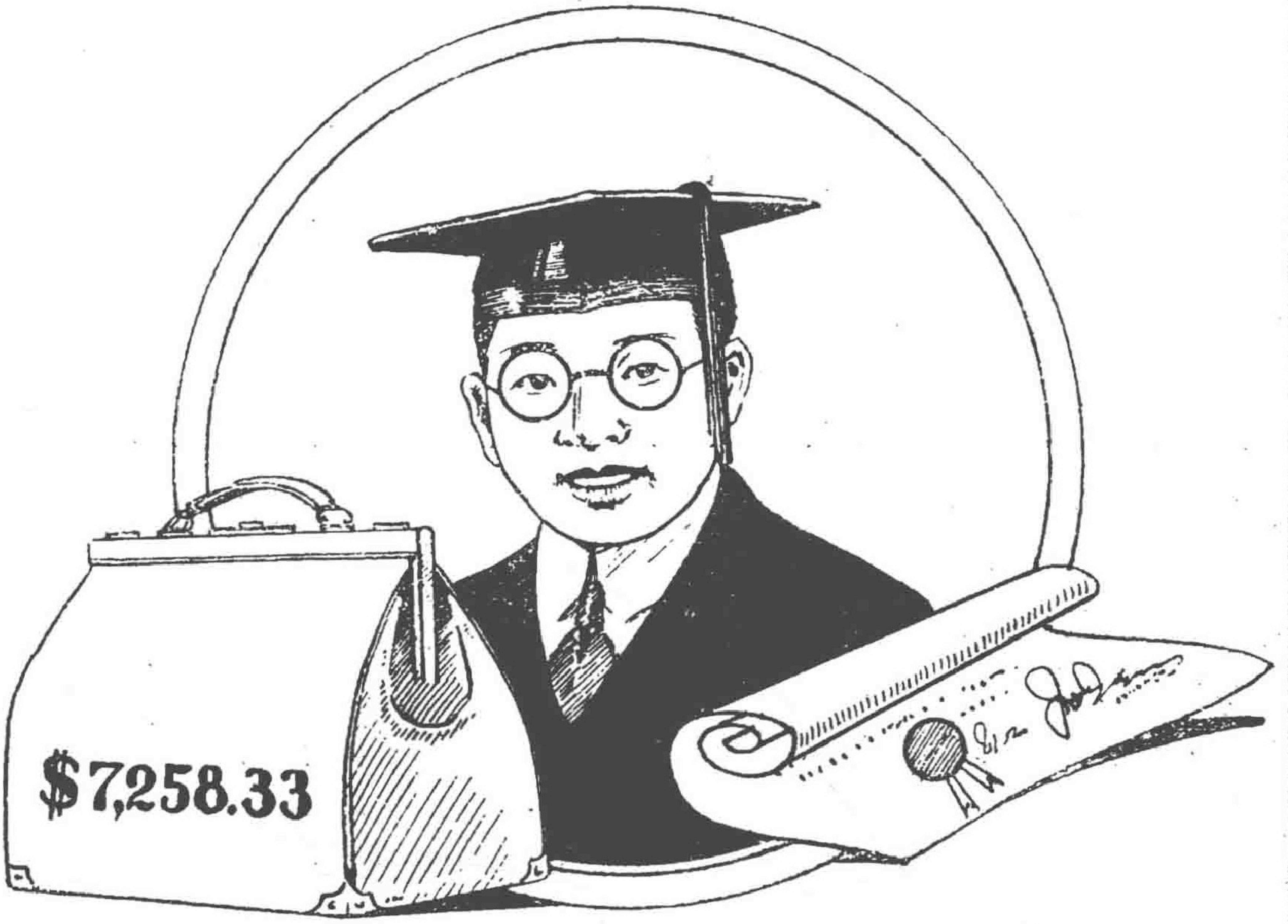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春江泛棹

〔張珍侯作〕

WHEN SPRING COMES



大學畢業以後？

一次存洋二千元足以支付自幼稚園至大學畢業之費用畢業後尚可收回七千二百五十八元三角三分以備出洋留學或經營事業之需

詳細章程承索即奉

上海銀行

總行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Bijou

Portable TYPEWRITER

Extreme Rigidity and Durability.
Wonderfully simple mechanism.
Beautiful clear and absolutely visible work.

絕頂堅固耐久
機關簡單靈巧
美觀雅潔清晰



Sole Agents.

KUNST & ALBERS

Shanghai
29 SZECHUEN ROAD
Hankow Nanking

孔士洋行經理
上海
四川路二十九號
漢口 南京



Across America Swiftly, Comfortably

on the

New NORTH COAST LIMITED

Newest and finest sleeping cars—box-spring beds—private rooms en suite—barber and valet—large ladies' lounge-card rooms—shower baths—radio—buffet soda fountain—library and writing facilities—lounge, with davenports and overstuffed chairs—roomy observation platform—roller bearings and the "famously good" Northern Pacific meals.

Only Two Business Days
Seattle to Chicago

NO EXTRA FARE

C. L. TOWNSEND, Asst.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200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A. C. STICKLEY, General Agent
912 Government Street, Victoria, B. C.
W. F. CARR, General Agent
501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B. C.

A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representative meets all steamships from the Orient at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He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baggage and make sleeping car reservations to all poi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HOSPITALITY and an eager-to-serve attitude, with other services, have won a reputation for the Milwaukee Road. Its representative meets incoming passengers and offers his aid in arranging safe and advantageous transportation East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avelers also know The Milwaukee for its clean, fast, smooth, comfortable trains. Electrified for 656 miles, this road presents travel comfort at its bes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nquire of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中國總代理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The MILWAUKEE ROAD

THE COMFORTABLE WAY



CANADIAN PACIFIC

STEAMSHIPS ~ RAILWAYS
HOTELS ~~ EXPRESS



本公司輪船行駛迅速無暈浪之苦，船上設備完美擬比皇宮巨廈每日中西餐膳任客選擇並有華人招待由上海至香港四十八小時內可到，至域多利亞，雲哥華，西雅圖祗需十二天，並售歐美聯票如蒙預定艙位或函詢一切無任歡迎

由上海開往各口岸船期

往香港，小呂宋

二月六日——俄國皇后
二月十七日——日本皇后
三月十五日——亞洲皇后
三月卅日——加拿大皇后

往日本，域多利亞，雲哥華及美國

二月八日——亞洲皇后
二月廿三日——加拿大皇后
三月七日——俄國皇后
三月十八日——日本皇后
三月十八日——亞細亞皇后

地址上海外灘四號

昌興輪船公司謹啓

電話一八八六八號

旅行雜誌徵稿啓事

本誌行銷六載訂戶日增內容迭經更革排印力求精良久爲讀者諸公所共鑒。茲爲更謀改善起見自四月號起。增闢以下數欄。敬乞垂督。

旅行常識

吾人遠適異地。方言風俗。有逈不相同者。入國問禁。古有明訓。本誌讀者。遍於國中。舉凡交通情况。上下舟車。必可互相告語。其老於行役。歷遍湖者。亦可舉其經歷之譚。一一寫來。用相印證。

片段游程

近人游記。每喜狀述山水之雄奇。於游程之計畫。消費之多寡。未嘗注意。或言我人初適異邦。但求游觀之樂。似不必斤斤於金錢之支出。但途程之遠近。費用之預算。亦不得不略爲策畫。以求一當。庶幾按日計程。從容遊覽。旅中消費綽有餘裕。凡以此片段游程見惠者。嘉惠行旅。實非淺鮮。

都市風光

各地風俗。彼此互殊。每逢佳節。輒多勝會。若杭州六月十八之落夜湖。北平之廟會。冬季之北海溜冰。以及各地之春秋佳日。園游盛會。消夏名區。隽閒韻事。均可歸入此欄。

旅邸情報

游蹤所及。必先求旅居之安適。本誌今後將以各地著名旅邸之所在。設備之情况。房間之價格。電報電話之號數。一一調查。其有庭園花木之勝者。間亦附以畫圖。使讀者悠然神往。一履其地。有賓至如歸之樂。

天涯海角

海外交通。日新月異。如歐美各國新築之鐵路。航空線之試航成功。以及巨輪之內容。均納入「天涯海角」一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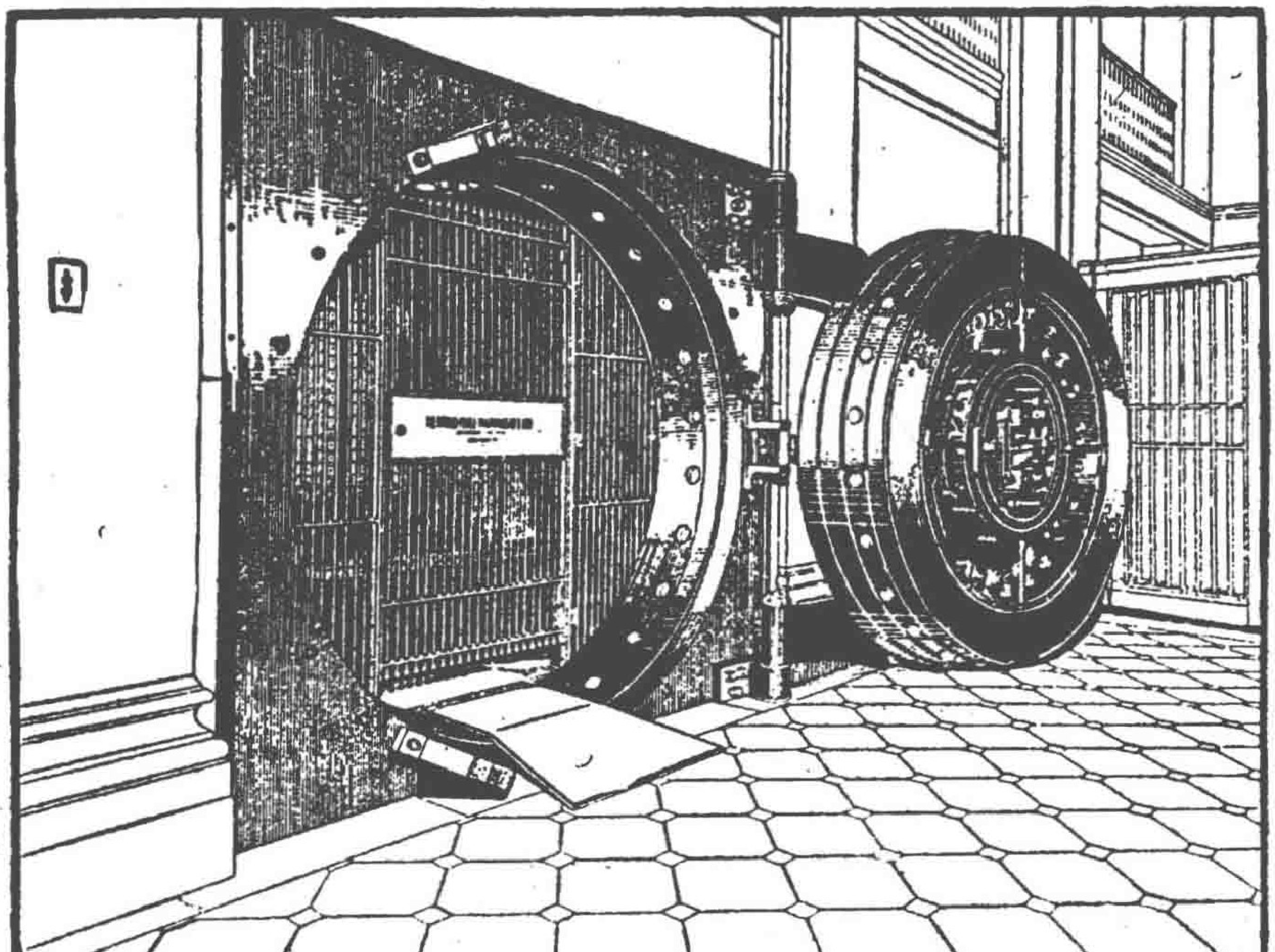
凡上所舉。歡迎讀者儘量惠稿。惟須在一千字左右。能附以畫圖。尤爲歡迎。一經登出。酬贈從豐。其他仍照投稿簡章辦理。

赫令好馬文

銀箱

及

銀行庫門工程



此圖係本行所經理之特別銀行庫門之一種此門
上裝有計時暗鑰其門之厚薄六寸半至四十二寸

欲知價目及詳細說明書請向本行索取可也

上海博物院

老晉隆洋行有限公司

路廿二號

分行　天津　奉天　香港
　　　廣東　漢口　哈爾濱

旅行雜誌

第六卷 第三號

編者之言

趙君豪

値茲外侮憑凌。舉國悲憤之際。凡我讀者。都無好懷。遊觀之樂。似非所語於此時。然本誌之出版。殊未敢以此自廢也。同人認爲凡事不宜自餒。一切應以鎭靜出之。本誌月出一卷。雖僅百餘葉。但爲同人精神之所寄。亦爲萬餘讀者每月期望之一事。滬市自戰機爆發。百事入於滯鈍狀態。而出版品物。以印刷阻撓。尤多停頓。本誌印刷工廠。雖逼近戰區。但以工友之合作。仍得照常排印。編輯室中。砲聲震撼窗櫺。敵軍飛機。翺翔天空。同人振筆疾書。悲憤欲絕。於極端鎭靜之中。寓格外勤勉之意。書成之日。貢諸讀者之前。不知各人之感想爲何如也。

本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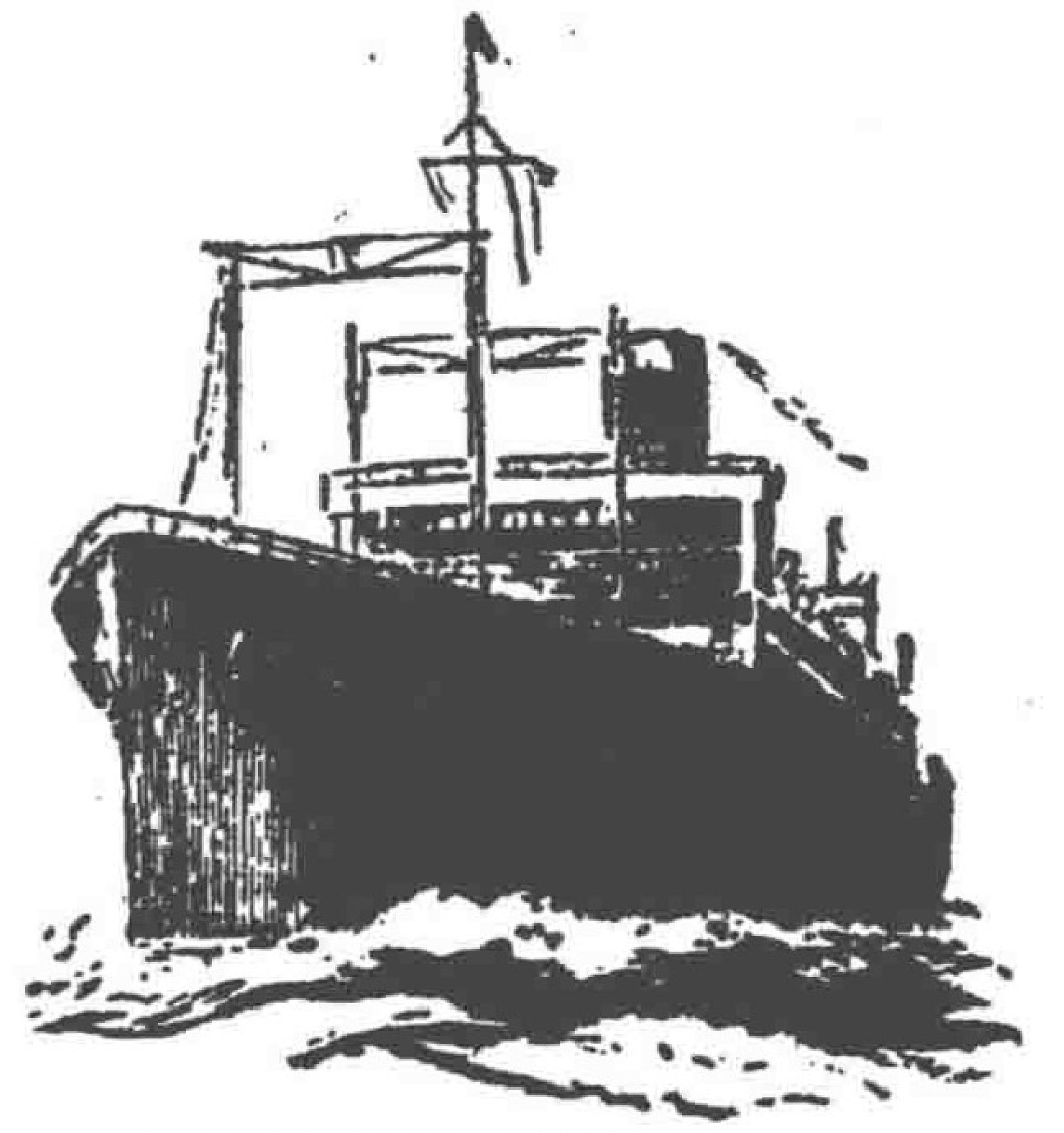
春江泛棹……張珍侯……封面
山西解縣之遊……孫肖泉……一
瓊崖一瞥……李欽文……一一
南嶽遊記……黎爾穀……一七
南航散記【下篇】……趙梅卿……二三
雁蕩寫生記【二】……俞劍華……三三
歐游漫話【二】……文淘……四五
風箱峽中(美術銅圖之一)……五三
天柱山房(美術銅圖之二)……五四
巫峽中(美術銅圖之三)……五五
川江(美術銅圖之四)……五六
南非攬勝記(下)……程志政……五七
世界之末日……秦瘦鷗……六七
似水流年……張恨水……八一
交通時刻表……九三

秦瘦鷗君迻譯「世界之末日」。已十閱月。於本卷中全書告成。迭獲讀者來函。交相贊譽。認爲情文並茂之作。此可爲秦君賀者。自四月號始。本誌除張恨水君之似水流年外。將不再刊他種長篇小說。已約名家數人。撰短篇小說。以一期登完爲度。必有以一新讀者之耳目也。

下期起增闢「行旅常識」「片段遊程」「都市風光」「旅邸情報」「海角天涯」五欄。文字力求生動有趣。排列格式。亦徵有改進。前幅徵稿廣告中。已詳言之。所望讀者源源寄稿。不勝忻幸。

二月十日

大來輪船公司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鋪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Established 1927

上海

密勒氏評論報

愛多亞路三八號

本報剏創十餘年對於中國政治工商業社會經濟之進展無不窮研亟探作翔實之紀載其他發聾震瞶從事公允之褒貶立論正大作公理之保障文字清暢堪資作文之楷範現中日各案之評論異常公正透澈實爲遠東出版界中之一最有價値之刊物

定價全年十二元　半年七元　三個月四元



張元陞先生

然則韋廉士紅色補丸實助中國者也

當此新華建設時代人人均應竭其所能共襄盛舉或負千鈞或馱一粟各盡其力是耳彼謀國偉人與夫疆場戰士肩斯重任者每遇憂勞過度精力難支之際以韋廉士紅色補丸為之扶助而奏良功者殊難勝計即如張元陞上尉亦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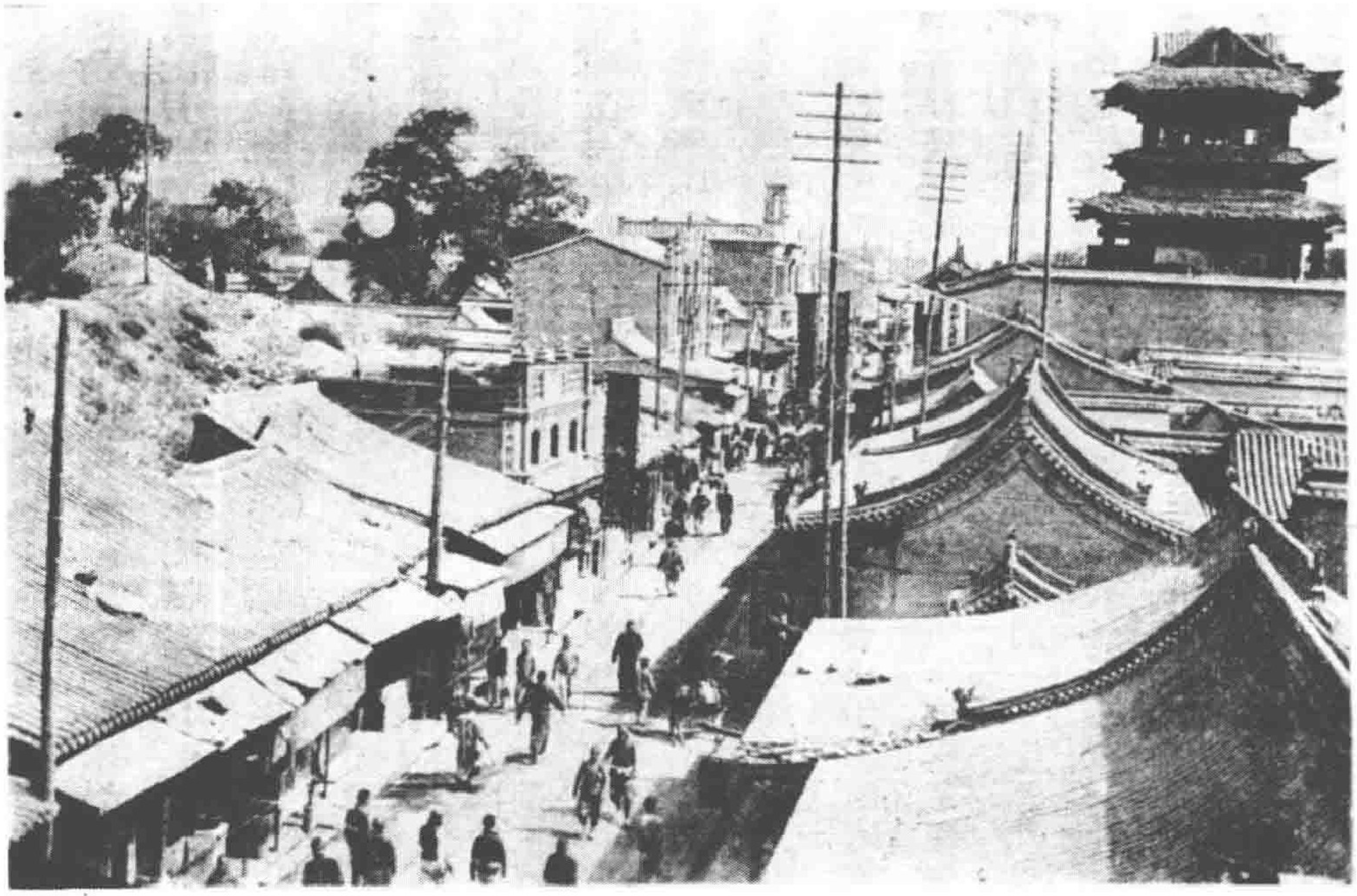
張上尉係陸軍二十九師八十五旅第三團團部副官現駐山東舊城三興店其來書云『鄙於八月一日到舊剿匪乃因過勞致肌瘦面黃眠食俱廢幸蒙三興店劉履五先生勸服韋廉士紅色補丸不久即覺精神煥發胃口轉佳續服未幾氣色頓好體力復原為感妙藥之功特書此附照以謝』

韋廉士紅色補丸為天下馳名之補品功能速生新血使神經強健保全體康安凡虛弱病家無論其原因如何均應速服而勿延焉

韋廉士紅色補丸無時令之分無男女之別一樣神效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藥局　各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一元七角六瓶九元中國境內郵費免收

特別警告

諸君注意須購真正之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切勿被騙而購影射之偽品良以無用之藥無論如何廉價終是昂貴也


太原市內之俯瞰

山西解縣之遊

孫肖泉

於未述吾旅行之先。當先言解縣在地圖上所居之方位。及其與歷史上之關係。蓋解當春秋時爲晉地。實合晉之虞鄉臨晉幷解統稱之爲解梁。史謂晉割河外五郡於秦。解梁其一也。迨五代置解州而臨晉虞鄉各分立。延及明改解爲縣。至清復改解爲直隸州。屬山西之河東道。其方位在地圖上。實居晉省之西南隅。距太原約一千里。自解之西北二百四十里。至趙村渡黃河之風陵與陝之潼關爲界。其東而南越太行九十里有奇。渡黃河之茅津便爲陝州之境。自此而東北皆豫境矣。故解縣乃隔太行之脈黃河之水。以與豫陝兩省毗連。

余書至此。乃發爲問題。蓋人若居恆在豫之鄭州。而有解縣之遊。其旅行之途徑。應以何者爲便。吾意讀吾書者必率然而曰。最便莫逾於由隴海至靈寶。起旱走陝州渡茅津之渡。否則亦從潼關渡風陵以入解。再次則從平汗至石家莊轉正太至榆次。改從晉南汽車路。九百餘里亦可達。如此答復未嘗非極滿意之答案。然皆非余此次行程之途徑。所謂理雖固然。而勢有非然者。則此中蓋有又焉。人事如此。即旅行亦莫不如此也。玆吾述吾行程矣。

余家居故都久。五月間因謀食遂有鄭州之遊。鄭鮮故舊遂主於電

話局長張益六寓。益六乃余至戚。極盡地主之誼。迨余床頭金盡。川資告竭。而益六猶堅留稍住。不即放行。余亦因緣躭擱。戀其深情。所謂飄零已慣。何處不可以爲家。光陰荏苒。不覺又逾一月。乃於七月中旬。忽接解州友信。招遊桃花之洞。并弔關公古里。函中幷謂此地山景頗佳。避暑極宜。余性素愛汗漫遊。尤以山西內地爲堯都禹闕。古蹟正多。前者既無機會。今則爲千載一時不可多得之遇。豈容錯過。遂商諸益六。決意往遊。益六亦以爲壯。第因平汗北段。正戰雲密佈。新鄉以北。漸成恐佈之窖。糾糾武人。不可理喻。雖正太依然通車。而平漢則難乎飛越。即黃河兩岸之各渡口。亦因戰事防間諜。巡緝甚嚴。絕難飛渡。爲安全計。不得不作絕大之迂迴。遂道出隴海至徐州。轉平浦。改乘平綏。抵晉北大同。再從晉北汽車路入雁門。登太和嶺。橫越五台山脈。以達太原。計爲程七百餘里。復從太原由晉南汽車路。行一千餘里至羅義車站。再起旱十八里以達解縣。統計自入晉境。行一千七百餘里。貫山西之南北。已不爲不壯。倘幷平綏計算。則已三千里有奇。苟合平浦隴海而統計。更何止四五千里。然北平爲余故居。平浦以前皆爲歸家路程。不足記也。僅述自入平綏路以後之行程。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自余家攜簡單行李出西直門。購往大同之二等車票。爲價十二元六角。登車時車站站台人頗擁



晉太原西之晉祠蓮花台

擠。因自戰事發生。平晉往來舍此道已無其它。是日且值有軍政要人赴晉。故台外栅欄。軍警如林。汽車排列。乃若蟻陣。皆送行之偉人政客。來此肅候貴人者。余則一肩行李。飄然上車。送行者亦惟吾一老妻稚子。復因站台無異戒嚴。僅遙立頷首。各示珍重之意而已。車開行後。余默處於車廂之隅。烈日當頭。不雨不風。其炎暑之威。不啻詔余如此炎夏。乃作萬里長征之客。未免自苦。實則余何嘗不知苦夏。一則癖近壯遊。二則謀食心急。則亦不計其它。然而計自乙年以來。東西南北到處奔馳。豈徒爲好遊已哉。無非爲求一家之溫飽耳。乃今依然故我。兩袖清風。飄零跋涉。無夏無冬。同爲天地之生人。其行也轟轟烈烈。我則獨處車隅。默數路旁如駛如馳



五台山菩薩頂顯通寺廟貌

之楊柳。難免不自覺形穢。黯然自傷。但如思及桃花洞之清涼。關公廟之偉壯。則又不禁自喜其逍遙。頃間煩惱拋擲無遺。

平綏路上　平綏路線本余五年前從軍時。數數往返之地。然而青山如故。陳迹依然。而斯人憔悴甚矣。自西直門開車。行約一小時。又半。抵南口。照例停駛。換大機車拖引而進。自此而後。車道驟陟。直登山峯而盤旋曲折。於六十里居庸關溝之間。迨至康莊始平衍。復換小車頭以前進。山中風景有居庸疊翠。爲燕京八景之一也。如彈琴之峽。望都之石井八達嶺之長城。建築十三陵之成祖寢宮。紀念物則青龍橋之詹天佑氏之銅像。古蹟則三堡之楊家將之刊像。皆爲關溝山內及其附近

之足供遊人憑吊者。一出闢溝便入舊日口北道界。沿車軌之兩旁。已無風物足以紀載。然而懷來之白杏。沙城之黃酒。色紅乃若瑪瑙。下花園之烟煤及鐵。宣化之葡萄。亦爲口北之特產。似亦不可沒而不記。火車正點本可於晚六時到達張家口。是日因在青龍橋誤點兩小時。至夜九時始抵張垣。一輪皎月。與站台之電燈相輝映。張垣爲察哈爾省府所在地。亦爲通蒙之孔道。儼爲口北商埠。昔日蒙道猶通。頗形富庶。自外蒙大商避難逃歸。其繁華未免減色。近主席劉翼飛氏。雖極尅意經營。似已略有起色。但如與平津相較。則猶不啻天淵。行旅由此下車者。幾逾全車之半。車在此停約半小時。復西駛而賜兒山之風景。乃僅從月色晶瑩中。一瞬其峯頭積雪也。夜十二時經永嘉堡。此地爲余五年前撞車幾死之地。乃死裏得生。過後思量。猶不寒而慄。過此余便漸入睡鄉。何時過天鎮。何時經陽高。皆不得而知之矣。迨天色微明。已入大同車站。人聲嘈雜。好夢驚醒。始匆匆攜行李下車入連陞棧。一路行來滿目黃沙。樹木絕稀。已有口外之景。時正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四時又半也。



太和嶺上之盤旋車路

大同之一瞥　大同本晉北重鎮。清時置總兵官。民國初置鎮守使。東與察哈爾。西與綏遠爲界。北面出殺虎口便爲內蒙草地。蒙人之朝五台者必從此通過。誠爲晉北商賈輻輳之地。余久聞其繁盛。此番來此原擬稍作逗留。藉觀民俗。并瞻仰久已著名之九龍壁。究與北平北海之九龍壁若何上下也。不意自入連陞棧而吾之計忽變。蓋其客棧之不規則。一味揩油。直視行旅爲肥猪任意宰割。殊使余生厭惡之心。不可須臾留。所謂客棧者短垣土坑。不供茶水只備來往客

人之歎足。索價已一元又四角。倘經宿供膳。則非四五元大洋莫辦。余以是遂決不逗留。適七時有汽車開駛太原。詢之客棧。則車價須五十八元山西票。逕向車站購票。則索價僅三十四元山西票。合大洋約九元餘。客棧之揩油。使行旅吃虧。幾乎過半。甚可恨也。余在棧僅休息約一小時。洗面飲茶稍進點心而已。迨算賬則已需二元又九角大洋。因急自往汽車站。以三十四元晉鈔之代價。購往太原之票。登車佔座位。而繼余之後陸續上車者。竟達十五人。車廂非甚大。對面相嚮坐可容十二人。不覺擁擠。今乃超過定數三人。且放列十五人之隨身行李。遂使車上幾無容足之地。人人皆踞踏一隅。不敢稍動。動則便失其原位。僕僕長途。可謂怨聲載道。晉北汽車本極發達。官廳特設合作社。置社長爲管理與商民合作。其意非不善也。然若如此無限制的售票。使行旅花錢受罪。況八百里長途。非瞬息可達者比。奈何載人無異載牲畜。如此未免太惡作劇矣。因旅客之紛爭座位。車竟延躭半小時。至七時半始開行。初駛入大同之北關。穿城出南門。以入汽車道。當經北關時。城垣到處皆有洞穴。即城外之溝壕。亦斑斑可以指見。蓋皆十五年馮閻戰爭時。守大同者之戰績也。今雖相隔數年。而其防禦之設備。陣地之遺痕。猶可於一逝之間。按圖索驥。則其當年之苦心防守。築城計劃。實足與南口之陣地并傳。宜生之守涿州。合稱爲三絕。誰謂城牆無用耶。自北關經一度之警察檢查。南行再經一度之軍人檢查。汽車便長驅直駛於晉北汽車道矣。



晉北長途汽車道之雲中橋全長約二十餘丈

晉北汽車路　全路共長約八百餘里。以大同爲其起點。經過袁仁岱岳雁門代縣崞縣忻縣。計經六個縣境。以達太原路。寬皆二丈有奇。平坦不崎嶇。數百里如一律。中間偶有因雨水冲毀之段。亦皆有路工荷鋤捧土。逐段修葺。凡遇水流河川之處。皆架木橋。橋以枕木橫鋪。下架十字之木柱。寬約一丈。長短不等。最長者

約二三十丈。已忘其名。其次者曰雲中橋。已不下十餘丈。全路只雁門迤北路旁行樹太稀。殊爲美中不足。如能鼓勵栽植。倘隔一步植一柳。兩柳之間植一楊。既可保全土路。使其持久不壞。而數年之後。此沿途之森林。亦大有可觀。沿路約隔四五十里皆有車站。汽車在此停駛。添水而行。旅者亦可隨站購票乘車。當年設計非不善也。聞舊有四五十輛。皆可容十六人之大汽車。逐日往返。旅客稱便。未始非閻百川氏十七督軍之成績。自閻氏去位。繼其位者。不能繼其志。所有汽車悉被各同等階級者所瓜分大半。入於軍人之手。以故演成今日車少人多。每車多類載運牲畜者之擁擠不堪也。夏日晝長。自七時半開行。晉北只薛家莊車站稍停約五分鐘添水。岱岳鎮停十分鐘上油。十二時便抵廣武站。廣武在半山間。爲入雁門關內之第一站。實則雁門在廣武東約五里。甯武關在其西約十里。廣武乃雁門關墻延長之缺口也。登廣武而北望關墻。由此曲折蜿蜒。直入深山。不知其所終。關北烽火台密如棋陣。關下土邱百餘座。高皆在二三丈之間。相傳此地卽古之金沙灘。楊家將守雁門大戰金兵之處也。土邱隆隆。皆當年陣亡將士埋骨之所。一坏黃土。下有英魂。後之弔遊者。能無感乎。車停廣武站約半小時。添由添水并攜水三四箱。蓋自此而南。步步登高。車道盤旋。直達太和嶺。最高之峯。俯視澗底。相距至少百丈。峽嶇峭峻。危險異常。全國汽車道之險峻并工程。當推此爲其首要。迨十三盤而達山巔。計中間三次停車修理并添水及下駛。則迅如風馳。然若非經長時間訓練之車夫。則其危險殊不敢想。只須手足略失把握。其全車成韲粉矣。但旅行家則似不可不遊此道。而電影業者亦似不可不採此道之風景。以入驚險之片。吾則謂此數十里山道。盤旋之汽車路。實爲吾國汽車路之光榮。尤不可不藉電影片上爲其宣傳也。惟全山樹木缺如大半。童童如禿。然不足爲此山之病。蓋其雄健之勢。無怪雁門爲千年來之重要關隘也。惟吾人所經者爲太和嶺。而太和嶺之高。僅及雁門山之半。俗謂雁過雁門則留翎。故門以雁而得名。其高可以想見矣。居太和嶺上。下視邊墻直如極長如帶之土隴。渺小如也。關北地多產石灰。土人沿車道之兩旁設土窰。一半採煤煉灰。一半則以居妻孥。其生活之情形。似極簡單。惟炎夏男子皆赤背。而每人胸前皆著大紅兜胸。斯實舉國所罕覩。尤足見晉北之人尙紅色也。自太和嶺下山四十里。而達陽明堡。行四百里矣。停駛打尖。旅客皆下車入客店。雖小店頗潔淨。食物只麵與雞蛋。炒麵一盌。價晉鈔四角半。雞蛋一個。晉鈔一毛。山店僻鄉。此價殊不昂。下午二時車復開駛。自入雁門。村莊漸密。林樹亦漸富。車道兩旁皆植柳。風景殊佳。雁北雁南之貧富。亦可於樹影水光中見之。自此經木橋無

數。至下午五時車抵忻縣。忽然皮帶炸烈。無法修理。須隔宿行。於是復下車入店。詢之店家。云離太原僅百餘里。洋車可達。由河邊村往五台山亦百餘里。亦洋車可達。余此時遊興勃勃。以爲此汽車之損壞。正天許我遊五台之機會也。遂決犧牲此百餘里之汽車代價。經宿後託店家以三元現洋。僱洋車一輛。改道遊五台去矣。

五台山之遊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五時。由忻縣城外東洋車六七十里。至河邊村。村係山西十七年督軍閻百川氏之故里。沿途道路。樹林皆極修整。村之兩面臨汾河之水。三面受五台山之環抱。山色水光。秀媚已絕。村中地非甚廣。而處處皆有秩序。有川至中學一區。現已停辦。昔日則極爲整齊。基金爲閻氏私財。學生則皆係附近各村之子弟。惜乎不能持久。否則其培植豈有涯耶。余抵此已午正。略進飲食。當食膳間。村正親來周旋盤問。告以來遊五台者始不問。於爾見山西村政之成績。宜其境以內無匪患也。午後四時至五台山之台懷鎮。鎮在山之腹。寺宇無數。滿目皆是。人行其中。直如遊行於和尚世界。微風吹動。到處皆聞木魚之聲。檀柬之香。使人之煩惱都銷。五台山爲五個台頂。分東南西北中。中東北三台極相近。南台較遠而獨立。中頂最高之峯。長年無冬無夏。山頂皆積雪。氣候最溫涼。山上極少大樹。而荅靈香草。則遍山遍谷遐邇皆是。色黃白而馨香。傳聞數十里外。全山最佳之景。爲臥龍崗章嘉佛駐釋之鎮海寺在焉。倚山構築廟。與山形相爲表裏。遙望甚奇觀也。其餘各台各皆有廟。大小各不下數十梵宇。台頂之廟。頹廢不修者已十餘年。近則遊山者衆。中外善士多所佈施。遂使已廢之廟。復煥然一新。全山僧衆雖未及詳細調查。大約統計不下萬餘人。皆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諷經唪佛外。遊山逛景。誠世外桃源地也。五台山上勝蹟頗多。皆關於佛門歷史。如文殊乎等類。皆無法可以研究。只可人云亦云。列於不可知之列。山最高之處大約在三百餘丈。山愈高愈深。水愈清。石之形狀亦益奇。洞澗處處皆是。來遊者主於某寺。則寺僧爲之供膳。臨行依個人之力量。隨意佈施。余於七月二十八日上午由懷鎮上山。至臥龍崗而止。因無伴偕遊。遊難盡興。擬留餘興以待再來時。與良友俱。遂於二十八日下午七時返村邊。翌早乘五台縣太原間之汽車。於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抵太原。

太原之市景　太原市居羣山之中。四面巒峯拱抱。在古爲晉地。離太原市西約四十里之大原縣。即古晉都也。附近有古唐村著名之晉祠在焉。依山面水。與臨汾之龍子祠并趙城之管城子祠。爲山西之三大風景。市內則繁榮日甚。街巷交通。皆有進步。晉省著名之兵工廠在北門外。并有煉鋼之廠。製藥之廠。皆規模甚

偉。熱鬧場所。悉在城內。娛樂之地如柳巷戲場有晉陝班。及京徽班之別。電影院則有青年會。并大中華戲院等。國產片頗受歡迎。民風多淳樸善理財。尤善居積。學校亦頗發達。自太原至各縣。皆有長途電話。消息瞬刻可達。長途汽車分晉南晉北晉西三幹路。皆以此為其歸宿。正太車站在小南門外。錢法最近因山西票低降。故無標準。旅館皆在南門城內、如泰安、如迎賓等。皆定價每一房間一元四角大洋。此外則正太鐵路附營之正太飯店。城內并有正大飯店。皆為高尚之逆旅。每日干房約由二元起碼至八元不等。出產以棉花、大麥、煤炭為大宗。此外則地下埋藏之物產。尤不可勝數。殊為國內富庶之區。昔日閻氏在位十七年。政績頗有可觀。最佳者莫過於村政。然嫌太過保守。故民氣仍多腐化。自閻去位客軍入境。村政亦弛。又因晉鈔不兌現。人民損失甚大。加以時局多變。交通往往阻塞。商業亦漸凋零。附近風景。只有晉祠可供遊覽。蓮台為祠內最勝之地。由太原乘汽車價約晉鈔一元餘。半小時可達。余留太原僅半日。於七月三十日由晉南汽車路。用四十四元晉鈔之代價。行兩日達羅義站。轉道解州。以下述晉南路矣。

晉南汽車路　以小南門外為其起點。自此以南便入汽車道。第一站為榆次縣。次為太谷縣。再次為平姚縣。為介休縣。靈石縣、霍縣、趙城縣、洪峒縣、臨汾縣、即舊平陽曲沃縣。聞喜縣安益縣而運城而羅義站共經十二個縣境。始從羅義轉道解縣。余第一次在平姚打尖。客棧甚整齊。於爾可以見晉南富於晉北。晉南各縣尤以太谷最為富庶。居民業銀號票莊者十居八九。聞太谷城內一切一切。均較太原為勝。以一縣而勝省會。則其住戶中非有多數富豪安能有此景狀。介休為介之推故里。錦山在其南。車行山谷間。至此復盤旋曲折。經靈石至霍縣。而後下山達故城。始平衍。惟自綿山以南。山景頗秀。不若晉北之雄健。雖車駛甚捷。然自車窗遙視。蒼蒼者天。青青者山。紅而綠者山間之野草也。隨風搖蕩者。路旁之楊柳也。忽然四山合抱。忽然眼前開朗。現一片之平蕪。忽然河流如帶。忽然淺草細溪。而水聲湯湯然。旅行遇此風景。一幕一幕。皆於車窗瞬息見之。心境為之一寬。山崖土壁。尤多穴居野處之風。其構築雖簡單。然亦窗戶俱備。堂屋皆全。崖勢不能整齊。而羣居亦分上下層。居上層者之臥室。往往在下層者之屋頂。雖自綿山迤南。到處可見此類之穴居。究以靈石一帶為最多。山間多塔。而塔形則與各地迥不相同。皆為直上直下狀。若煙突。洪峒以南。地皆水田。一片青綠。遠無涯際。車至此已夕陽西下。紅綠相映。景緻尤佳。洪峒傳為直隸人之發源地。相傳明初冀南人口極稀。保大一帶之居民。多由洪峒遷來者。故洪峒城外枯柳樹下。

猶豎一碑。詳載其事迹。為河北省人所建。誌不忘也。車到平陽。已下午七時半將上燈矣。入店休息稍進食。隔宿復行。平陽為古堯都。北門外大道有堯坟。南門外汽車道旁有堯廟。巍然其貌。為狀甚偉。惜現已成為臨時兵舍。恐久將損毀古蹟。關乎文化廟宇。尤可為事實之考證。官廳似宜刻意保存。留供後遊者之瞻仰。并為考古者之資材。一宿易過。復於七月卅一日早五時上道。曈曈旭日。自山巔出。眼前一片蒼綠。空氣清而爽。城居者安得有此。於爾信旅行不特廣見聞。且得奇景。因口占白字詩一首。句曰「天本無涯際。遠山為天腳。山巔一何皎。六月猶積雪。雪化瀉為泉。終日流不歇。農夫朝朝忙。勞力何時輟。同行十三人。大半為食穀。我亦皇皇者。何處是歸宿」。一陋句無韻。聊申吾心抑鬱耳。午前十一時過安益。為夏都遺址。禹廟猶存。古風已失。追思治水之功。曷勝羨慕。十二時抵運城。打尖。運城亦曰盧村者。河東道署在焉。附近產鹽甚富。南門外即有鹽池。鹽商約分三綱。曰陝綱、曰豫綱、曰潞綱。潞綱即晉綱也。鹽在鹽場每三萬斤僅售九十餘元。出場則經政府之捐稅八百元。又加年捐五百元。合之則每三萬斤一千三百九十餘元矣。因地出鹽故飲水皆帶鹹質。鹹苦異常。居民稍富者。僱車取水於解縣。往返八十里。每一車索價三四元不等。飲料為人生惟一要素。如此麻煩。未免太苦。昔皆河東道兼署鹽運使。今則仍留鹽運使、而取銷河東道。城外有玉湖泉。雖小小佈置。而風景殊佳。城內鐘鼓樓之建築頗奇特。西關關額有三藩鉅鎮四字。雄偉矯健。筆勢如飛。不知何人所寫。西關內有陝綱會館一座。鉅大魁巍。兼祀禹王關帝河伯火神。東城有文廟亦廟貌甚偉。余在運城稍作逗留。於八月一日上午七時僱轎車。往解縣四十里路程。兩小時已達。入西門有關帝廟一座。佔地至少在三頃以上。最後春社樓亦曰麟經閣。塑關公坐像。側面觀春秋。其面貌實與普通各廟之塑像。迥不相同。鼻端有痣四顆。云係關公一真像。楹間一聯曰。「丹心照桃園。仰見一團英靈。生扶漢闕。沒繞漢水。巍像瞻梓里。應知三分割據。數由天定。恨遺天長」。下款係陸渾游子王葆慈撰書。相傳關公故里。在離解縣二十里之常平村。幼年讀書城內。因有富豪雄虎員外。姦淫刧殺。稱霸一方。鄉里疾之而無如之何。關公憤不平。一日持刀入其宅。殺其全家四十餘口。縣官捕之急。因遁出蒲州大慶關。關吏問其姓。遂指關姓。關其本姓實垞也。傳言如此。因係關聖史略故并記之。解城內東西各有碑坊一座。東曰解梁表率。西曰海嶽英靈。北門內有結義廟。計全城共有關廟不下二十所。惟西關之廟最大。有道士約三百人。分居東西宮。現改市場。而賃金仍歸道士云。余抵此首謁關廟。入門有乾坤正氣一匾。為笪將孫楚所書。階墀層層儼如殿闕、銅亭、銅爐、銅

人、銅馬皆數百年以前物也。八月二日。借友劉君遊桃花洞。洞在山麓距城僅六里。風景非奇而清涼特甚。洞外有窰可以借居。居三日竟忘炎夏之威。山居遠勝城居信然矣。惟此行自晉北貫晉南所謂模範省之風物。一覽無遺。計通過山脈。如虎窩、洪濤、雁門、五台、雲中、崞山、太行、綿山、太岳、姑射山、稷山十一個。沿汾河文水二流并經縣分大小約二十個。以達解縣。所費光陰僅七日。不可謂不壯也。

解縣之旅居　余遊桃花洞回解縣後。遂作暫居之計。因主友人劉君府第。劉在解頗有聲望。與余爲莫逆交。故處處皆能爲余設想。劃策謀生。余亦來則安之。雖未必有久遠之計。而客居逢良友。心身精神皆甚慰也。解縣離山甚邇。出東門不五里。便是青山。山景頗秀。余留此逐日遊山。早出暮歸。今年夏天。可謂不知炎暑矣。解縣一年三百六十日。無一日不刮風。呼呼風聲。徹宵不息。達旦而止。日日如此。亦可謂空氣之奇特。城內關姓者甚多。頗占勢力。附近則無廟不祀關聖。近代名人如晉將孫楚。并西北聞人之薛子良氏皆解縣人。城內商店亦應有盡有。民風敦尙樸質。惟街道迄未改良。無車馬以代步。雨天幾乎寸步難行。偶有洋車或轎車。皆備爲長途僱用。短道不應也。客居多暇。拉雜記此。不計其文。聊誌遊踪己耳。二十年八月十日記。

UNION PACIFIC SYSTEM OVERLAND

UNION PACIFIC'S
Superior Service
Across America
awaits you at
5 Pacific Ports

from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Overland Limited	Lv. San Francisco	6:20 pm
Gold Coast Limited	" " "	9:40 pm
Pacific Limited	" " "	11:20 am

fro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Limited	Lv. Los Angeles	6:05 pm
Pacific Limited	" " "	10:00 am
Gold Coast Limited	" " "	8:30 pm

from
Portland, Tacoma, Seattle

Portland Rose
Lv. Seattle . 12:01 pm　Lv. Tacoma . 1:17 pm
Lv. Portland . 9:30 pm

Pacific Limited
Lv. Seattle . 11:15 pm　Lv. Tacoma 12:40 am
Lv. Portland . 9:40 am

For help in planning your trip to the U. S., for reservations, fares and all information, write to:

SEATTLE
Room 204 Union Station
4th Ave. and Jackson St.

PORTLAND
637 Pittock Block
385½ Washington St.

TACOMA
114 So. Ninth St.

SAN FRANCISCO
637 Market St.

LOS ANGELES
732 So. Broadway

Cable address for Union Pacific Office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Portland or Seattle: UPARAILCO.

THE OVERLAND ROUTE
UNION PACIFIC

瓊崖一瞥

李欽文

(一)沿革及位置

武帝元封元年始略地建珠崖儋耳兩郡。歷代皆視為化外之域。不加經營。因為其地為『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也。現在總稱為海南島。在我國南部。屬廣東。原置瓊崖道。當桂系主粵時。乃廢道尹而置督辦。陳炯明返粵時。又廢督辦而設善後處。現在已成為一獨立區域了。

瓊崖地當北緯十七度半至二十度半。東徑一百零九度至一百十二度半之間。東西約九百九十華里。南北約九百八十華里。氣候近熱帶而是極良之島國。

(二)形勢

瓊崖雖是一個海島而四面環海之地。皆屬平壤。五指山峙其中。中央通商口岸在島之北部的海口。所此為瓊山縣屬。南有榆林港(屬崖縣)。東有青瀾港(屬文昌)。博鰲港(屬樂會)。扼歐亞交通之咽喉。荷屬英屬之南洋羣島當其南。美屬菲律濱羣島踞其北。形勢極關重要。前清曾議置軍港於榆林港。那時因辛亥革命。所以沒有實現也。一八九七年。清政府曾與法國締結關於瓊島不割讓與他國之約。一九一八年又曾向美國借款。預定於瓊山海口所至樂會之間。敷設鐵道。以利運輸。又因不能實現。

全島共分十四縣。瓊山、文昌、瓊東、樂會、萬寧、陵水、崖縣、感昌、昌江、儋縣、臨高、澄邁、都是臨海的縣治。定安、南般是為腹地之縣。而南般一縣。是民國十二年新加增者。劃儋縣、臨高、澄邁、瓊山腹地之一部屬之。縣治設舊儋縣之那大市。

(三)氣候與物產

瓊崖的氣候與南洋羣島的氣候相彷彿。夏季至高華氏表九十度至一百度。冬季至低五十二度至四十八度。平時平均總在六十五度左右。惟島之南部。則較高。極低亦在六十度左右。

瓊崖的氣候。既是很調和。土地亦復肥沃。即以種稻而論。年可收穫三次。其利可驚。但是每年食米仍須仰給於西貢暹羅。所以開墾既少。而一般的人民又多是不極力耕種。所以才要仰給於外來之糧米。(其原因見勞動狀況)

最著名的輸出品為檳榔、椰乾、砂糖、牛皮、生牛、生豬、鹽。此為該島固有的產物。近十年間。又輸入樹膠、加非等物。試種成績極佳。惟尤以加非為最著。計南洋所產之加非。香港市價每担不過七十餘元。瓊產則須八九十元。所以因為品質極佳。樹膠收效較遲。但已略有出品。而成績不甚良好。將來當可大收效果。

他如艾粉。（爲製人丹等香藥重要原料之）沉香、苘智、芡實亦屬良產。惟不多。

至於五金礦產。無一不有。但都是封黎崗。無法開採。且亦沒有人有此大資本來開採。木料一項。尤爲著名。其地所產之木。莫不細緻堅韌。經數百千年而不腐爛蟲蝕。以之充鐵道枕木。不知可省去若干消耗。惜皆封諸深山。採伐既不便。而運輸更艱難。欲求巨量的輸出。不知須待至幾時而後可。

（四）交通與商業

瓊崖之交通狀況。可分爲海道、河道、陸地三項述之。

現在先述海道。交通的經營者。多屬英法大古。孖（讀馬）地等洋行。華人的經營者絕無僅有。其航綫分爲

1 香港海口北海綫。

2 香港海口海防（屬安南）綫。

3 香港海口暹邏綫。

4 香港海口星加坡綫。

5 海防北海海口澳門綫。（此綫航輪不常有。非固定之航綫者也。）

各綫航行原有一定日期。嗣後因船隻無多。或因貨物聚集之故。所以沒有秩序之可言。或一日開三四隻。或二三日無一船可搭。旅客頗感不便。這是海上交通的大概。

河道　（一）南渡江。發源於五指山。經過臨高、澄邁、定安、瓊山、由瓊山之海口入海。由海口至定安之船崖一段。約百里許。水頗深。可航行容四五十人之帆船。以上水較小。約行八十里。而至澄邁縣治。過此則無航路之可言矣。（二）加績溪。發源於五指山。經過樂會、定安、瓊東。後由樂會屬之博鰲港入海。由博鰲上溯至定安之石壁市。約一百三十四里。船可容十餘担。再上則不能航行。（三）陵水溪。亦五指山發源。經過陵水。由陵水之陵水港入海。航船大小與加績溪相彷。航綫亦相同。（四）昌化大江。源亦出於五指山。經過南殷、崖縣、感恩、昌江四縣。由昌江之南崖入海。通航處約達百里。惟該流區域。人跡稀少。貨物亦尠。幾無航政可言。（五）北門江。新昌江。亦出五指山。經南殷、儋縣、由儋縣之新興港入海。通航之處。各約三四十里。船較加績溪所航行者尤小。（六）文瀾水。源出五指山。經南殷、臨高。由臨高之博舖港入海。通航處約三十里。（七）太陽溪。源出萬甯鷓鴣啼峒。由萬甯之港北港入海。（八）龍滾河。源出萬甯之風門嶺。由樂會之博鰲港入海。通航處約五十里。可行百餘担之帆船。

陸路　陸路交通。原祇是有步行一途。有錢者亦可僱轎代步。但是狹隘如囚籠。乘之因此困苦。迨龍濟光蒞瓊。始建自海口所

至瓊山縣城之公路。約十二里。車資二角。早六時以前。晚六時以後。均須加價。自民國十二年以後。各處公路。陸續開闢。交通為之大便。最早築成的為瓊崗公路。由瓊東加積市至定安之船崖。長一百五十里。次為瓊定公路。由瓊山之海口至定安之船崖。長一百里。三為瓊文公路。由海口至文昌縣城。長約一百六十里。四為瓊澄公路。由海口至澄邁縣城。長約一百二十里。五為瓊樂公路。由樂會至瓊東之加積市。長約三十餘里。此陸路交通之新發展也。

商業出口貨。以牛皮、檳榔、椰乾、生豬、生牛、食鹽。為主要品。他如沉香、魚絲、雞鴨、木料等。亦間有出口者。但為數不多。入口貨以呢絨、布疋、洋紗、以及化粧品、罐頭食品、等。為大宗、國貨絕少。英貨最多。日法貨次之。據海口中言。每言出品貨。不下三百萬元。而入口貨則幾達六百萬元。相差幾及一倍。此無怪乎瓊崖習尚之日趨奢靡、而土匪如毛也。出入口貨之地點。除食鹽一項。由崖縣三亞港。直接輸出外。其餘皆以瓊山縣之海口埠。為樞紐。他如文昌之青瀾港。樂會之博鰲港等。亦有由南洋羣島及香港澳門等處。用帆船輸入貨物的。但為數極有限。不足以言輸入。

(五)勞動概況

瓊崖的人民。性極醇樸而耐勞。男子多趨赴南洋羣島作苦工。至二三年以後。稍有積蓄。或每年回鄉一視。或隔年回鄉一次。每當回鄉的時候。必約集數十人或一二百同行。其服飾頗有與南洋土人相似的。那一般人一經上岸。無論何人。都是能夠辯其為『南洋客』(本地人對本地人之曾去經商南洋者之通稱)這些客人是很可憐的。因抵岸受旅店伙伴之勒索。復遭官廳之敲詐。及其返家。又不能免沿途土匪之綁票。(這是作者眼所見耳所聞過的)瓊崖之勞動者。多是婦女所占。盡瓊崖的婦女。平時均赤足。兩人抬一二百斤之貨箱。行走如飛。自朝至暮。至多可獲小洋四角左右。以當地生活狀況言之。所獲較少者。甚至不能得一飽。男子充苦力者。僅海口之接水脚。(即旅店之接客航丁)其總數不過百餘人而已。每日所獲約小洋五六角。

全島耕種之職務。也是由婦女充任之。亦間有老弱的男子從事工作。至於壯丁。誠如鳳毛麟角。

此外則尚有各河道帆船之水手。終年勞碌。扣其每年所得。不過二三十千文。且有少至十二千者。其生活可謂苦極了。

近來各縣公路。將次築成。需用汽車夫極多。每月工食約四十元左右。初則延用廣州之車。後以言語不通。工資較巨。(月約五六十元)乃向新加坡一帶。羅致瓊人之能開駛汽車者。返瓊充任。後來此項勞動者。已由十餘人增至百人左右。(尚不止此數)

發達之速。殊令人可驚。

瓊崖勞動界之足述者。僅此如已。以其狀況言之。汽車夫爲第一。接水脚次之。婦女又次之。水手最低之。

(六)教育概況

言及瓊崖教育。殊令人寒心。查從前瓊崖全屬。有省立第六師範一所。省立瓊崖東路中學一所。瓊山縣立師縣立中學。瓊東縣立中學。文昌縣立中學。樂會縣立中學。澄邁縣立中學。萬甯縣立中學等九所。其他尚有私立之瓊崖農工學校。瓊海中學。海南公學。環海中學。及外人設立之華美中學等。這些多是一般所謂父老前輩者所把持。至於小學。更不待言。惟比較有進步而不爲父老前輩所把持的。僅是瓊崖農工學校。及海南公學。因此是內地教育界的人所主持。(海南公學現已解散)瓊海中學是瓊崖比較稍有頭腦之青年所主辦。尚不能完全脫父老前輩之範圍。瓊崖教育之令人寒心者。就是在此也。所謂父老前輩之立足校中。除了教授其八股式的議論外。凡遇有改進事宜。莫不竭力阻撓。對於自內地聘來之教員。以其主張改革。則目之爲離經叛道。甚至加以過激派共產黨之罪名。使之不能安於其位而後已。所以凡內地來瓊之教員而能立足稍久者。(普通最難任職到一年)都是好教員而沒有所主張者。近來有青年教育家及熱心人士。把從前不良的教育。作大規模的改革。

(七)黎俗誌略

瓊崖黎人。踞瓊島之中心。蘊藏極富。近海四週之處。都是漢人所居。分生黎熟黎兩種。生黎是瓊崖土著。熟黎是內地移居之人民。於是日久年深。漸染黎人的習尚。不與外人的風俗相同。生黎之與漢人來往者絕無。僅有而熟黎以與漢人居處較接近。往來貿易。都是操閩粵之漳潮語。近且有與漢人雜居通婚嫁者。除了一切習尚已與漢人同化外。惟操漢語而外。尚保留其黎語。一家父子戚友間仍操其固有的黎語。

黎人生情爽直。胸無城府。疾病相扶助。守望相救助。若是一家移徙。則合村來相幫。一宅有難。則全村也來救。對於外來的孤客。極能盡地主之誼。後來因爲漢人憑藉官廳。時常肆於欺凌。於是黎人不勝其痛苦。乃一變其向來和平忠厚的態度。而施其殘酷的手段。近十餘年來。除了美籍的傳教士。日本的商人得以自由出入外。而漢人欲入其地者。非結合十數人爲同伴。且須持武器。無人不敢入其境。

黎人的居住是不一定的。若是覓有水草及可耕種的地方而居住的。黎人凡是要耕種。而不曉得施肥田料。只是曉得採取天然的物料。因爲黎人的耕地多是選擇富有林木的山坡。在移徙

耕種之先。必要放火燒山把山上所有的草木燒盡。然後聚族移徙。從事耕種。俟其地力薄弱之後。乃另擇相同之地作同樣的燒山。

黎人的服裝。男子頗類漢人。但是其中有不穿褲子的。僅以布片兩塊束掩前後的。有一部分的苗人。則多髮結辮。足上是穿着木屐。與廣州一帶的木屐相同。女子的裝束。年幼者與歐美女子的裝束相似。活潑潑地很優美。風緻又天然。婦女又頗似內地婦女的時裝。亦有不穿下衣。僅以長布一方。困束腰間。其衣料是自織的麻布。（內地名夏布）木棉布為主要品。外洋的呢絨嗶嘰。亦有輸入。惟女子的下衣。無論如何。非用自己手織之布縫製不可。否則必遭衆人的責備。

黎人的屋宇。架木成骨幹。地鋪以竹。上蓋以椰子檳榔各葉。或茅草等物。四週塗以泥土。樸質而非常堅固。正中關一門。室中幾無光線。寢處飲食。均在這小小的房屋中。至於衛生更談不到。

若是人有疾病。必延巫殺牲以祈鬼神。使速愈。貧乏無力者。則由戚友周濟。因此死于非命者。年不知若干。而因此死於非命之而殉之者。更不知凡幾。蓋病人所延之巫。於人死後。可任指一女子。謂彼為施術害死病人之人。於是大動公憤。羣起而攻。垂斃時乃抬去活埋。亦有不俟人死。即有這種行為的發生。所以死一人必有二三人殉之者。這總名為殺禁婆。殘忍竟至於此者。全是缺乏教育的緣故。

黎人對於外間輸入的烟酒。極為歡迎。當其飲酒的時候。雖有天大事體的發生。亦置之不理。這種烟酒。以日攜入者極多。所以頭腦簡單的黎人。無不受其籠絡。山中的寶藏。予取予求。若是日久已深。為患當非淺。

黎人的教育。在清末時。即有人提倡。迨至民國初年。始見大效。因為是時有黎團團總鍾啓損及他的父親鍾聖夫。雖隨馮子才撫黎。對於黎人頗有信用。曾辦有大規模的興隆回黎學校。收容學生近二百人。後因龍濟光抵瓊。彼有抗龍嫌疑。致遭槍斃。嗣後即無黎民教育可言了。

（八）結論

當台灣未入日本掌握之時。吾國視為贅尤。而不去經營。一旦入日人之手。不數十年。竟成一富庶之島國。從前作者據東京友人報告。謂台灣每年所收之稅額。竟達三千數百萬元。香港亦是同樣地的荒島。自割於英國之後。不獨成為通商巨埠。且足以制廣州商業的發展。今瓊島有此形勢。有此埋藏地下的天然的無數寶藏。面積且較台灣為大。國人猶忽視至此。今此島已入於革命政府之手。未知當局諸公有何良策。以開發此島。

南嶽遊記

黎爾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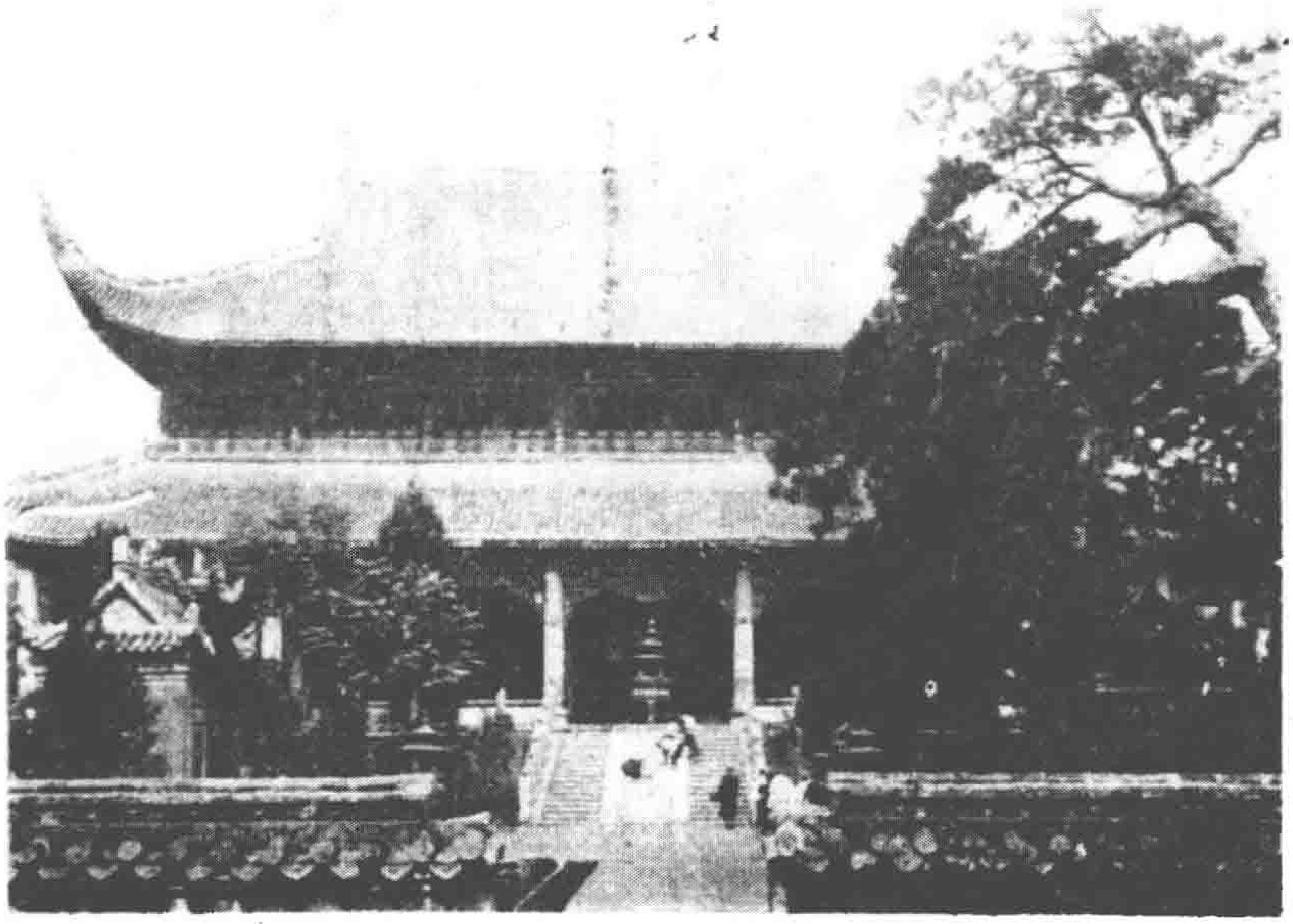
余家卜居湘潭之東鄉就益里。日與衡山石馬相對。搆樓於宅之西。顏曰鏡衡。以衡山石馬爲衡峯七十二之一。高山仰止。彌切景行。峯之頂。巖石突起。高可千仞。巉磊參差。攀援可登。時有雲氣半繞。望之如天馬行空。峯名石馬。宜矣。每遇黃花佳節。與二三羣季遊騁其間。爲登高載酒之會。凝睇而望祝融。若隱若現。遙想其蜿蜒雄峻。必更有勝如斯者。其後訪親友於衡城。泝湘流而上。至衡山縣。艤舟遊城西之巾紫峯。復鼓棹蒸陽。登廻雁峯。吾友齊白石山人居曉霞峯下。其處川原幽靚。能聽祝融鐘聲。每造訪談讌。爲歡必信宿焉。長沙記謂『衡山七十二峯。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爲最高』吾所歷之石馬·巾紫·廻雁·曉霞。亦可稱奇。肆者意欲周覽衡峯勝境。期必一至祝融絕頂。願望乃足。第連年抗塵走俗。耕釣之鄉及遊息所經。秦半淪爲盜藪。裹足不前。遂泥此行。中心殊怏怏也。

今歲八月。本師奉命移駐衡陽。（按記者現服務陸軍第十五師。師長爲王東原氏）清剿湘南匪逆。余隨軍由長沙首途。乘汽車至湘潭下攝司渡河換車上駛。經南嶽市站。望見峯巒列峙。若屛障然。令人不禁神往。默想余之夙願。必趁此一償。瞬息車達到衡陽。旋聞本師部隊克定郴宜之捷。爲之鼓舞。友人來約遊嶽。但皆未定期耳。或曰。昔苦兵爭。伏莽滋蔓。致阻遊興。今已南隅晏然。江山勝迹。殆未可負。適王原一君以東相招。約各集遊貲十番。於明早八時行。幷邀同羅念前·何靜涵·劉錫五諸君。請念前君攜攝影器在駐所集合。遊貲本不在許多。功德募化及施捨。均所不



南嶽廟之御碑亭

免。故從寬預計之。是日侵晨。約者聯袂而至。惟念前君久候未來。遣伻促之。來者驅車先行。余恐渠不繼至。正相顧惘然。既抵西門



南嶽新廟正殿

外車站。念前君先我而行。已在站相待。能不爽約。爲之喜極。於是同遊五人。相率登車。行七十里。於午前十時半抵南岳站下車。循山路步行里許進南岳市。湘士風俗。謁南嶽進香。必於每年八九月間。丁壯婦女。絡繹於途。持香高唱。響遏行雲。卽所謂唱南岳調子。又有纏青紅頭巾。胸配紅襖。書進香字樣。綁腿草鞋。一步一拜者。卽爲朝拜香。在窄狹之街市。平時極形冷落。至每逢秋季。一變而爲熱鬧場所。沿街小販攤担。玩具雜設。如「竹笛」。「嗩吶」。「人馬猴獅」。製造雕塑。均粗魯。「黃薑野朮」。山之出產。有名者。亦陳列之。索價廉而購者衆。有輿夫向前願爲嚮導。引我等入新廟右側龍塘寺禪房一憩。住持僧妙麗出而款接。捧菓盤清茶爲禮。少坐。導遊新廟。由長廊下走。向前坪綠樹錯雜。夾道高柳成行。前有八方碑亭。刊清代皇帝祭文甚夥。有一石刊同治祭文。爲何蝯叟書。字體遒勁。惜無墨工拓之。中間卽御書樓。上豎『永鎭南維』『永綏南服』等字。豐碑均雍乾御筆。棟宇雕鏤。五色精繪。丹垣黃瓦。如入殿廷。丹墀上用白祁陽石嵌拜台。堆刻盤龍。有婦孺羣聚其上。用青錢置龍頭磨刮。謂此錢磨後。給小孩配之。可護胆祛邪。將石上磨成無數漩渦。至可哂也。余等行入正殿。焚香謁神。蒲團之側。有僧持功德簿請留一名。卽書給香佛兩尊。據云此廟建築。剏自明末。柱礎原爲木料。曾不戒於火。九年前改建石柱。其時湘政諸公。輸捐甚鉅。大名勒石者。若冠蓋錄焉。神像偉大。因香煙繚繞。於鏡龕中。遠望不見。老僧將木柵啓鑰。引升梯上。遂得瞻仰。像高數丈。美鬚髯冕旒朝笏。威儀赫赫。令人肅然起敬。時日已午。仍到龍塘寺禪房

午膳。妙麗僧意極殷勤。為代雇竹輿。以備遊山之用。并示以途徑。謂行三十里。直達祝融峯上。天色尚早。可恣意遊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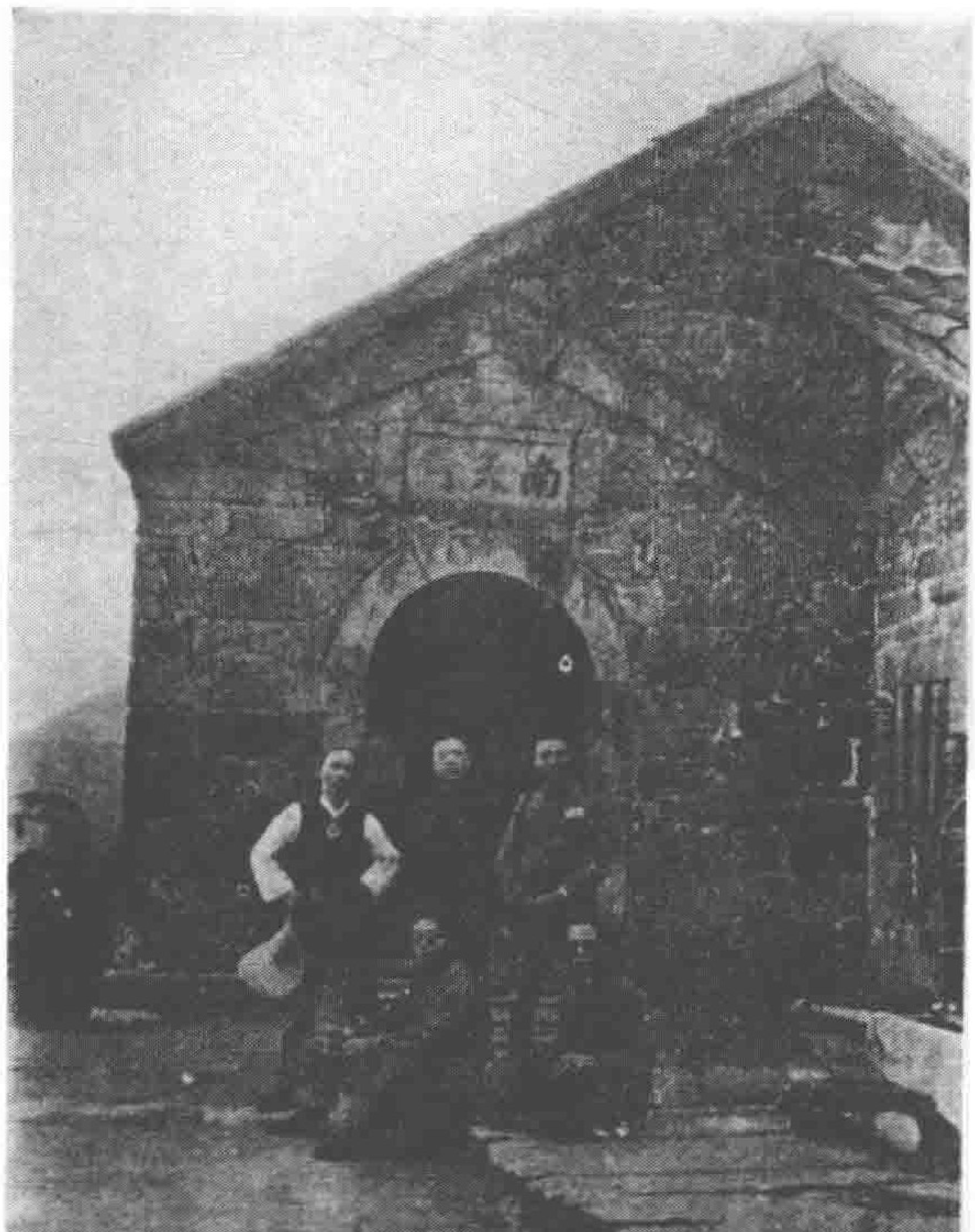
新廟後之接龍橋。為上峯要道。余等偕行。緣石徑而上。見進香者。熙來攘往。正心誠意。神明感化。自然而然耳。行數里。石壁攲斜



半山亭之古松

有高不可攀之勢。為百步雲梯。石上大書深刻有『直上南天•』『南雲拱壽•』等語。梯級就崖石鑿成。謂為乾隆南巡車駕到此所修飾者。登此回望山前廟宇。歷歷在目。隨山路盤廻。惟聽崖澗中水流湍急。聲響若雷。迂折不變。來去再越一嶺。田間怪石磷磷。一石上刻『問津』二字。一石直豎。刻篆書『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若痕斑駁。不辨款識。好語勸誡。似予行者以警惕也。由山坡折上至峯腰。為半山亭。已行十五里。內有十方玄都觀。道人箕踞石階。摘取園蔬。相與勸語。謂年荒饑饉。粥飯不易得。菜根須惜之。聞者謂為能嚥得菜根。為不可及。亭外有高松兩株。排植山門。若自然戶牖。余等遊息松下。見如蓋低亞。時聞松濤之聲。風景絕佳。如入畫圖中。同遊者靜涵錫五兩君。體豐腴。餘則清癯。與夫慣避重取輕。力有不耐。囑其互相肩換。尚有齟齬。同人相約步行競走。原一念前兩君奮力先進。余尾追之。錫五君謂舉足則汗浹衣襦。不數武一憩。猶不能支。而與夫肩負。不憚崎嶇。尚能掉臂自如。其素練使然。便於遊山者多矣。道旁乞丐。有手足殘廢者。目瞽者。瘡疥潰腐者。又有婦稚穿着修整。趕熱鬧。營附業者。形形色色。余等原備銅元十數串。沿路施散。原一君謂預定一標準。廢疾之無告者。可以多多施濟。視為附營業者。給之實以獎其惰性。此種人可不施與。遂囑從者分別之。半日間。囊內所貯銅元。揮手而罄。行至紫竹林。荒涼野屋。叢竹成陰。屋內僅奉觀音大士像。蛛絲塵網。無可流連。至南天門。天色陰沉。微有涼意。立崖岸處。視下界村墟。有日光照耀。知所履境不同。雖尚及山腰。已覺高出塵表。由南天門向

左度過。忽轉下坡。見山隈波折。行人如蟻旋磨。對峙突起一峯。石徑無數級。直趨而上。古人謂入蜀棧道。『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此處險巇。恍彿似之。山中蘆葦叢雜。颯颯生秋。遠見有昂首蹲伏者。如一夫當關。映以向晚之夕陽。又若蠕蠕欲動。昌黎詩謂『火維地方足妖怪』。豈竟有此異歟。相隔愈近。視之愈龐大。張牙舞爪。至可懼也。尋相駭怪。與夫指之曰。此天然太師。趨前仰視。果有此四字。天假神工。不用斧鑿。堪與衢峯之石馬比擬。噴雲泄霧之妙。又與相似。原一君與余盤桓其下。欲一躍而攀其腹背。險峻不能窮也。山路由崎嶇漸入坦道。行五里。抵祝融之上封寺。左右山門開豁。積土成垣。高數尺。前坪雜植瓜蔓・蘆菔・芋頭・芥菘之屬。寺之建築。爲石疊砌而成。屋瓦皆鐵鑄。瓦上刻年月姓氏。皆善男信女結佛緣許鑄者。坐隅簷際。時有霧氣蒸勃。余等將襆被安頓。由僧性空導出寺門。左有石徑上通。行半里。石級排列。高接天空。已登絕頂。先至老廟。此廟簡陋。依山架石成兩進。前奉嶽神。後奉無量壽佛。非若峯下新廟之富麗美觀。石室鐵瓦。極爲古樸。廟前左側。有石龕貯鐘一座。上署飛來鐘。塵泥銹積。不知來自何年。無可稽考。謁神者多跪拜無隙地。同人禮神問卜。靜涵君占得第一籤。紀之以詩曰。『占得名山第一籌。愧無明德會神庥。從今戒慎勤修業。百尺竿頭進一頭』。弗伐弗矜。而有自勖之意。斯有所守也。廟之右。石垣上闢一門。石磴錯落。高處與廟簷齊。遊者刻石題名。字痕已遍。先到上封寺時。山中雲霧噴起。四顧不能窮。茲踞石厓登望。霧已半收。山腰露出白屋一角。有松影扶疏。拳曲不可以名狀者。衡人羅念安先生讀書植松處也。山之左。有平台砌繞。一碑高插晴空。大書『觀日出處』。即爲望日臺也。石纍纍而下。峭壁孤懸。俯之如臨百丈深淵。是謂捨身巖。凡輕身者。視死如歸。從此墮下。性空僧云。今年有兩人至此捨身。



衡嶽之南天門（右首廣地坐者爲記者）

均屬青年事。隔多日。始於崖下發覺。此險境實無以預防。已而廟僧來延瀹茗。入室具菓碟。出緣冊化募書給番佛四尊。佽以助香火。時已暝色蒼然。步回上封寺。投宿寺內。正燃燈備膳。晚餐後。入方丈室茗話。明燈一穗。居心無物。神志爲之清爽。十時就寢。謁香唱曲者。徹夜喧沸。睡不得熟。腹內均微感不適。相與大笑。夜半。階上滴溜不休。不知爲雨聲。還是露滴。欹枕上細聽。更瀟瀟作響。決爲大雨。俄而虛窗映日。知有曙色。原一君振衣興起。促同往觀日。余竊疑之。起至簷前一視。果有紅霞飛映。知晴雨之不可測也。遂出寺東偏。轉入山徑。樹間青翠欲滴。衣履浸濕。立望日臺前。見杲杲東升。如銅鉦遠掛。有雲霞五色如潮湧之。不辨海色天容。一望無際。此處每年六月十五日爲觀日會。遊客如雲。必先期登峯。在此一宿。平時多是雲氣迷濛。最難如今日之奇遇。咸謂神之福庇。虔禱有應。原一君着方外服。什合而坐。望之儼然有皈依三寶。超出世外之想。旋又至絕頂。環坐石磴。衆山起伏。加羅拜峯前。湘江回繞。雖不畢見。三十六灣。而自成五曲。分派合流。俗謂之五龍朝會。我輩今日。壯哉此行。眞天公湊合。僧云。前有顯者數蒞此。非遇霧。卽是風雨大作。敗興而返。諸君勝遊。乃若有山靈呵護。知引爲快事也。因又憶昌黎謁衡嶽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淸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今之所遇。恰如此景。我輩後千百年登臨懷古。誦先哲之詩。能與名山並傳不朽。上界陰霾變幻。晴空開朗。知必感而遂通。非偶然也。更望千百峯。綿連延堆聚。近則突兀。遠亦崢嶸。有如萬派朝宗。列星拱辰。夙所經之石馬·巾紫·廻雁·曉霞·諸峯。亦如數家珍。啞然失笑。石馬相距較遠。隱隱翠微深處。不免有故鄉之思。包羅萬有。眼界爲之一空。遙吟長嘯。可謂觀止矣。

下峯與僧者道別。遂出寺探尋歸路。途中俯視梯坂。鈎連百步九折。更訝險阻。乘勢而下。較昨日之躋登爲速。登高之難。就下之易。能不戒懼。少頃。過南天門。憩於鄴侯書堂。唐李鄴侯十年宰相。棲息衡雲。此卽其歸隱讀書處。破屋頹垣。蕪穢不治。堂中奉鄴侯塑像。右室署『鄴架。』左署『端居室。』壁上嵌石刻數方。字跡糢糊。不辨爲何人所作碑記。屋後有懶殘巖。懶殘和尙煨芋故事。前史言之甚詳。如此名勝。深慨無人修葺。若任其摧敗。必致終歸湮沒。爲可惜也。回抵南嶽市。至衡嶽森林局。主局務者郭本濬君。爲原一錫五兩君之同鄉同學。隨往造訪。適其外出。由羅君招待入坐。且留午餐。余等乘未盡之興。再去新廟遊覽一週。繼至森林局。晤主人郭君。知爲桃洞山民之令弟。先伯兄之內戚。一見如故交。設酒具雞黍殽饌。極美。閒談之頃。詢及衡岳山地曠廢。森林種植。何以不發達。余等此遊。四望皆童山濯濯。不免引爲缺望。郭君謂

『此地民習狡猾而最閉塞。各山場已種苗數次。士民極端破壞。謂爲障礙雜糧之播種。致均被焚毀。其實所謂雜粮亦未見若何成績。轉請縣府禁制。又爲鞭長莫及。加以公私山界混雜。正着手清界請政府委勘。將來森林成效如何。仍以公家之組織完善。經濟之充分與否爲準。』亦可見艱始之難。現今梯航便利。遊者益多。惟祝社會安定。以郭君之才。擔担此項事業。必有一日千里之勢。就此地天然風景。果能加以人力培植。將來繁盛。可駕乎莫干匡廬之上也。膳後。郭君欣然導遊南岳市傍之祝聖寺。寺前蒼松直上。滿地陰陰。升階繞出院中。丹桂飄香。殿宇軒敞。几案清潔。不染一塵。後廳有老僧危坐講經。聽衆靜肅。寮房深邃。長廊下置千僧鍋於香積廚之側。以柵欄固鎖。殆陳列物也。寺後牆垣逶迤。林木茂密。設有更樓警夜。此寺爲大規模組合寺產。年收租石三千。容僧衆數百人。實南岳各廟之冠。我輩至此作最後之遊觀。又爲不負同人愉快。更將如何。勞郭君遠送。并與汽車站接洽。備小專車一輛。意慇慇可感。告別登車。如電駛風馳。頃刻間安抵衡陽矣。征裝甫卸。靜涵君即以詩簡來。余依韻答之。錫五君亦步其韻。原一君成五律二首。余續酬之。不用原韻。古人有和詩不拘和韻者。今師其意。茲遊足樂。又非一觴一詠所能發抒盡致者。乃濡筆紀之。藉留一段鴻雪新痕耳。詩七首附錄於後。

辛未八月偕王羅黎諸君遊衡嶽　　靜涵

名山訪勝趁秋晴。振鷺鳴騶上玉京。七二芙蓉環壽嶽。九重日月護雲程。崇高直與霄虛接。盤折難將世道平。絕頂一麾煙霧滅。化爲霖雨福蒼生。

和靜涵君韻　　爾穀

嶽色空濛蕩晚晴。煙鬟如抱拱神京。久從天驅遲歸轡。慣聽鐘魚滯客程。東望橫流千載逝。南來妖祲幾時平。端居是室同孤寞。護我山靈問此生。

和靜涵君韻　　錫五

看山最愛放新晴。況值秋清謁上京。亭起半山聞鶴唳。天南初軔展鵬程。一峯雄峙羣巒伏。五水縈廻萬頃平。眼底黎元苦塵障。熏風扇暖厚民生。

衡嶽紀遊示同人　　原一

乘興登高去。雲梯始問津。盤旋通上界。瀟洒出風塵。有道獅蹲伏。無言衆日親。巍峨此衡嶽。天地共長春。

絕頂亦何奇。悠然性自宜。直從天路接。獨訝衆山卑。雲霧有開闔。陰晴無定時。曉來觀日出。猶自半迷離。

酬原一君　　爾穀

來挹芙蓉秀。回看石馬雲。此懷隨沆瀣。奇境混絪縕。禪寂人同靜。香溫心與焄。衆生緣祝福。鐘磬九天聞。

上封登絕頂。觀日影曈曈。雨洗秋襟爽。塵開霽色空。仙都曾有夢。神化豈無功。祇爲雙眸豁。鴻濛一望中。

南航散紀〔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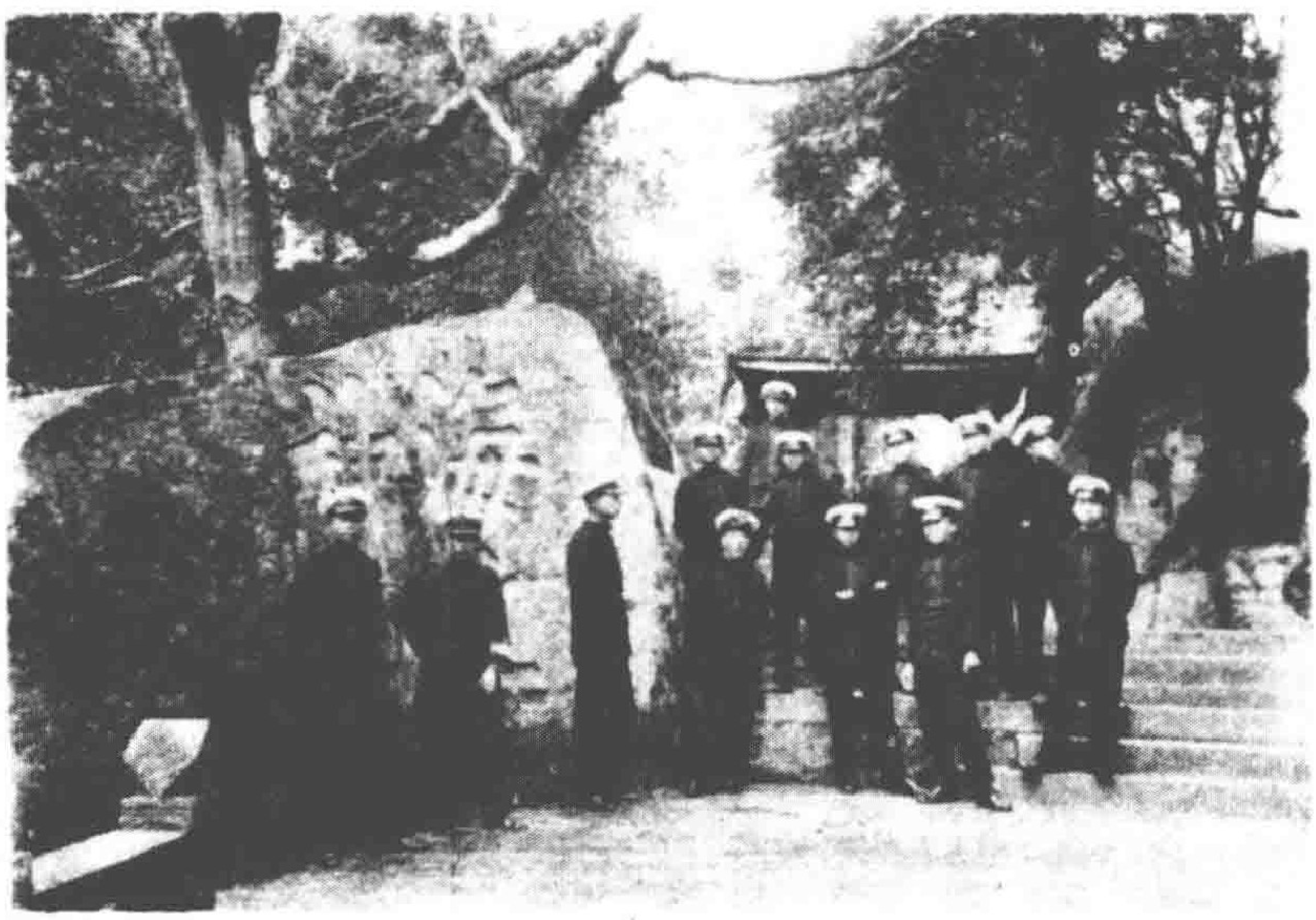
趙梅卿

離粵北返

天工夫好容易完結了。十八日又預備航行。下午二時兩艦先後起錨向下遊進發。出虎門天色已近黃昏。不一刻夕陽西下。暗神吞遍大地。暮色蒼茫中。寄錨于三洲島附近。

此島在中山港東十海里。本來的計劃。是次晨赴中山港參加自由港總理銅像揭幕禮。可是當晚得電謂拜亞士灣有刧船案。須前往調查。一切不然先總理的故鄉或許可瞻仰一下的。

星光燦爛。銀河在天。是晚我們乘此天色之佳。來認識航海術應用的星宿。練習夜間測算船位的經緯。



【廈門南普陀留影〔神字前爲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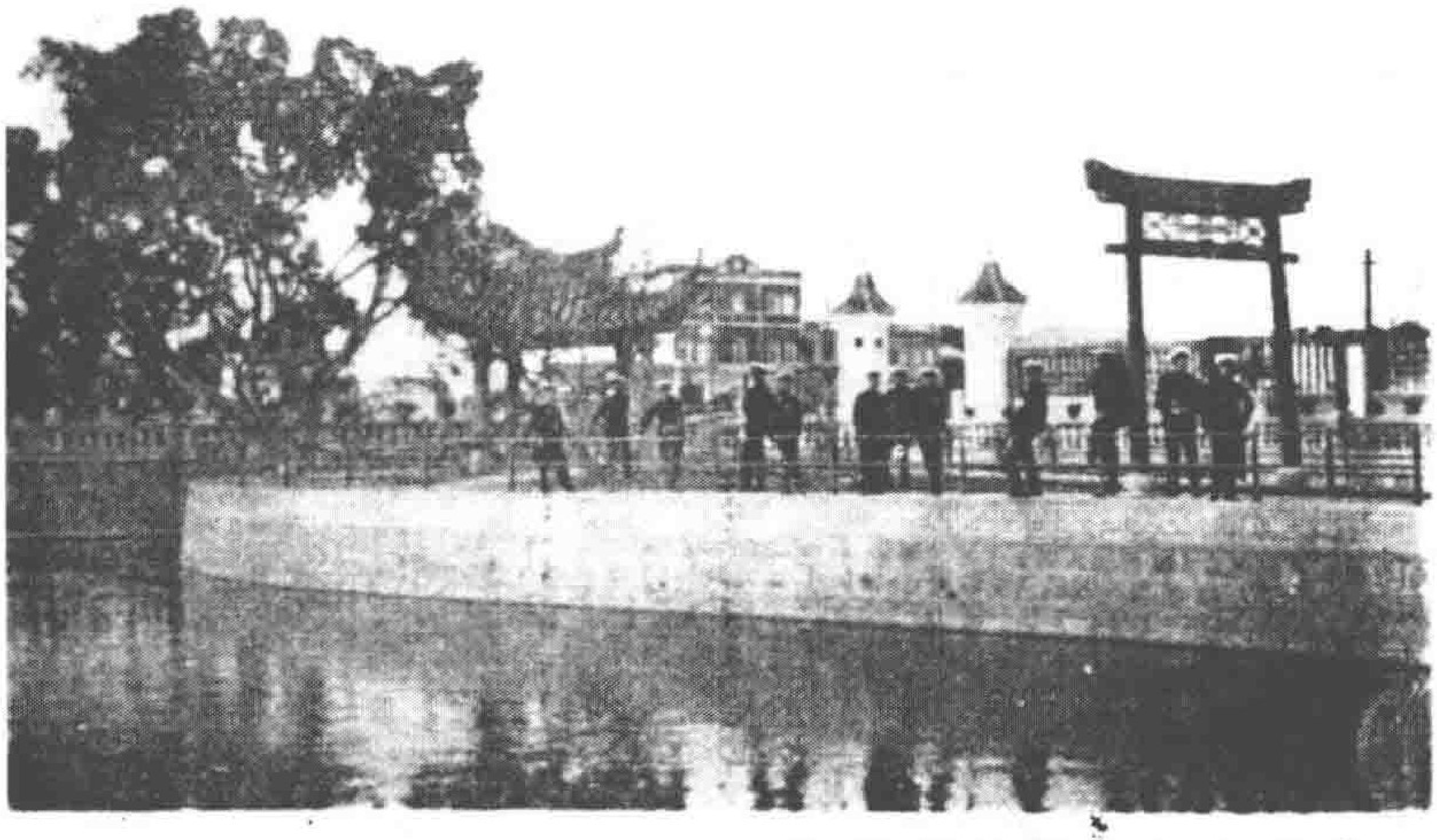
次晨于晨光曦微中起錨。向大海前進。繞香港之南。經 Wag-lan 燈樓。折而向東北。下午三時抵大鵬灣。此係一良好的避風港灣。

拜亞士灣查刧

廿日拂曉。我們即離此東航。九時許抵拜亞士灣之西岸投錨。馬上放下小火輪。由漁船夫引路駛入離此十海里的澳頭鄉。我們帶了武裝的水兵前往。小火輪也裝着機關砲。舟行一時許。方抵碼頭。遇一民船。裝土砲數尊。經查明有執照後。纔行登陸。先後到公安局和縣政府裏查詢。並向民間詢問後。均無結果。據云該地尙獲太平。刧案發生未嘗聞及。掃興回艦報告。抵艦時已下午二句鐘矣。飯後即起錨展輪東航。四時半抵灣之東部平海拋錨。派舢舨帶水兵登岸調查。這裏設有四艦隊司令部和無線電台。專以截獲海盜的歸路和報告。是晚開探海燈掃射。舢舨回來。方知海盜正由此

登陸。而被獲解省垣去了。

臨近一帶共有四大灣。人烟稀少。海盜出沒無常。船隻遭難者不知凡幾。據云。他們的帮侶是有組織的。有團體的。元首是個很有學問的人。大概也是環境所迫而致的吧。香港英海軍司令部雖百般設法。保護商船。以無線電於每小時報告其船位。並平安。倘屆時無消息。他們即派那永備出發的驅逐艦。馬上到出事地點調查。但是此法被盜知曉。上船即迫艦員報告平安。致亦無功效。



廈門中山公園之琵琶洲

我國海軍過于幼稚。而艦艇為數不敷。不然。于此沿岸設一小港。專以探察海盜。則于航業上。必得格外的安全了。

銅山港

廿一晨。繼續北航。天氣不佳。方行一點鐘。多雲霧。滿佈。遮住一切目標。沒奈何靠水程表的指數。計算船位。于八時半折入香海灣寄錨。航海員最怕的無情的雲霧。近岸航行。是尤其危險的。

一直至下午四時。遠山才隱約間漸漸地由霧裏現出。一會兒青山顯然。雲霧盡消。航行又開始了。天氣尚不大好。有微雨。燈塔一座又一座過去。山坡起伏奔騰。不覺間暗神已攬大地的全權。輪葉還不斷地推船前進。半夜過那紅白相間而明的Breaker 燈樓。再望到 Lammock 燈塔的紅光。時東方已現魚肚白色了。天明航向已直放銅山港矣。八時許到達。

銅山是避風良港之一。港口多礁石。狀態百出。無一不能入畫。尤其是微雨初霽的時候。愈顯其美態。混沌石算為很奇妙的。兩石相疊。推之則會動搖。而始終無相離而丟的可能。視之極為危險。而實制上則極安全。

街市不佳。人民多業漁。生活程度有限。我們抵此。因要于下午

延到廈門。只有數小時的逗留。

廈門港。

午後起錨出口。轉向東北方前進。四時許過 Chapal 燈塔。廈門港已愈迫愈近了。再一旬鐘轉向進口。遠望美麗的鼓浪嶼。海關已高懸中國軍艦進口的標號了。六時半投錨嶼之西部。



浙江普陀山短姑頭道

廈門是海軍要港之一。形勢險要。有高山列島爲其門戶。港口設有砲台並魚雷台。內港寬闊。可駐多量艦泊。臨岸有飛機場一所。爲海軍飛機的起落處。

廈門的市是才改良的。其中還有在建築的也很多。屋宇高聳。道路寬廣。此地人民多爲南洋巨商。有雄厚的資本。所以對于建設上的進行。是容易辦的。生活程度則很高。

廿三晨登岸。先赴水公安局後。由某副官帶領。乘四部汽車魚貫出發。直趨飛機場。約行半小時。到達。亭內存着陸上飛機和小練習機等。由飛行員一一引導解釋。使我們對于空中的器械。也得領略不少的見識。可惜是時無情的雲霧又來作祟。未能作一度飛行。

汽車左轉右折。盤旋上山。抵蓄水池下。拾級而上。綠樹紅花中立着一所小屋。就是守水池的住所。和參觀者的應接室和簽名處。登樓俯瞰全池。誠屬奇觀。加以雲消霧散。蒼翠欲滴的山景。的確有留連不忍去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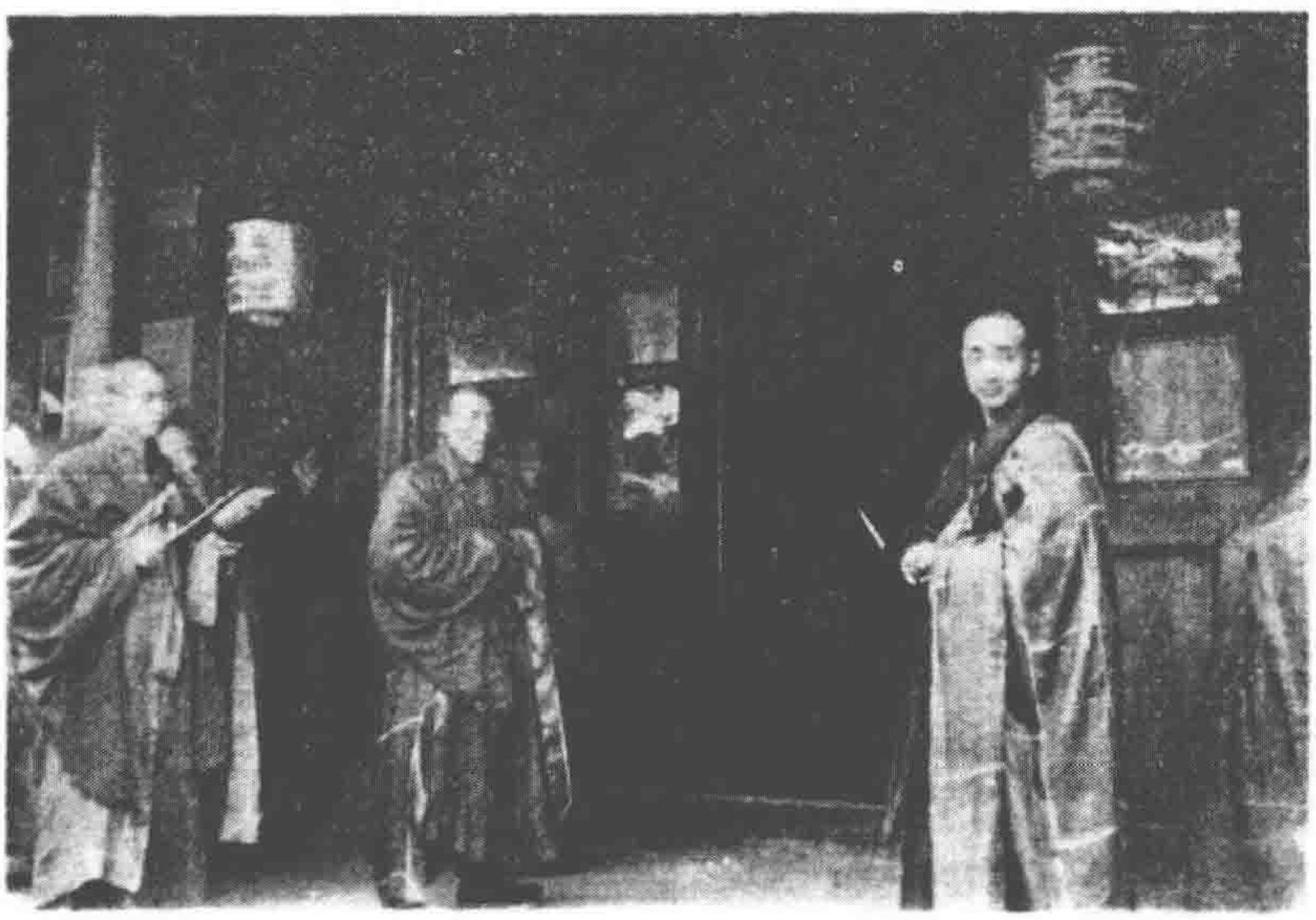
水池係利用天然山澗。只截一面。清泉蓄貯其間。工程浩大。由此導入濾水池。經幾度澱濾。才分散用戶。泉水已經是極澄清而十分沌潔的了。再加以科學上的過濾。當然和別地方的自來水有大差別。所蓄的水量據云若一旦大旱。可以供全市兩年的耗用。

南普陀有大寺。山後風景秀麗。樹木崢嶸。山巖壁立。路事憩息後。即別囘司令部。

午後在部之花園眺覽。假山亭樹很覺幽雅。山巔有亭翼然。綠蔭之下。中山公園全景在望。若能于月明星稀和風習習的晚上。在此撫琴詠歌。也可算是一生的樂事。

在聯歡社裏略為參觀後。又乘汽車出發。我們現在是繞禾山新築的山路前進。浩浩蕩蕩。一直到路之盡頭五通。下車前面是茫茫大海。暖風吹來海浪湧捲衝擊礁石。白花飛濺狀態萬千。此海濱的景色。是何等的天眞活潑呢。

由清靜的海濱。現在來繁華的中山公園了。大門上面放個十二光芒的白色電燈。入門就是一個大運動場。那一邊立着很美麗的司令台。花草羅列。芬芳撲鼻。山上有個播音台。廣唱音樂。遊客也不至無聊。設備可謂極完美了。瀠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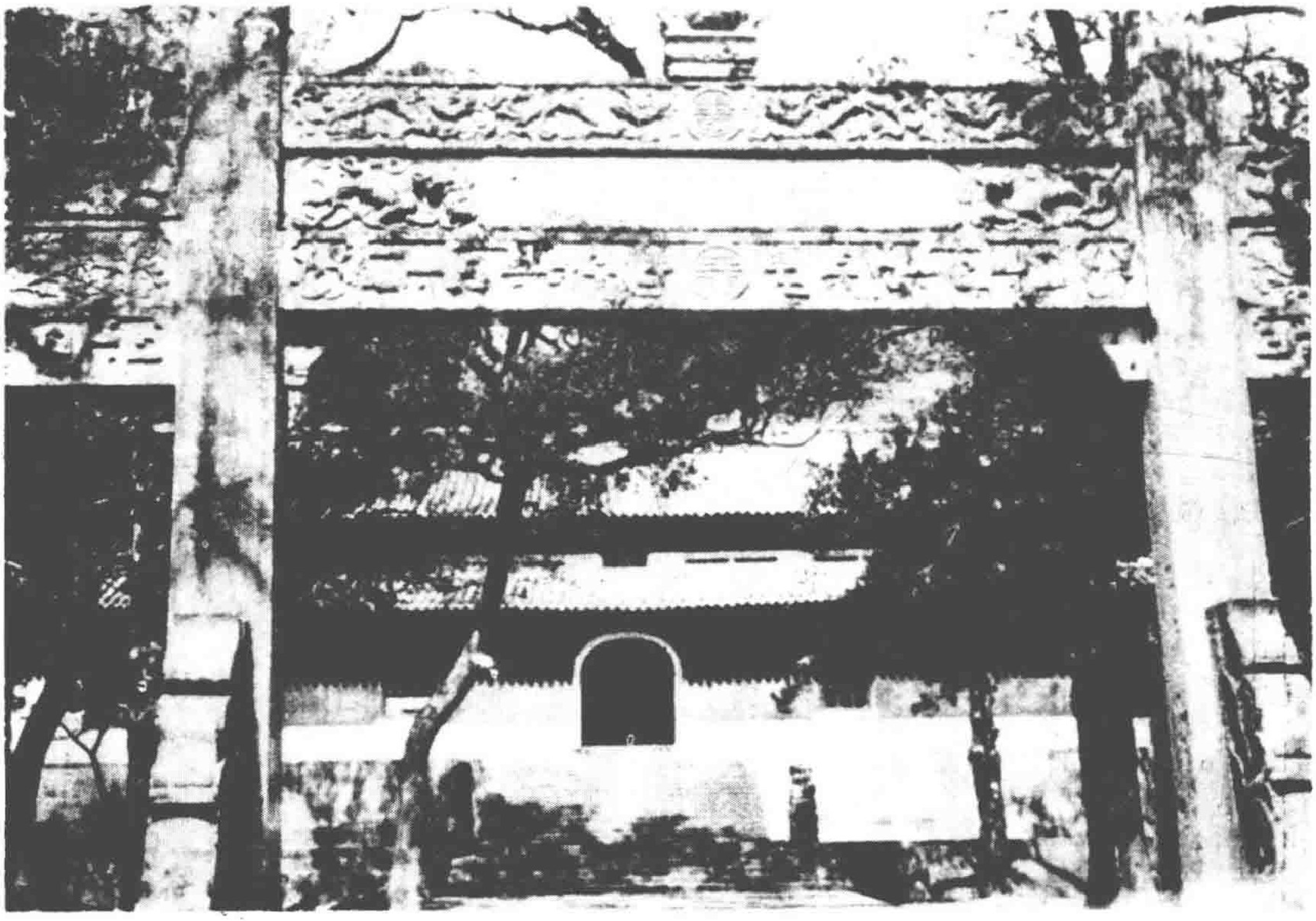
普陀山和尚做課

河水也可以泛舟。此外尚有很多的亭樹。美則美矣。然以為數過多。一般謂其反失天眞。尚有圖書館動物苑等建築尚未完竣。

廈門的電影院。和滬上的可以並肩。放映有聲的巨片。司令部特于廿五廿六兩上午。特令放映。請我們士兵觀看。外國的東西和語言。他們當然不懂。而稍會英語的。一般也不過一知半解。莫名其妙的過那二小時的時光。當時中國的有聲片尚未問世。

此地最有名的土物。莫知橙和那老舊的懷德居號所秘製的七珍梅橄欖鹽等。外客來此至少也要購些。以餽贈親友。我們這一次。抵此不消說的也要買一點。

鼓浪嶼與廈門島相對。隔以鷺江。風景絕佳。而空氣則非常幽潔。多外人住宅。有似福州之倉前山。近碼頭為東方汽水廠。我們于廿四日到鼓嶼。順路而進。先到海關監督署。謁監督許某。後由其科長帶領。到此地有名的三個家園去。



普陀山法雨寺前

仲訓花園是巨商王仲訓的。包圍很大。多危巖峭壁。曲折而登最高處可望全廈景色。和海口。但是所有的巖石都是名人的字跡清幽雅趣的園裏。配以滿刻無遺的石頭未免反失其眞。

日光巖由小門可通。裏頭有個寺。旁有一石刻着『晃巖』兩字。據云日出時該石即能映及。蓋其位置高而向東也。

觀海花園爲黃奕柱先生所有。園臨海。內植花木。適此春光明媚。大有可觀。內中陳設則較爲幽雅。園以小牆可望海中景色。隨波逐流的孤帆。捲浪觸石的水聲。又是一番樂趣。

林爾嘉花園和那兩個有些分別。裏頭就有亭榭假山等。從小門出去。有石橋曲折而出。盡處建一小亭。這裏可以嘗海的風味。觀海的奇景。半途巍然壁立一塊大巖石。高處刻着「海闊天空」。

本來我們有參觀廈門和集美的建議。可是天公不做美。連天陰雨。以致鼎鼎大名的大學校。不得一增聞見。

廈門到三都

光陰荏苒。一星期的時光。轉瞬盡逝。廿九日清晨。我們又開航了。暖和的太陽隱在雲間。微露着柔光。海不揚波。航程覺得很舒適。出口八時許。遇Dodd島燈塔。改向東北海岸

的山嶺越走越模糊了。汪洋大海中只有碧水青天。而有時遠處幾塊島嶼而已。下午一時過龜山燈塔。二時復改向再兩小時抵海潭島東之觀音澳投錨。該處多魚網。蓋人民多以漁為業也。

次晨因雲霧籠罩。延至九時才能開行。出口折向東北沿岸而進。十時半過牛山燈樓。改折向北。午後過白犬島。船身有些微擺動。這裏風浪很有名。今天無恙。算為僥倖了。過馬祖澳後。直向北芰嘴進發。過芰折向西北進口。三時許抵三都。

三都澳

三都也是避風良港之一。四面高山包圍。形勢上也極險要。山上多殘巖怪石。起伏不平。橫臥壁立。奇形怪狀。像和尚負尼姑牛爪跡等都很有意思。且在在都能引人奪目。內港很寬可駐多量船泊。水尋也很適當。

交通上有來往福州的輪船。陸路也可以通行。很便利。

市上平常有小規模的旅館幾櫚。近海關處則很清爽。有球場一所。此外尚有小學校一。

三都到象山

二月一日我們于上午七時。又行北上。出了重重門戶般的港口。航向漸轉東北而穿西洋峽。綱綱離開不安全的範圍。忽然一團大霧。迎面而來。一會兒一切都浴在濃霧之中。四面模糊。白日高懸的天氣。這種現象也是很妙的一個。

幸船已至大海不生危險。航程得繼續下去。午後一時過東瓜嶼燈塔。向南磯山前進。下午四時許。穿過南北磯兩山之間。六時改向漁山而進。這樣在水連天的界線中心要行八小時。夕陽漸收回其餘輝。暗籠着大海。更無目標可視了。只靠自己的羅經和水程表等。夜深天氣頓變濃霧。又來作祟。而加以紛紛雨絲。竟把可照耀廿五海里的漁山燈塔的强光。都遮到連微暈都不見了。

走錯了航路麼。大家驚疑着。可是風力是不大。且羅經極準確。很勇信地鼓浪前進。暗中模索地前進。于二時許改航北向燈塔大約在霧的掩護下偷偷地過了。沒有出現的機會。轉瞬間漆黑黑的大海。已稍染有魚肚白的色彩。推算船位。已在韭山之東。折而向西。測水的尋數。已可投錨。遂停輪寄碇。

霧開果然韭山列島羅列。我們繼續開航。約行兩時許到達象山之西湖港。

象山港

象山港兩岸高山對峙。導海西南流。中部折而東。就是西湖港。這裏也四面皆山。形勢很雄壯。但是範圍不甚廣闊。巨量的艦泊不能多所容納。

在港之北岸。則有幾所茅屋。許多田畝外只有青山叢林了。人

民多以農漁爲業。商店因近來有陸戰隊駐防。才有小規模的一檔。此地名高坭。尚有其他的鄉村。則在山的那邊。

這幽靜邊僻的地方。就是將來中國的大規模海軍學校的校址呵。刻下正在弄好山地。準備興工的。現在暫設軍港管理處管理。地基則由特務營辦理之。

交通頗便利。每日大約都有輪船往來甯波。將來建設完竣。設輕便鐵道或汽車路到甯波。則此人跡罕到之地。不難像香港般聞名於世界。此點專看當局的精神如何了。

大砲實彈演習

在此作一天之留。除參觀地基外。別無留戀之可言。次晨出口到牛鼻山附近演放艦砲。以荒島 Starboard Jack 爲目標。繞行施放。

九時半一切都像作戰般準備完妥。紅色的火藥旗高飄桅檣。驚告過往的船隻。一時空氣緊張。如臨大敵。號音一響。砲聲隆隆。如雷貫耳。該小島不時水花飛濺。或土灰飛揚。報告某彈是命中了。艦身進退左右。砲口則隨之而轉移。一直到大小各砲機關砲飛機砲都有相當的表演後。紅旗才隨停放的號音而落。天色已將近黃昏。暫時投錨過宿。

空氣緊張之中。砲彈若得命中。則某砲的瞄準者。還覺得非常得意。喜形於色。地好像頌揚他的技能細細尋思。將來臨陣時命中的喜悅。豈不是以殺人爲兒戲呢。科學愈進步。人類生存的比例率愈低呵。

象山到普陀

六日晨六時許。起行繞舟山羣島之南向東北前進。九時許過庭燈塔。轉北即白色的恪迦山燈塔了。不一刻抵普陀山之南。是日天雖晴。而北風颯颯。浪湧極大。船身搖動不止。加以雪花飛舞。打斷我們的遊興。結果久仰的佛地。僅能由望遠鏡略窺一角。悠然神往耳。

航程告終

次晨風尚如故。勝地終須錯過。無何兩艦于六時半均開行赴淞。結束我們的航程。先向 Steep 島燈塔前進。抵下三丁燈塔一小時就到了 Bomham 島和 Button 島兩燈塔均過于右邊。現在大戢山可以望見了。再一小時向裝鈴花浮標而進。我們已向浩大的海說別。漸漸入淡的揚子了。順着紅色的燈船和浮標上駛。四時抵吳淞投錨。

航程至此算爲最終的了。明晨進駛內港。給我們一蘇生氣。那時候海裏的一切困乏無聊煩腦也都整整隨流水東逝。到汪洋大海去了。誰也記不起已往的痛苦。

餘影

在五十二天工夫。約二千海里的航程中。我們確乎增識不小。最重要的也就是我們的最大目的就是學術上的經歷。其次就是各地的歷史上的遺蹟和各地的形勢等等。此外對于驚濤駭浪的威權。也得一點相當的認識。

航行期中很遇過好幾隻商船。說來很屬可悲。所遇的大概不是什麼丸船尾就是外國旗。可憐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碧水青天的大海裏。很難有同時發現過三面的。中國的商業航業思之何能不作長歎呢。

數十天之中。雖易地十數處。然而地亦不過三省耳。語言之變儼然數起。計由淞出發抵定海。那裏就有了方言。象山雖和上者差不多。但也有些異處。下去到福州則大變了。廈門又是一種汕頭和廣州則用粵語。三都又有三都的方言。一個中國的國民。要走遍全國。至少要說好幾種的語言。說來豈不可恥。我想國家不統一。和語言不統一。很有關係呵。

荒山小島海裏也不曉多少。但是我國對此不知利害。連名字都沒有的也很多。而從來也沒測算的工作。外國人竟能遍履我疆無微不至。而最邊僻之孤鄉。亦能詳述殆盡。此等舉動未使非侵略的一種步驟。但是閉關自守的遺夢。至今還未撤銷。（本文所載的幾個燈塔的名。就是由英字海圖來的。）

沿岸一帶。僧寺很多。但是我很不解。到底國家要此何用。一般滿口彌陀的。到底對民族有何貢獻的。確確我是不懂呵。現在再來寫我的普陀一日遊。算這篇的結束吧。

普陀一日遊

普陀相傳為觀音得道之勝地。風景秀麗。極負盛名。每年暑間中外人士趨赴避暑者不知多少。我們早就有一遊之念。但是南航期中雖有動機。而天公不做美。終未如願。

廿年春。應瑞艦載英公使由滬赴普陀。我們于失望中得揩油似的作竟日之遊。所過的當然有限。姑且錄之。以誌不忘。

星光閃爍的晚上。一聲汽笛響處。船身徐徐前進。在黑暗的水中。向大海進發。輪葉不斷地忙着工作。天星也不知不覺從東慢慢地而西。四面都是燈塔的光輝。

東方漸呈灰色而轉白。文弱的細星也不知何時跑去了。轉眼旭日上升。我們和久仰的佛地握手了。

小火輪舢舨放下。他們都上岸了。我們也來預備攝影機乾糧遊覽指南等一切。一會兒也離艦登陸。

乘舟登陸。就是短姑道頭。其旁為慈雲禪院。拾級而登。迎面立一大牌坊。宏模壯麗。中懸「南海勝景」直額。其下有徐世昌題之

「同登彼岸」四大字。回顧海中。則有「短姑古蹟」字樣。刻于礁石上。

沿妙莊嚴路而行。路途平坦。綠樹參天。左爲白華山。循之而上。不一刻到了普濟寺。前面爲御碑亭。再進就是荷花池。有橋通之。卽章獻殿。這裏有幾丈高的四大金鋼。和笑微微的微勒佛。大殿前面立着大鼎。古木蔭森。下我們在此休憩。瞻想精緻的建築。

大殿前立着坐着的光頭不知多少。個個手持念珠。究竟他們所思的是什麽。誰也不得而知。

玉佛殿上有玉佛一尊。雪白皎潔。高約三尺。確是有價値的。此多還有羅漢殿。祖師殿等等。多極華麗可觀。寺內有客堂可供遊客休憩。茶水非常清芢。

寺之左卽香街。這裏有許多商店。也有照相館。商店所售的。只有素菜之屬。木魚石像則沿街皆是。還有羅漢鞋等。則由和尚設攤售的。遊客擁擠。他們的營業也很發達。

西香街左轉爲東香街。前行則路上又形寂寞。連連不絕盡爲寺觀。以其不甚廣大。只作彷彿過目。復前行。山之盡頭有門而入。爲朝陽洞。潮聲怨號。聞之毛骨竦然。

這裏山岩有似棲霞千佛岩。刻有佛像很多。壁上還有「看破世界」一類的石刻字句。俯視一片黃沙。映目閃爍。海濱則捲浪時湧。白花飛躍。有令人留戀的可能性。就是千步沙。

順路而行。沿途遊坐窮僧。求過往遊客的慈施。經龍壽庵雙泉庵而抵法雨寺。前面樹林蔭翳。石路寬敞。有長方池中架石橋。過橋入寺門有石坊。壁立蒼翠之間。益形佳秀。再進爲天王殿。再前行。又是笑不合口的微勒佛了。照樣的也大殿等。玉佛也有一尊。此寺比較的還大一點。但是沒有普濟那樣的熱鬧。

太陽已升至最高限度了。我們覺得很疲乏而且餓了。決議在此寺過午膳。帶來的饅頭太冰冷了又不好下嚥。所以來嘗嘗光頭和尚的糧食的味道。硬的紅棕色的米飯和沒味道的素菜。大家勉强充饑。叫苦連天。糊裏糊塗了此一頓。

飯後略爲休息。大家又舉步繼續下半天的遊程。時間限制我們只能一抵梵音洞。出寺向東行。經極樂庵。就是飛沙嶴。滿嶴都是潔淨的黃沙。日光照映。幾疑山澗中的泉流。有路通之。路旁排着許多竹簍。每個都放着少許冥鏹和竹香。這是要過路的遊客施一點小錢的。所以裏頭也有幾個孔方的小銅錢。

先前道路崎嶇。一會兒則很平坦了。山路臨坡有欄杆圍着。倒很舒適。臨高眺覽海中景色。歷歷眼前。樂處也都記不得走路的疲乏了。行行重行行。迎面有個石碑。大書「梵音古洞」。但是還有很遠的路。不過這裏是洛迦洞。

向右拾級而下。有茅屋一楹。中間不消說有佛。裏頭有個小井。以石蓋之。和尚把石蓋拿起。把手遮住。裏頭有風吹出。這大概是個竅隧直抵海面。湧浪盪漾時。壓着空氣所致的。

復前行不久。就到了目的地了。入寺左轉右折。耳鼓就有轟轟的振動了。至岩邊有石級可下。到了一個小屋。這是蓋于兩個岩壁之間。下面是數十丈的深澗。裏頭漆黑黑的一個洞縫。有人說裏頭有影子。但昏暗之中。若有若無。誰也不能斷定其虛實。海水不時像萬馬奔騰。擁浪衝入。昂然一聲。聲着礁石發響。有如虎嘯獅哮的怪聲。聞之的確有戰慄的可能。

梵音洞的奇妙面目。終于認識了。遊興雖濃。但時間不允准。只能順原路言歸了。路中尚是依依不捨。尤其是千步沙海濱的進退的浪花。

太陽漸漸和了。天色將近黃昏。一直跑到短姑道頭。登上渡船。向普陀山說再會。

一天的經過。只能夠有全山的三分之一。其餘的不知何日才有一遊的機會。

莫愁暈船片

暈船之原因

舟車顛盪不定。則神經中樞易起緊張。而頭昏、目眩、嘔吐、諸病並作。痛苦殊不可言。試服莫愁暈船片。便能使神經鎮靜。無論車中舟中。毫無暈船之虞。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倫敦 紐約 莫愁製藥公司監製

13



雁蕩寫生記 〔二〕

俞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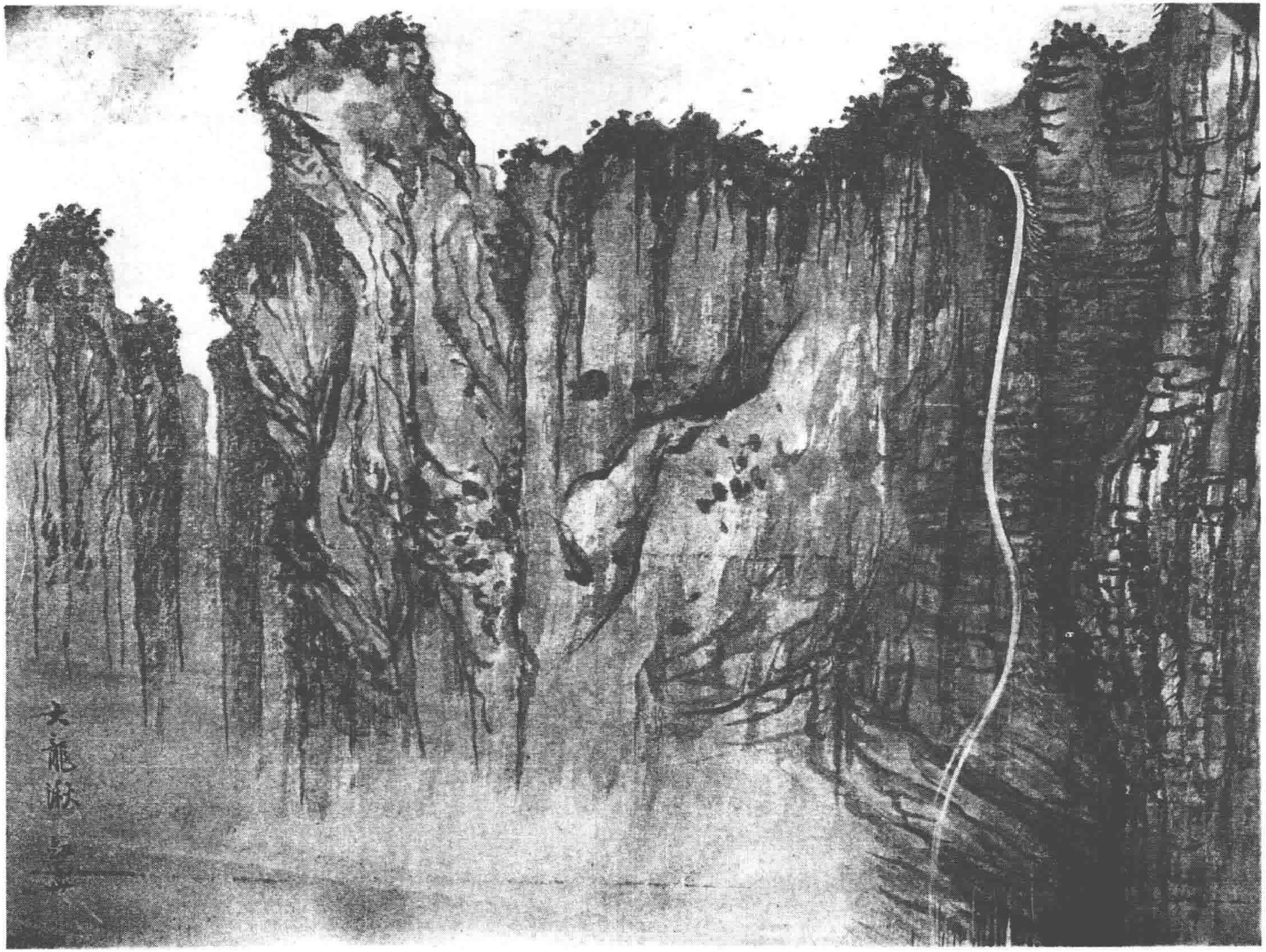
二

十六日晨餐。出仰天窩。過靈岩村。復上馬鞍嶺。觀玉屏峯一帶。重嶂叠巘。環繞迴亙。如古城亙堡。駭人心目。鷹嘴岩上有洞甚多。其大者曰鬭刀。形直長如刀。吾輩視之。乃如人足上翹。沈君笑曰。此舞足洞也。曰沖霄洞。曰黃岩洞。以附近岩石多黃。又以其形方。故曰方洞。中有廟字。遠望之頗似籐椅。洞旁岩石黃色如帶。曰注金岩。亦名仙人榜。洞下爲入百岡尖路。余等未遑窮其勝也。洞旁高峯曰玉霄。觀音峯之別名也。下爲蓮台嶂。再下爲下山猫。巨石聳立。形如猫頭。余在馬鞍嶺上畫一幀。以方洞玉屏峯爲主。結果似不甚佳。無暇細思。沿嶺而下。遠望雲表有峯蓓蕾突兀。卓爾不羣者。芙蓉峯也。曲折數里。入大錦溪。溪中亂石較少。水底多石板。赤橙赭黑。不一其色。水流其上。幻爲異彩。名曰錦溪。不虛也。入漸深。嶂漸合。峯漸奇。水亦漸幽。至連雲嶂。嶂斑駁瘰癧。有兩穴相並。曰閻王鼻。則俗人所名也。嶂南一峯突出。尖端離而爲二。是爲大剪刀峯。稍進則離處合而爲一。巍然一柱。與靈岩之天柱峯相匹。更進則拓爲連嶂。及回頭視之。則又如船帆御風而行。故又曰一帆峯。一峯也而移步換形。變幻不測如此。雁山峯多如雨後春筍。有名者百二。安能一

方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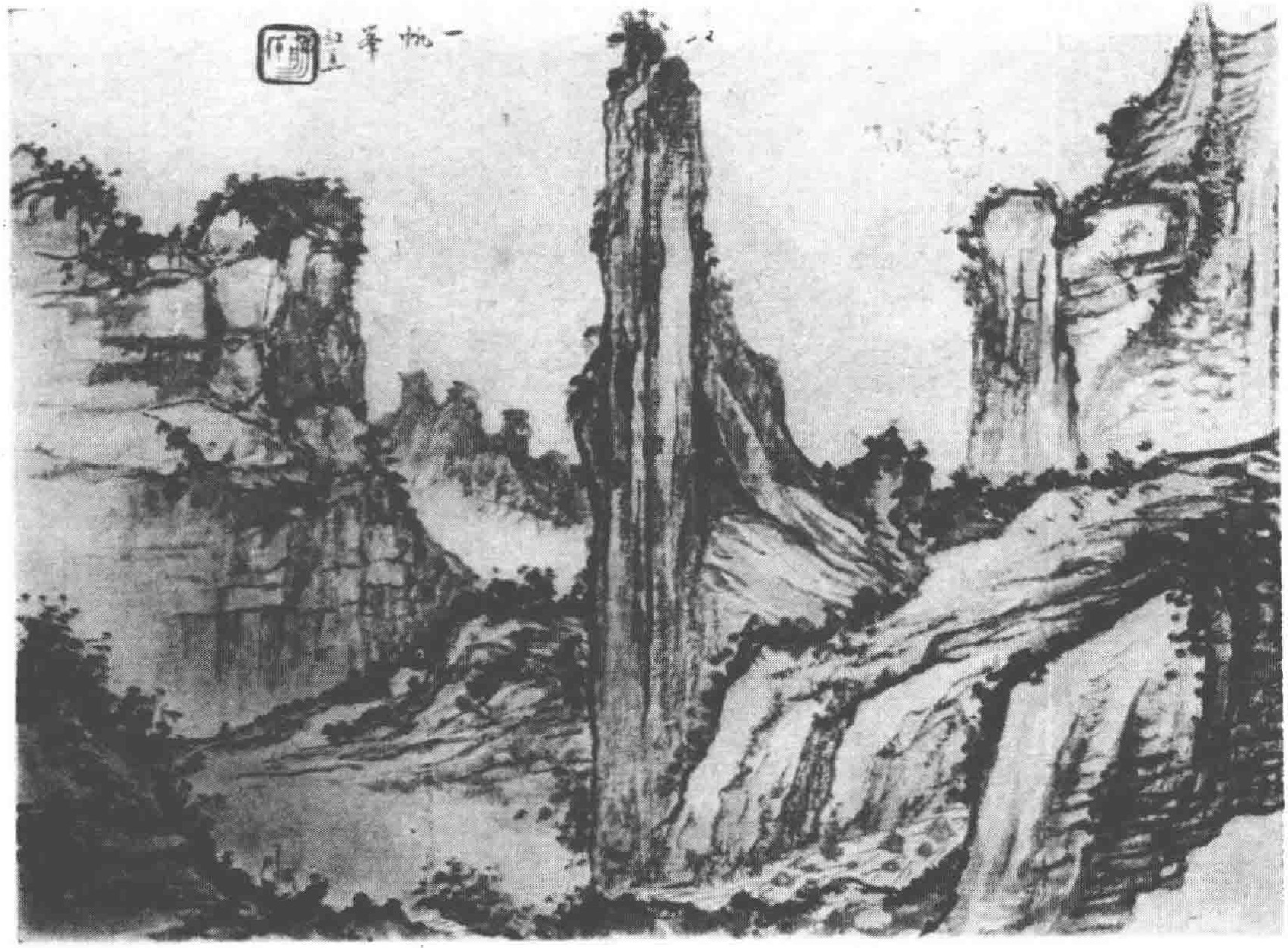


一窮其勝而賞其奇也。曲折入谷。兩山相合處。似爲瀑布。而竟無水。水聲漉然又若甚近。過連雲門。則陡壁環列。其高不可仰視。一水自崖巔飛下。卽大龍湫也。時天久未大雨。故水不甚大。若匹練一條。自空下垂。方嘆賞間。瀑被風吹。拗折而上。水花四濺。擊石作奇響。已忽裊裊隨風飛舞。東西不定。如銀蛇騰空。頻掉其尾。已忽中斷。水落數十步外。已忽筆直。如水銀倒瀉。已忽亂擺。如繩拂頻搖。其神奇變化。惜余文拙。未足以形容。惜余畫劣。未足以描寫。勉記大概。無異東施邯鄲。於以見自然界偉妙莫測。非人力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坐湫下畫一幀。方屬筆。雨忽至。點點滴紙上。着墨陰浸。乃極肖石濤畫法。雨益大。而瀑之變化益多。畫具盡濕。乃草草寫成。竟不及畫瀑。歸靈岩後兩日。始用粉鈎出。頗失自然之趣。徒自嘆技術拙劣。表現力薄弱而已。湫旁本有看不足亭及觀瀑亭。今則斷瓦頹石。無復遺迹。歸途寫一帆峯及閻王鼻。亦以時促天雨。未及設色。出大錦溪。越華嚴嶺。飯於羅漢寺旁天駿友人家。穿羅漢寺。觀石壁上石羅漢。翳叢竹中。不可詳視。兩手已落。蓋已移置靈岩余所居室露台之上矣。越一嶺。數里至含珠峯。初視一峯插天。側視則裂而爲二。上分下合。中含圓石如珠。再進爲天柱門。門內峭壁上有瀑下墮。淋漓如簷溜。卽梅雨瀑也。下爲梅雨潭。時日出雨止。乃就浴潭外。水聲淅瀝。瀑頭不可見。幻爲輕烟。隨風閃移。不可捉摸。纖聞同游叫絕。昂首視之。則如白羅巨帳。輕懸空中。旋轉不已。蓋瀑旁巖壁環抱。風來不能直進。遂逼作旋風。吹水花作奇觀。至壁外。則又爲谷口風所吹回。故迴旋宛轉。如烟如霧。如羅如縠。如旋風之舞。如天女散花。於是嘆觀止矣。然自然界愈微妙。則描寫愈困難。似此奇觀。只可心領神會。未可託諸紙墨。一落迹象。便失靈趣。造物又如故顯神異。使余欣羨仰慕。而轉恨無生花之筆爲之寫照。未免感愧交幷。乃勉成一幀。瀑仍作普通形狀。因無法形容。只可以不了了之耳。出谷沿溪至西石梁洞。洞在半山。洞門高曠。作穹窿形。頗似西式建築。洞內視之。則洞門穹窿。似離山而立。洞中坳而深。窈而有光。以洞底透漏。可遙矚遠山也。洞頂滴水成溜。滑不能躋。手足並用。勉陟數步。嘆不可窮。洞半有石突出。似可坐。遂囑徐生升之作鉛筆稿。沈君亦登之攝照。上時尚無困難。及其下也。幾瀕於危。駭汗交流。股慄不已。兩手據石。兩足懸空。無可附着。蔣樂等君自下肩其足。始得脫險。洞外芭蕉三四株。亦爲斯洞所獨。洞下構樓三楹。二老尼居之。樓外叢篁蔽徑。綠草成茵。水聲轟轟。顧周視無可見。乃下洞越溪。則洞旁岩後有大瀑自卷岩窟石中下墜。水大力猛。爲束石所扼。衝擊奔突。作奇響。其雄偉之概。爽人心目。今日飽觀三瀑。而瀑各不同。大龍湫以婀娜勝。梅雨瀑以神變勝。大瀑以雄壯勝。每觀一瀑。以爲已盡天下



大龍湫

一一—三一三



一帆峯

奇觀。而不知層出不窮。出人意想之外。雁山多瀑。必更有異態瑰狀也。在溪中畫一幀。左爲大瀑。右爲石梁。未及着色而去。去至上馬石鄗。宿胡仲侯家。

二十七日早餐後。出村。越溪。漸入山坳。有峯突起曰石表。峯中一孔可透。曰天牕。途漸上。大石縱橫。澗水鏗然。盤折多時。忽有巨石高闊數十丈。鄰倚山壁。中關一縫。途出其中。中爲石級數十。黝然而暗。是曰梯雲谷。出谷則豁然開朗。石壁上有瀑瀉下。曲折三四疊。始墮于潭。是曰梯雲瀑。別有逕通山頂。云可及雁湖。乃奮勇而登。則爲羣峯所蔽。不能及遠。路遙遙不可窮。乃嘆惋而下。寫梯雲瀑及梯雲谷各一小幀。寫畢方行。未出谷。遙見石表峯不忍行。遂又寫一幀。午仍飯于上馬石鄗胡君家。過午至能仁寺。則舊寺已圮。新築未畢。無可觀。寺旁有大鑊。宋朝物也。出寺聞水聲。尋之得一瀑。不甚高大。尾分兩歧。卽燕尾瀑也。遠山爲雲所遮。畫時左爲火燄峯。右爲燕尾瀑。中有綠樹脩竹。茅屋三五。遠山初不見。頂及予畫將畢。雲翳盡去。僅剩白雲一帶。映掩山腰。益增奇態。畫畢而行。越斤竹澗。四十九盤。再過馬鞍嶺。及抵靈岩。已暝色四合矣。晚餐後山門乘涼。始憶本日爲余三十七歲初度。飽餐烟霞。固亦人生

一一—三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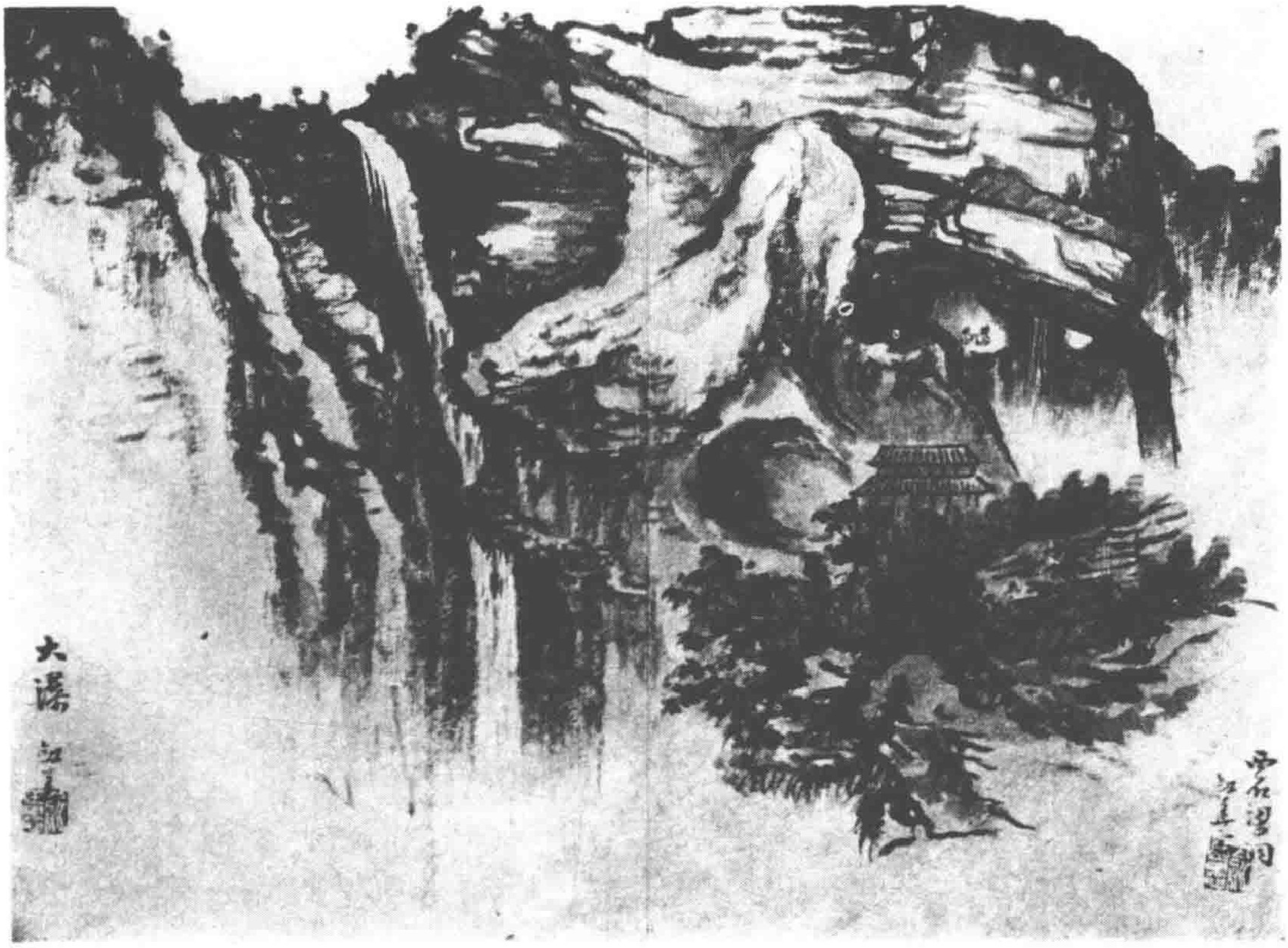


梅雨瀑

樂事。苟能每年此日俱有此快遊。於願足矣。

二十八日擬稍事休息。整理積稿。而大雨傾注。淋漓不能出戶。過午着手作寫生記。及晚小龍湫水較平昔大數十倍。持傘往觀。奔騰轟聲。不可向邇。不知大龍湫梅雨瀑大瀑等又作何偉觀也。夜窗屬稿。瀑聲澎湃。雨聲滴瀝。蟲聲啾唧。風聲翏嗷。大者如黃鐘大呂。細者爲清商妙徵。眞無異一部交響樂也。惜余非音樂家。不能製爲曲譜。以與世人共賞之耳。

二十九日正屬稿未竟。叔南先生率其二公子至。縱談甚快。並出賓虹待秋午昌諸先生。所寫仰天窩圖。後有叔南先生自爲仰天窩記。圖前尚有空白。囑余補之。余雖不敢僭諸先生之上。但諸先生所寫只出之想像。並未目覩仰天窩。余既覩之。此行又以寫生爲名。自應爲仰天窩寫照。然小巫大巫。究不免神氣索然。歉歉未敢下筆。古人每成一圖。必慘淡經營。余又何敢以輕心掉之耶。過午天陰微雨。乃請天駿君導作蓮花洞之遊。由寺門側逕行叢竹中。過屏霞廬。遙望小展旂峯半有二洞口。即天牕洞。徐霞客梯木援樹所緣以入者也。曲折約二里。忽爲峭壁危巖。忽爲平疇稻田。忽而深草沒股。忽而茂竹罥髮。行久之。繞出屏霞嶂之西北。可遙望淨名寺諸峯。及三折瀑之第二折。淨名與靈岩僅隔一嶂。由谷



西石梁洞與大瀑

中行。則迂迴至五里之遠云。折而東南行。有廬於巖下。蓮花洞之外洞也。未入。及至蓮花洞。計適當靈岩寺之上。洞不甚大。崖流滴瀝。有樓數楹。洞石片片相疊。如蓮花。中有居者非僧非道。男女同處。名曰大道教。據云此教發源于廣東。蔓延於浙閩一帶。其人持齋誦經。惟不剃度。頗熱心公益事業。有見義勇爲之概焉。余等備茶點。及尋原路下山。晚餐已具矣。以未攜畫具。故未能畫。而其盤路曲折。屏嶂迴環。又非記憶所能及。晚間無事。乃試寫一幀。右爲屏霞嶂。左爲天柱獨秀雙鸞諸峯。峯巒相疊。畫面無隙地。自然之景。每失之過實。無淩空飄緲之趣。若一一寫實。則無殊攝影。不足以見筆墨之妙。與夫意匠之工。故畫時不得不量予去取。未能兼蓄並收。細大不捐。凡目之所見。俱行移諸畫面之上也。然自然之實。正其雄壯偉大。驚心動魄。令人不可玩視處。故此幅所寫。視他幅爲塞密。亦視他幅爲雄偉。且適足以表現雁蕩之特徵。蓋雁蕩之奇。即在層巒疊嶂。上際九天。下臨無地。使觀者目不暇接。足不暇停。終至奔走駭汗。目瞪舌咋。精疲力竭。手痠足繭。而仍望洋興嘆。未能得其髣髴。若逸筆草草。孤石獨樹。殘山賸水。何足以狀鴈蕩哉。故此幅雖非對山寫照。而頗能得雁蕩之

神。且以時間充足。皴擦安詳。故能神完氣足。雖不設色。而頗具茫蒼渾融氣象矣。

六月一日早。仍由天駿君爲導。出靈岩。過淨名。抵三折瀑之下。境頗幽邃。瀑三折。僅見其二。旁有洞可居。洞口產草翠綠可愛。能隨日光變色。同行者多採一二株。地本有叔南先生所築讀書廬三楹。曰求志山房。後以奔走國事。久無人居。遂行拆除。賓虹先生遊而愛之。曾有構屋小住之言。瀑之第一折。極高峻。至山頂始可見。第二三折均高十餘丈。轉折而下。水雖不大。而飛瀧有致。出谷行約六七里。至靈峯。雁蕩之勝。向稱二靈。卽靈峯與靈岩也。異態詭狀。果不同凡嚮。兩旁峭壁雙峙。中有一溪曰鳴玉。其聲鏘然。溪北爲坦蕩岩。岩下有雲板洞。洞上爲天冠峯。再西有大圓石臨溪上。曰果盒岩。以其形肖也。岩旁跨溪爲橋。亦以果盒名之。則不如以溪石名之矣。旁有洞半規。淺無居者。曰半月洞。溪南爲連雲嶂。嶂上奇峯杈枒。各異其狀。犀牛望月也。門鷄也。朝天鯉也。手爐也。礪齒也。象牙也。藥杵也。無不維妙維肖。過橋山麓有亭曰靈峯第一亭。初意必有第二第三。然竟無有。亭南有雙峯突立。中豐上銳。是曰雙笋。俗曰蠟燭岩。岩下有潭方廣不大而澄碧淵深。曰照膽潭。潭上有大石離立。曰騰波岩。岩北爲靈芝峯。俗曰倒靈峯。半峯壁立如削。其下大石堆纍似倒塌之狀。相傳靈峯寺本在其下。峯倒寺毀。觀其地似不足以置寺者。今寺在溪南。亦只餘破屋數椽。空無居者。倒峯之上爲金鷄峯。峯頂一石特立。頭粗頸細。宛然鷄也。雙筍峯上有圓石而昂其首。曰朝天龜。觀之失笑。靈峯寺後有高峯矗天。如兩手合成中虛一罅。曰合掌峯。卽靈峯也。遠望罅中崇樓傑閣。無異神府仙闕。出人意表。卽觀音洞也。乃急行而前。拾級而登。洞門因兩峯相合。故兩端尖銳。宛如一大蕉



梯雲瀑

葉。入門即有水自洞頂滴下。名曰漱玉一縷。雁蕩洞府所同具也。有樓重疊。隨洞高下。約六七層。率可居人。最上爲佛像。旁有池。水滴滴。曰洗心泉。洞中光線暗澹。空氣陰沉。住持僧頗偃蹇。乃少坐即出。北行而至北斗洞。其高不及觀音洞。而軒暢開曠。使人胸襟頓爽。洞外石壁頗似蝙蝠。曰大蝠岩。岩下溪邊有大石皆爲薄片。片片離立。曰鋸板岩。蓋雁蕩山多爲水成岩。層層堆積。一旦傾仄顛倒。遂片片相離而如鋸板矣。鋸板之左有大石高聳。立其前。聞水聲頗響。似出石後。石後固無水。去石數步。則水聲不可聞。是曰聽泉岩。折向南行。過觀音洞。入南碧霄洞。逼仄無可觀。午餐於此。對山有洞曰北碧霄。亦以時促未觀。南行出五老峯下。上百步峻。有水沿石下流。穿織如錦。跳躍如珠。經鳳凰峯。一峯中峙。昂其首如鳳頭。旁二峯相輔如翼。其下有洞。棧木可通。今已朽弊。久無人居矣。再上至長春洞。廬舍甚多。而闃無一人。尋至後院。始見二人納涼樓上。及其欠伸而起。爐火未燃。而余等已行。曲折而下。至苦竹洞。境僻而雅。潔流水潺潺。清風習習。頗宜消暑。稍息而下。繞出靈岩。樂李二君別去。約中秋節會于海上。過碧霄峯。觀仰天龍。數里至北嶺。亦曰馬家山嶺。登降殊苦。又多毒蛇。時有戒心。嶺頂望烏巖尖曖掩映雲中。嶺下山重水複。村莊稻田。布置如畫。日之夕矣。始抵南閣村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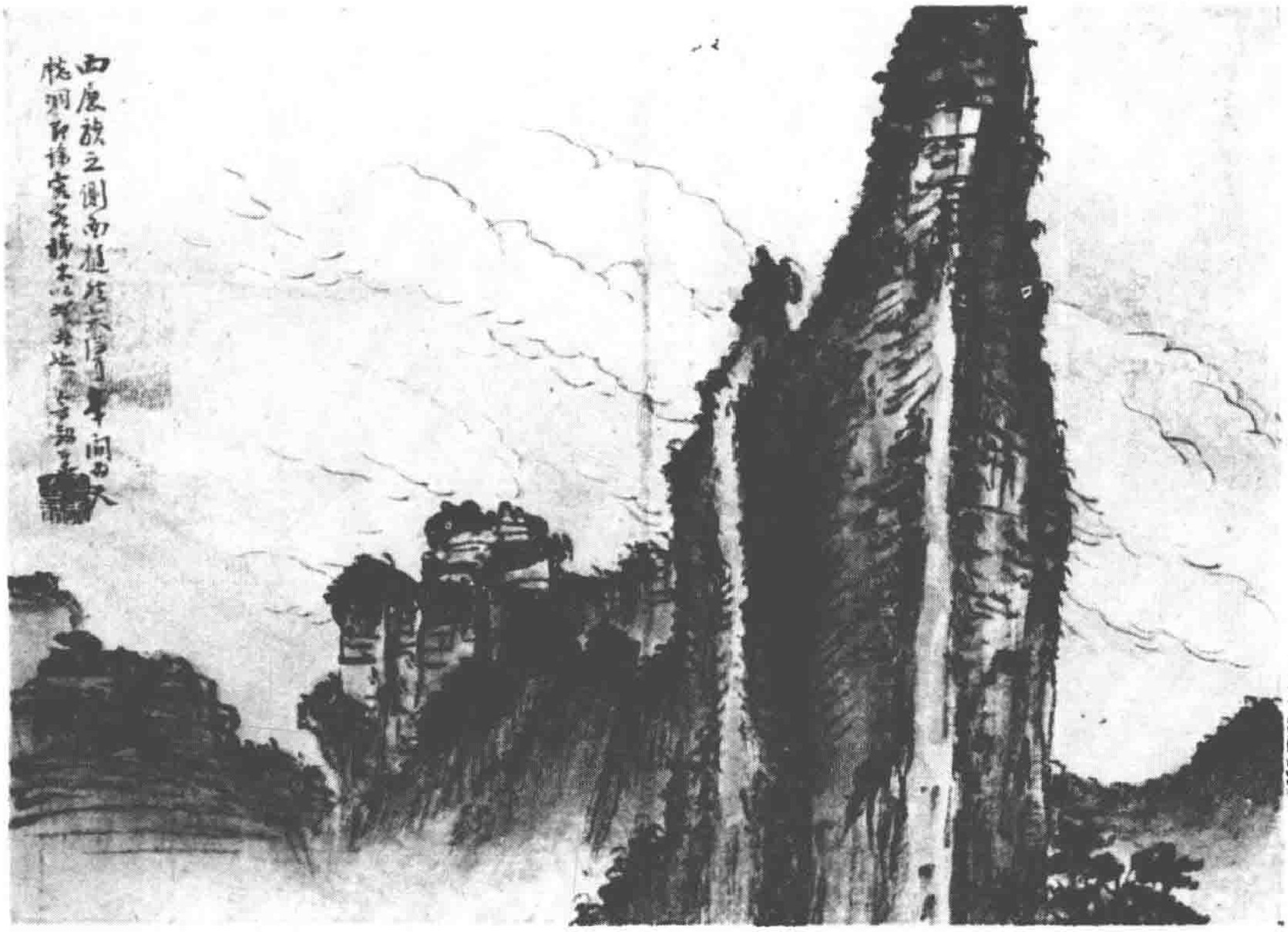


燕尾瀑

一一—三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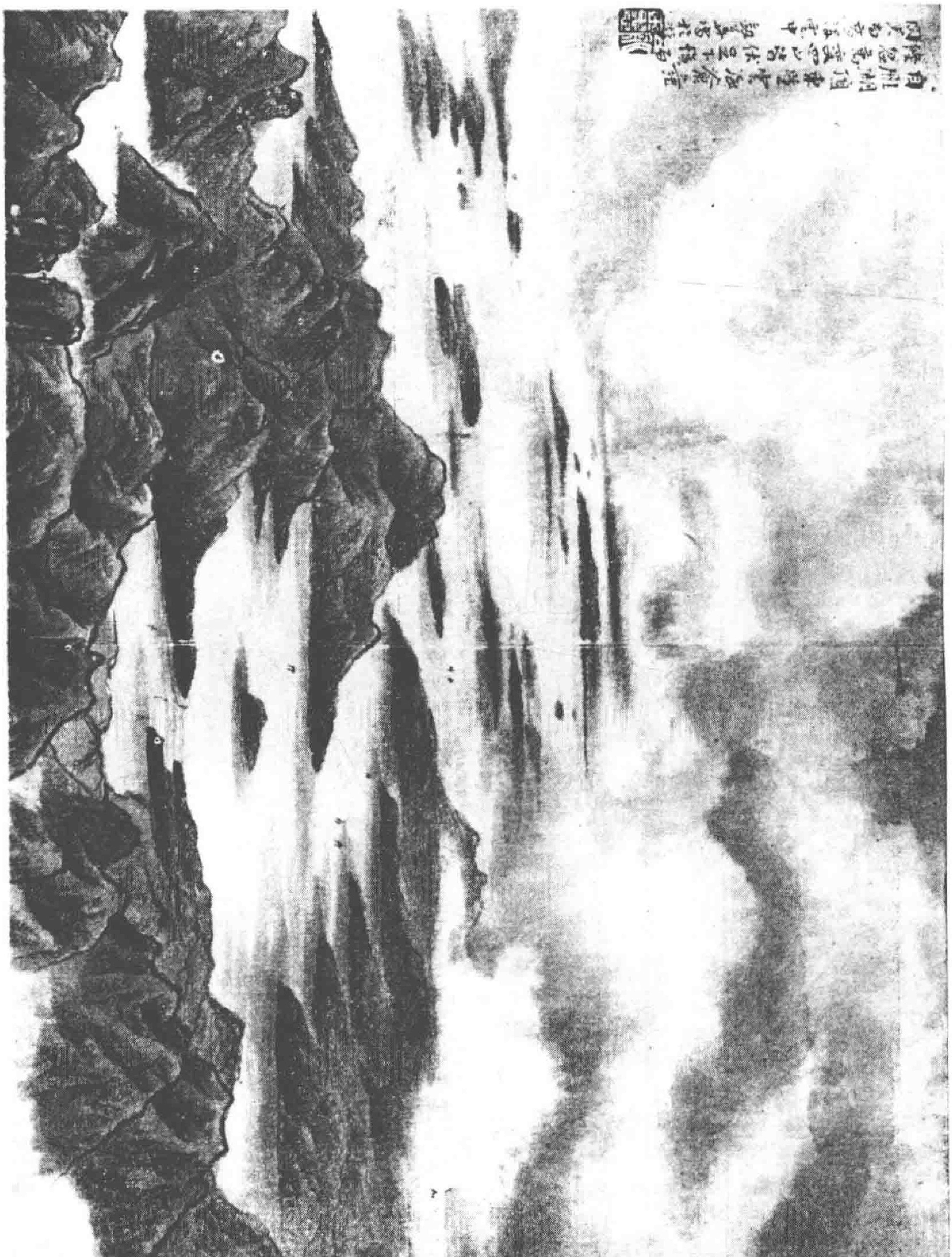

自仙巖洞南望雁湖頂

章嶽如先生家。本日以靈岩可畫之處太多。擬再至其處作數日留。故未下筆。南閤風景幽雅。居民甚多。章先生又慷慨好友。初二日早飯後。偕出同遊。出村西行。揭衣渡溪。過北垟村。西北上山。有水下流石罅中。宛轉曲折。名曰龍溜。其上有菴曰玉塵。草屋三間。老嫗居之。菴旁山多奇石。若立若倚。若奔若馳。上豐下銳。風吹欲墜。最奇者東山一石。高聳如僧。側其首北向。北山一石微短。如尼。俯其首東睨。不但形肖。卽神情亦宛然逼眞。可謂奇矣。下山西行至下水龜。古木叢翳。章先生先人明恭毅公大經先生之墓在焉。墓前綠草如茵。有石馬及翁仲。臥地上。觀北面二峯。如大小二獅。乃用鉛筆草一稿。其小獅卽香屏峯。自西向東視。則分而爲二。一大一小頂聯而中空。相距尺有咫。再進爲會仙峯。出南閤卽望見之。突出雲表。圓若拱柱。及至其下。則又變爲平扁。升至半山。忽見山前一峯。離立高與峯齊。頂生叉角。是曰仙杖。在山東望之則與會仙峯合。絕不可見。蓋亦奇矣。上至仙巖洞。時天暑日午。已喘汗吁吁。洞不甚大。有衰頹龐鍾態。居者外出。洞無他奇。惟一泉在石中。如井。甘冽異常。他洞之水。咸自洞頂滴下。此則獨從洞底滲上。名曰仙泉。志其不同於凡泉也。洞外南望。則羣山重重。殆無慮數十百疊。高者插雲漢。低者攢溪



徐霞客緣梯木而登之天街洞

谷。上下巉巖數千百丈。左右綿亙數十百里。其最高者曰百岡尖。雁蕩之絕頂也。次曰烏巖尖。再次始爲雁湖頂。凡雁蕩之高峯。舉可收于一覽。然則洞之奇固不在洞內而在洞之外觀也。乃不顧汗流日炙。在洞外合二開繪一幅。其千層百叠。東折西曲之狀。不過略取大意。而畫面上已繁複不堪。且色彩亦極富麗變化之奇觀。下層之山較平延。多草木故色綠。中層之山多峭壁。色最雜。曰赭曰橙。曰黑曰紫。紋條交錯。罅縫相紐。宛如錦屏。上層之山高而且遠。乃爲深藍與白雲相掩映。更飄緲蒼翠。令人愛觀不忍釋。草草著色。頭熱已昏。乃急避洞中稍息。下山數里至沸頭村。休止於章先生友人張君之藥店中。余急呼徐生攜畫具。出村。在溪中畫會仙峯沓屏峯一幅。未畢而中飯已具。飯後西行。不數里。北望忽見一瀑懸崖上。蓋已抵散水巖矣。循溪右轉。瀑口初若甚寬。纖則甚細。不及三之一。曲折至瀑下。水量亞于大瀑而雄于龍湫。高亦不及。瀑落石上。激爲數十百道。爭流急奔。若恐不及。自下仰視。瀑初爲飛珠。相串累累下墜。纖則變爲白餤。如上升而實下降。終則擊石作奇響。水色四濺。數十步外。人不能立。立則陰森襲人。衣履盡濕。瀑下有潭。頗深廣而淵渟。瀑則動之極。潭則靜之至。瀑色潔白。潭色翠碧。水之變化誠多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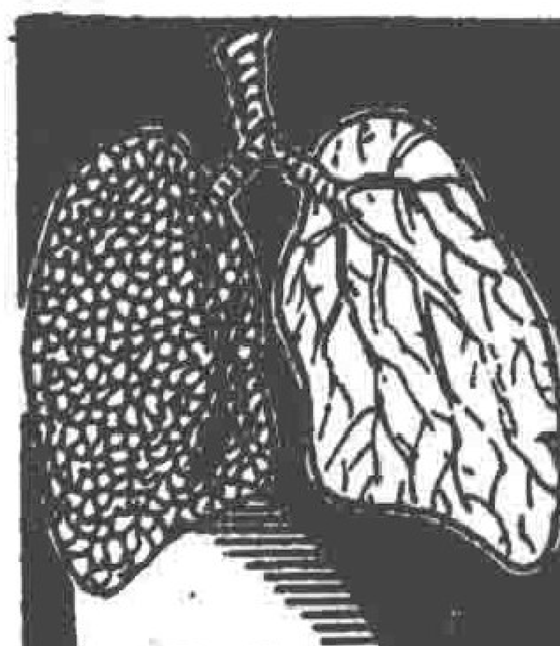
自雁湖頂東望

一一—三三

哉。余每遇瀑布。輒嘆無從下筆。而雁山瀑布。既多且奇。又不忍不畫。乃勉畫一幅。固知其不足爲散水瀑寫照也。出潭仍西行抵莊屋村寓葉君傑生家。亦章先生友也。門外高山奇峭動人。詢知亦名觀音峯。上有獅猂洞。乃倩人爲導。穿行竹林中約一里。四山迴合。僅露一門。洞在岩下淺。無可觀。洞上有圓石色青異於他石。似嵌于石壁上者。土人呼曰太極圖。由洞外望兩山相合處。中露天一線。極雄偉。乃寫一稿。又爲太極圖寫一稿。出洞遙望對山西南有瀑下瀉。似甚大。及歸問人。咸以爲小瀑。無知其名者。余心終不釋。飯後乃偕徐生踪跡之。西行約一里。始至瀑下。瀑分三折。第一折高可二十丈。雄大可觀。落石上分而爲二。則第二折也。亦高可十丈。下則伏流不可見。終則於大石罅中跳躍而出。曲折而注于溪。則第三折也。詢之土人。亦不知其名。僅知其地爲李家山寨。余即以李家瀑名之。並爲寫一稿。噫。以此瀑之美。置之他山。方將嘆爲奇觀。處之雁蕩。奇瀑如林。遂不見齒于人。然則瀑亦有幸不幸耶。晚在院中修整所作。及昏而眠。備明日雁湖之遊。



獅猂洞中之太極圖



療肺聖藥

肺形草

謹防假冒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二元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會康里天濟醫藥社發行

電話 九一六三〇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一五一三四（共三綫）

歐游漫話〔二〕

文·淘·

十日

昨晚六時舟發科侖坡。橫斷印度洋的航程算是在這時開始了。船將啓椗時正是落日沉海。餘輝徧射的時候。西天的雲影。給蔚成萬朵晚霞。隨雲影的濃淡。自成金紅淺紺等色。後面襯着高明無盡。宛似透光底綠玉的天色。下臨汪汪瑩動底海水。這景象的融和偉大。眞令祇覺神與偕化。彷彿記得舊時曾在什麼地方讀過一幅佛畫。畫中夕陽天景的設色。也正與這時所看見的相類。當日還以爲是畫師的匠意太重。不料今日却眞地置身畫裏。昨晚很想把這種美景細細地用文字演繹出來。讓我的筆底多開一種境界。可想了很久。躺在腦裏的仍祇有一片模糊底美的意味。到這時我才相信我的叉筆是拙於寫景。

錫蘭是釋宗故國。自經法顯大師兩度訪問之後。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有相當熟悉。昨晚回艙臥下。便很想寫一兩首歌詠佛國的詩寄給我的朋友宋慶看看。但近來浮在心頭的盡都是近代而又近代底情緒。在舊詩形式之下。竟造不出一句清新底句子。與其徒然「安排舊典。巧爲聲律」。那倒是「不如其已」了。

舟居的生活。最易公式化。起床。沐浴。喫飯。甲板上散步。就寖一天便是這樣不需怎樣用心地消逝過去。在波濤動盪心神散慢這一個自以爲如此的原因之下。讀書也頗難入腦。往往拿書上手。重又放下。因此這五六天來都不曾做得什麼。想着母嘗說的「喫飽飽地便閒下來。便不問別的。這頓經過多人勞苦而來的飯。不太可惜了麼」的訓辭。她的懇懇然深愛厚愛的面容便在我眼前浮露出來。因之今夜讀書很久——以後也非着實地照常做事不行了。

想着母親。令人心頭眞緊張到想把頭觸在地上。讓血流了出來。然後才可以稍稍鬆緩那樣地難過。她做了剛剛破落下去底世家的姑娘。作了也是這樣情形的大家庭的媳婦。掙脫祖母的管轄。獨立出去自成門戶以後。仍是陷在清寒人家的舊式底妻的生活裏。從使酒詈怒的「夫威」之下。漸漸度到老來。却又做了我這麼個有心曲盡也是人情之常的侍養。而却偏爲時代所不許的遠遊不歸的兒子的母親。記得在我的八歲的時候。一夜母親忽然失聲哭醒。說是她夢着坐在外祖母家後院的臨河的月台上做活計。我是盤膝坐在她的身側。河裏的水忽地陡漲起來。一轉瞬台的四周都成大海。從洪濤中伸出一顆說是龍似底的怪頭出來。牠祇揚爪向台上一掃。我便給抓的不見了。經過這夢以後。母親凡談到關於我要離開她的事。生怕我會失掉似地眼中總是殷殷地因着滋潤。因此她不敢叫我近水。爲體貼母親的意思起見。在家時候。我也從來不作水上遊戲。她的意思以爲等到她的孩兒們長大成人」後。這驚人底妖夢總不會再有應驗了。誰知我近幾年的生活。竟都度在窮遠底海中的小島上。現在又是要透過幾萬里的煙波。投到更遠底天涯裏去。當年夢中的龍爪。倒恰恰成了莫可奈何底事代的象徵。無窮底夜風和海濤搏擊而成的噓聲。從船艙上盪了過去。又接着上來。令人覺得過却二十年的往事。猶是新嶄嶄地略未褪色。在錫柄的菜油燈下。母親坐在小椅上。挑着細細底雙燈草的薄火。忙碌地爲弟妹做着鞋面。我一半坐在踏脚櫈上。一坐歪倚着她的膝頭。悄聲地讀書論語。倦澀了的眼用力睜開。又自然地閉上。喉舌含糊地動着。於是垂頭打睡下去。剛一忽。她的慈柔而却驚人底聲音又把我叫醒。「茂。多讀一會再睡罷。」我仰頭看一看母親的含着深愛的兩眼。又不自由地揉一揉眼再讀下去。這母子相倚的情形才過多得幾多時候呢。然而掄着指頭細細一算。我不見我的劬勞勤謹的娘是快近十年了。說是爲着學問事業。這以後的歸期更成了渺茫難定。自然母親所期望着的也祇是想我能彀成功一個完整底人而已。然而就說這一方面罷。我的成就又在那裏。想着「樹欲靜而風不息」的這一類最斷人腸的成語。祇覺得我的鼻裏是在森然地走着冷氣。這時心上所來復着的。眞寫不出是怎的一種味況。

十一日

船行向西。初日便每天都端端地照在我住的這船尾。今天起很早。我特地邀了阮君到廚房艙後面去看日出。這個自成宇宙的星球的氣度。畢竟比什麼都來的雍容浩大。在漫天還是沉沉晦暗的時候。正東已有青白色底光影在遙遙閃動。這光影不是象徵小家氣模樣的一點。而是渾茫地據却天之一角。天盡處的海面。蒼蒼地蒼蒼地取次樣出亮來。海下的日頭。是凝重地更移上一步了。在海天之際遊動着的煙雲。這時立刻肅然侍立似地。在曉光之下。兩翼分開。列成嚴立底山障。山障以外。天色祇靜靜蕩蕩地由青而白的晨光。這時便抖擻地發着紅。是薄黃。是濃橙。是金光燦爛底正紅。萬道有力底幅射。楞楞地直插天的中庭。兩翼的雲障。也應色而變地。擺着深緋。從東掉頭向西北望去。天幕已然在發亮底海上碧青地展開。太陽仍是藏在海底。可祇在他的來勢初初風動的一頃。整個天穹。倒都已倏然變做他的領宇了。海水這時也給映的反跳出無數金紋。天上的紅光的幅射取次停止伸長。紅色也從末稍取第增濃。雲水相卸處却另射出一片晶瑩。而强遠底無盡底清輝。這清輝步步閃向中天。化成祥和底爽色。於是旭日的影子逼眞地見上海來。在那儼然帖服着的蒼黑海波上頭。他剛剛露出一點鮮紅底頭角。一挺動便整體都昇上波面。那逼人底光燄。初從地平線上射出。正像一個航航磊落底人。橫目舉步而來的光景。令人不勝威嚴浩蕩之感。太陽漸昇漸高。雄壯底雲霞漸斂漸少。剩在天上的。便祇有和平底碧色。日頭也沒初出時那麼碩大强烈。他祇尋常地而又非常地罩着整個世界。

我想泰山上日觀峯前的景色。不見得會比這個更美的吧。

放工閒下來的安南人。有時候也躺着看看書。或曼聲地讀着些什麼詩歌或戲辭。今夜我偶然看見他們的床上擺有一部封面插畫的「昭君投湖傳」 Truyen Chieu-Quan C'ong-H'o。這書共有薄薄底四本。從昭君被遣出塞。一直到投湖自盡。書面上都插得有三色版的中國風格的圖畫。全書除書眉題簽的五個字是漢字的外。餘的都是羅馬字拼音的安南語。我拿去問阮君這是什麼書。他答說是由中國文譯過去的。因爲看的中國說部很有限。昭君投湖傳究竟是怎樣一種書。我向不知道。不過記得小孩時候在豐谷鎮——我由兩歲長五十歲的地方——街頭看燈影戲。曾看過這個故事。在這故事裏。昭君投的是「河」。并不是「湖」。而這拼音的 H'o 也頗與河字音近。我疑心「湖」或者是「河」的誤譯。但阮君却堅說不是。又書中有一節一節地列着的詩歌。每句都是七字。我問阮君知道這是什麼詩。答說是唐詩。再問他知道這詩的漢字麼。他却搖頭說否。想了很久之後。他忽然說他記起一首安南人詩人做的詩。我要求他寫出來看。他先把拼音的安南字寫出。然後才一字一字地尋譯漢字。結果漢字由他寫出來的約十之五。由我猜出來的約十之二。由另一位安南人的理髮匠說出來的約十之三。漢字在安南是快將絕滅了。由此倒足證明現行的拼音制安南文並無何種不便。安南語粗聽去腔調頗有點彷彿廣東東江的客話。牠本來同是漢語。則當然有蛻變的痕跡可以指數。可惜我對於語音學太於外行。竟說不出一點究竟。我在今日以前還不懂得安南現在的文字是怎樣。所以把這首詩寫在散記裏。作一種語音學上的資料。和將來中國文字改制的參考。

Che su du du nai lao ha.
Vo cung thien ctia nhap han Ca,
Thoi lai cto ctieu Thank Cong di,
Van khu anh hung am' han cto,
Tri Chua huu hoai phu ctia truc,
Tay binh Vo lo van Thien ha,
Quoc thu Vi phuc ctau tien bach,

Ky cto long tuyen ctai nguyet ma.

世事悠悠奈老何。
無窮天地入酣歌。
辰來屠吊成功易。
運去英雄飲恨多。
致主有懷扶地軸。
洗兵無路挽天河。
國仇未復頭先白。
幾度龍泉帶月磨。

詩裏的酣字、我以爲或者是浩字。但阮君堅說是酣。那在這裏便該讀去聲。又國仇未復的仇字、理髮師的安南人堅說是殊字、我問他是什麼意義。他却說不出、

這首的作者名鄧容、現在早已死去、但通船上的安南人都能背誦此詩。足見國仇的觀念猶在安南人心中炯然存在、據羅君談。因爲安南近來屢次發生革命、船上當局對安南工人防範極嚴。沿途除法國殖民外一概不許登陸、船泊安南時也不許安南工人的親友擅自登輪探視。阮君也曾告訴我他這一次并沒領得護照、祇取得一張馬賽登岸允許證。所以除吉波地外、沿途什麼地方都不能上去、一般人都以爲法國人對待殖民地的人民特別苛辣、我則以爲這祇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必然關係而已。阮君這人很膽小、我問了他幾次關於法越關係的事情、他都眼灼灼地不敢置答。以後我便無法再說其他了。

十二日

今天晨起、海上便簾織地飛着細雨。但并無風浪。雪片似底海鳥、祇繞着船的前後向碧綠波裏投了下來又翱翔上去。到晌午光景。雲斂雨止。雲隙裏淡淡照出日色。形成一個明遠而又含蓄不盡底半晴天氣。在這天氣下的海。一片春羅似地纔纔放開。船取了偏近北緯的航程。祇和平地趕着路。海上也有一些浪子。但牠們一個二個都是渾圓而肥大底。很有節奏地還砰然地落下。那才又碰然地湧上。望到遠處。便簡直波痕全滑澄澄如鏡。一種溫柔明靜底美感。眞把人的心情搖着輕煙似地騰騰飛動。三年前我來南洋的時候。在船上也曾看過一次這樣美麗底景色。當時我曾有過一個幻想。要是全世界的人有一天都攜着手。踏歌般地在微妙底樂音裏快樂地歌唱着、大家一齊走向海心裏來。這祇須半刻鐘之後。海仍會是無恙地平靜。風雲也仍會是無恙地調和。看不見狼籍底屍骸。聞不着腥臊底血味。而人世的一切不可梳理底糾紛。倒劃然全息了。所謂不可解決底宇宙之謎。也從此不復存在。這不是一件最大底美事麼。當着有了這時思想的時候。兩三天我都戒備着不敢上甲板。怕的眞會給海引誘了去。現在臨風遠矚。任着思緒茫茫地自已流動。泛上心來的想念。仍是覺得要自殺的人。總該投向像這樣偉大清白底歸藏地方來。「自經於溝瀆之間」那眞是所謂「鄙夫鄙婦」的了。

晚上、姓徐的工友到我的艙房裏來。給一張照片我看。是他和兩個女子共攝的。女子的一個。蹺着穿高跟鞋的脚、很時髦氣地坐在太湖石上。蓄着美國式底是髮。年齡大概不過二十。容貌不見韶秀。却顯露着健康底體格。據說便是他的妻、是今年年初才結婚的。現在還在上海某教會女學校裏讀書。徐又說他由美國帶了五千元美金回家。現在家裏正起着房子。前天羅君曾向我說。徐這人慣扯謊。所以他現在給我說的話似乎頗難遽信。但無論怎樣。他總算已享得買辦階級底的幸福。倒是確然的。

接着。在這船上作粵幫工頭的黃君也到我艙房裏來。他磨濃了墨。要請我給他寫民國二十年的流水賬簿的封面。據說請「遊學生」題字。意思是想討個吉兆。這是怎樣一件可笑底事。他們希望的是賺錢。而我却是個千金到手都會一文不存的不事家人生計的書生。來向我討吉兆、不是先倒霉麼。但這既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事。便也隨便

寫了。

這晚上。船上的頭二等艙客有茶舞會。就在一等艙吸煙室外舉行。一條船便是一個社會的整體的縮影。把一等艙客和四等艙客的生活一比較。就是最麻木底人也能感覺出這差率是怎樣地怪異。平心而論。自然不一定是每一個一等艙客都成心要把四等艙客排斥到風雨不蔽的甲板上去來完成他們的窮奢。祇是因爲船上既有這樣規制。便樂得因利乘便地享受着罷了。所以一個嚴謹底科學觀察者。對於任何社會事件都不肯從個人的心上着眼的。

在給姓黃的寫過賬簿之後。從他們已在準備明春的什麼這事上。我霍地覺得又是一年流光快到盡頭了。人生能有幾多底歲月。儘着百不值得底一度一度地虛耗過去。已倒壯年。接踵而來的便是衰老和死亡。「人生非金石」「溘逝如朝露」。這是怎樣容易而輕淡底事。從非常危難中都安步走了出來。死對於我誠然已不是一件可畏底事。但眞地落到「溘逝如朝露」的結局。那恐怕不是任何一個刻苦地在滿佈蒺藜似底的路上前進的人的本懷吧。靈均說「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這個長吟善怨的楚客的懷抱。還遠不及寫着「死後是非誰管得」的詩句的老學庵主人來的曠達。自然很不足道。然而倘使一個人在他知道的好的還不及盡。從知道的不好的還不及盡改的這時候。生命便匆匆地到了末度。那却不能不說是含哀而死了。想到這裏。又記起稼軒的「披衣起。但悽涼悲憤慷慨生哀」的嗚咽叱咤底辭句。心頭震動的很。一夜不曾安睡。

十三日

睡醒時候。微微覺涼。起來到甲板上做呼吸運動。祇覺寒氣森然。北風料峭地逼人吹過。一向已習慣在曠熱底風日裏度着生活。現然忽經受泌涼的襲來。令人不覺想起「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來思。楊柳依依。」的東征歸之詩。而益發襯想出現在的自己。仍然是在單寒底旅路上。不看見雪花。到現在算是四年。還挂着尾數。四年前。背着柳條藍。穿着餓人似地張開口的皮鞋。從溶雪底泥路上往學校裏去。坐下來一邊聽講。一邊便覺得浸濕了的鞋和襪在利針似地鑽刺着腳趾。堅咬着牙也不禁一忽一忽地打出冷顫。課完。站起。竟久久走動不得。這生活算總演劇般地挨過去了。可現在又是要再度去作窮學生呀。於是那腳彊欲裂的記憶。便閃電似地重亮出來。使人當看風來。竟覺懍可畏。

從氣候驟變中。我心頭對於離開熱國的南洋。才有劃然底感覺。掉轉頭去看一看三年來經歷過的種種。覺得除却直覺地懂得一點特種組織下社會層的力的推移的關鍵。和在這關鍵上形成的文化的特質。及殖民地制度在近代帝國主義構成上的工能而外。（從這幾點啓示上。我想將來用一本近代殖民地體系論。）旁的簡直是一無所得。我來南洋的初意。何曾想着祇能得這一點。我自已所能取得的也不應當祇有這一點。然而終於就是這一點便結束了我的悠長底居留。這不能不令人發生空虛之感。造成這樣偉大底空虛的客觀的環境原是不變底定局。可不必問。祇有我自己的因仍苟安。和少許最誤事底書生的積習。却使人追悔不已。明知道在這種特殊國度裏。可以做的祇有値得稱做開物成務的有創作性的事業。這類事件既非當前的自己所能做。也非當前的環境所許做。便該及早離開。另向還可以進展的環境裏走去。可是爲了因仍的原故。一悠忽間。便把三年的流光白白拋掉。這三年中。在不能和不願的條件下。是一件事沒做着。可又是坐在細屑紛擾底場合當中。於是一本書也沒讀着。剩下來的徒然底孤潔。便眞像一種無聊底「匏繫」。昔人有自稱壯悔的。不料我也竟然落在這種境況裏了。

在南洋的種種往事中。有一件最値得記述的。那是我初到星嘉坡的時候的生活。這時因爲是遠來的「新客」。不得不忍受人家過分底榨取。工資低廉到幾乎連個人的生

活都覺維持不易。便和同事某君着手自己燒飯。某君的工資比我更少。爲貪便宜。他總是買了種種上糶。比什麼糙米還要粗糙底的半脫殼米。同來燒出飯來。毛穀滿碗。往往不能下嚥。我們祇好坐着慢慢嗑穀子。有人看着。問我們爲什麼要買這樣底米。某君便先搶着答說。「因爲都患着脚氣病呢。」這話到以後說着。大家還不禁發出苦笑。這是燒飯的傢伙。祇有兩椀四箸。所以飯和菜是混燒在一起的。菜買回來沒刀切。我便用我編稿子的剪刀來草草剪碎。有時候些少買些肉類。也是這麼着辦。編稿子用的剪刀居然平多了這樣一種用途。眞毅成功一莊故事了。

十四日

打早起來上甲板作呼吸運動。在微茫晨光中看見天邊有很濃底山巒似底的凝雲。以爲今天許是會碰着大雨了。到喫早飯光景。（廣東規矩喫早飯是在十時左右。）這凝雲在旅人們的眼裏便愈晃愈覺明顯。牠在杏灰色底天邊轉成深赭。平頂而脩長地矗立着。向東南的一邊。因有日色且耀着微紅。這下我知道牠并不是凝雲了。從一位安南人的「黃魚搭客」處借了一架望遠鏡來瞭望出去。便朗然看盡這座已死火山的輪廓。牠上面沒有草木。沒有飛鳥。祇有掄突底岩石而已。半點鐘以後。又有同樣這麼一座。死火山入望。不過距離較遠。留在船前的祇有墨青色底山影而已。這以後便陸續看見有山。到甲板上去察看航程圖。才知道已然行近英領索可特拉島 Saeratra 了。這時船的位置已在阿拉伯半島與非洲英意法三國所分領的索麻利 Somalis 海角之間。但向舟左望去。卻絕不見山。原來船是偏近亞拉伯半島這面前進的。到正午十二時。舟越東經五十二度。去亞丁便非常逼近。船上的人都在談論拋錨以後的種種情形。「也像科倫坡那樣。亞丁這地方會給我以關於亞拉伯半島的多少消息吧。」我心頭也自這樣期望着。從箱裏取出要換的衣裳。準備明天登岸。

挨晚。船入亞丁灣。海裏起着些些淚子。

十五日

亞丁是英領亞拉伯半島南端的殖民地。也是歐亞航程必得經過的地方。船過科倫坡以後。艙裏的伙計們便屢屢地在計算什麼時候可到亞丁。到了以後又做些什麼。我滿希望這港口也會像科倫坡一樣給我以另一英國在亞洲殖民地的種種知識。於是心上計算着這一次要怎樣登岸。登岸以後先買報紙。最好還買幾種定期刊物。今早打早起來便甲板去看。卻野水之外。祇看見一些疎澹底山影。下艙來再向船裏的伙計。才說須下午很遲方能進港。十點鐘喫早飯。十一點至午後三點。我都在艙裏讀法文。三點鐘後再上甲板去看。偶然遇着二等艙的張黃二君。於是我便被邀到二等艙吸煙室前的茶座上去坐着談天。這時我的腕錶已指準三點二刻了。船邊陸續現着枯燋模樣底小嶼。船愈走愈靜。煙雲中便漸漸晃出高大底山頭來。大家都頓然感覺得亞丁是快將到了。坐在我們的座側的還有一位印度人。手上拿着照像機。彷彿要等着進口時候攝影。黃君用手示意地說。

「喂。照。罷。到了。」

「這一片玩石似底山頭有什麼好照呢。」回答是講的英語。

「這大概是些死火山吧。亞丁港口一定在這山的後面。我們的船得從山的那一頭繞着進去。剛才初駛近這死火山的時候。我便看見遠遠底左方有些桅桿的影子。你看見嗎。」我無聊似地插入了會話。

「啊。是這樣罷——你會說英語。對了。對了。這幾天都找不着人說話。眞悶煞。怎麼早不看見你呢。」

「我是住四等艙的。請問你從什麼地方來上那兒去。」

「我呀。科倫坡上船的。到倫敦去。」

「不是住在科倫坡的吧。」

「不我的家在馬德拉斯 Madras。由馬德拉斯搭車到科侖坡。由科侖坡再上船的。」

接着我們便開始了關於印度時局的談話。我先問他的宗教。種族。言語。次便從國民會議行動委員會的決議。說到甘地的被捕。再說到英國空軍在柏夏華 Dashawar的慘殺。再說到正在倫敦舉行的圓棹會議。

「奇怪。呀你對於印度竟有這樣多底驚人底知識。」他衷心地發出喧笑。

會着這個人比會着安南人的阮君還要使我歡喜。這歡喜並不是因爲他恭維我對於印度具在他認爲是驚人底的智識。祇是因爲已入實行期的印度的一切。比安南遠爲重要。

時間到了四點。船上打着餐鐘。是頭二等艙客該喫晚茶的時候了。這位印度朋友吿訴了我他的艙房的號數。便拉手別去。

船一直到五點鐘才進亞丁港。日色已全然暗去。晚風颯然。透入襟袖。遙望岸上盡是一些童兀底危岩黑臉怒眉似地矗立着。看不着一點青草。也並沒有什麼稠密底建築。亞丁竟是這麼個所在。倒眞令我爽然。

下船時候又碰着張俞兩君。於是上岸後我們仍是走在一塊。

這裏不同科侖坡。由輪船到岸上的小船。乘客得出錢自雇。操舟的是沿岸的亞拉伯人和非洲人的混種。頭髮火燒過的秋草似底黯黯發黃。而且非常地細。長不及寸。一圈一圈地帖緊頭皮彎曲着。膚色的黑和馬來人及印度人的也很兩樣。映進眼來。使人頓然感覺得爲在科侖坡所不曾覺得的陌生底味況。

舢舨剛一近岸。我便看見巍立在山邊的英波煤油公司的油倉。岸上的阿拉伯警察在很喫力地維持秩序。據張君說「土人」「刁橫非常」。不這樣。遊客簡直不能走動。碼頭很小。出入口是磚和石造的亞拉伯式底建築物。出碼頭以後。汽車便強聒不休地繞着客人覽生意。我看見車尾的號數有三百五十號的。問價錢。據說遊完全亞丁要英金一鎊。這幾天因爲略有餘時。我已經把身上剩的這點錢應該怎樣應用的事大略考慮過了像這樣貴底汽車如何能坐。於是我們決計祇在左右步行。便罷。行過一大段路。汽車夫還叫着 Tank. Tank 地把車趕了上來。警察怕我們是不知道路。走來把汽車趕退。並把到郵局的路指示給我們。

郵局去海濱並不遠。走過一處天主教堂便到了。我進去寄信出來。道旁的路燈已然上火。遠遠山邊曠地上賽球既罷的英國戍兵。正在揚長歸去。岸後的高山是劈面而起地嚴嚴逼人。山頭砦塞上旗影縱橫。正嗚嗚飛去收隊的喇叭。那音響蕩入空山。令人感覺抖擻底殺氣。四望沙瘴迷糊。除了一隻駱駝寂寞低頭而去之外。路上絕少行人。看着這樣荒寒寥廓底景象。怎地竟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故地的感念。張君在催着同船。我一面夢遊似地踏着歸途。一面洞眼遙看平地自起的驚風。「是在那裏曾經見過這樣底景象呢。」心上却祇是這麼尋思着。「H'ela! Cainois!!」這聲音忽然逼近灌進耳來。我瞿然地抬了頭。兩顆充滿驚懼底烏珠從一張墨靑色臉上棱棱地向我投射。我的眼光正和牠霽然一撞。原來是一個抱着孩子的阿拉伯婦媼兀自轉向路旁的小屋中去了。這時暮色越發莽然而來。我覺得目的已情懷也越發變惡。便匆匆地回到船上。

在躺在板床上的時候。再細想對於這地方爲什麼我竟會有似曾見過的感覺呢。這才幌然悟出一九二九年六月的某晚我在檳榔嶼曾看過一張描寫非洲某殖民地的影戲片子。亞丁的的海濱山嶺。都和這片子的外景頗相類。似看這影戲的時候。我受的感覺頗深。所以牠的外境也附帶地在我腦裏久居不去。片子的故事是這樣。一隻英國海船。東航失途。偶然給洋流蕩在西非洲的某個土酋國度的岸邊。便給土人扣留住。同樣而來的在前也有這樣一隻船給土人扣留過。但因爲船主的英勇。替土酋擊退了仇敵。後來遂被尊爲上賓。牠的船可以在沿岸一帶自由往來。一天這兩隻船在海面會着。乙船的老年船主便要求甲船的年少而英勇的船主施救。甲船主慨然答應立刻下

舟上岸。打算去求見土酋替乙船說情。乙船主有一位非常美貌的妻。也很年青。和甲船主相見之下。便無言地愛上甲船主。登岸時。她託辭向丈夫說恐怕土酋要向當事人問什麼話吧。也跟了同去。

豈知土酋和甲船主有約在先。是祇許他一人登岸的。守隘口的土兵看見現在這「白人」竟和了另一女人同來。便一齊上來圍擊。正在和妃嬪們宴樂的酋長。聽見戰聲。從碉樓上瞭望出去。看見是他的上賓被圍。便彎弓發彈。連連打死這個土兵。甲船主才幸而不曾被難。但全體的部民却因此給激反了。土酋頓時失國。祇好偕了妻妾逃居甲船主的船上。

甲船主一方安慰他們。一方計劃着替他們復國。另一個岸邊的另一個國度的土酋。舊時也頗曾受過甲船主的幫助。他便派身邊的一個「忠勇」底黑種僕人。隨同乙船主拿了自己的信號到那個國度裏去搬取軍械。準備來和叛民廝殺。不料乙船主認不得那個國度的海岸。在土兵來詰問的時候。開槍打死幾人。那裏的酋長大怒。把乙船主和他的妻都擄了去。幸虧「忠勇」底黑僕人從亂兵嚴夜中把這位美麗夫人救出。駛了小船去給甲船主報信。甲船主得了消息。便打算隻身往救。但這位默契已深底情人却苦求跟着同走。在一隻張帆的小船裏祇得他們兩個人。甲船主勝不過她的妖冶底挑動。在途中一個小土人村裏便停留了一夜。這一停。事情可全壞了。一連兩天海風大起。海上都滾高齊天。看看祇有幾點鐘的程途。却絕對不能走動。一直到第三天上才可勉强掛帆出去。可是在啓行的時候。甲船主曾向他的助手說。要是兩天後他還不見回來。便可以把船放到那邊的海上去尋覓。所以同在這一天裏他的助手也駕着船向那個國度裏駛進。

乙船主被擄後的第二天便給帶去見酋長。酋長因爲他曾經打死自己的部民。最初以爲非處死不可。後來由乙船主說明到這裏來的原委。出示甲船主的信號。幷說他的妻已經去報信去了。甲船主不久準來。才允許「要是不再發生殺人事件。可以免死。等待甲船主到來。即可釋放」。於是看守乙船的土兵也給調開了去。但不知底細的乙船上的船員。以爲是逃走的機會來了。却在當夜偷着啓椗。駛開到第三天甲船到來時。海上已早不見乙船的蹤踪。

這個國度裏的土人。一向來對於甲船主非常崇敬。所以自從聽着他親自要來之後。早就成羣地在海邊守候着準備歡迎。這天看着甲船進港。他們便都紛紛地搖着小船上來。意思是想儘先使甲船主知道乙船主平安無恙。可是甲船上的人却誤會了。他們不見乙船。早已疑心。再看見無數土人蜂擁而來。更相信一定是別有事變。便向駛來的小船開砲。船都給打沉。人也死的不少。酋長得報。認爲是乙船主食言。便調集土兵。要把來船上的人一齊拿來復仇。甲船本來是商船。敵不過漫海而來的番兵。頃刻之間便給完全佔領。在船上避難的酋長和妃嬪等也一起遭擒。甲船上的老年底助手曉得這一擒去是絕難倖免的。倒不如早打主意。免得他人動手。況且船上正呆着許多番兵。要是一下同歸於盡。倒也落得大家都不討便宜。船上原載有若干準備作轟礁之用的炸藥。他假做生火吸菸。點燃一根引線。於是祇一霎。血肉木鐵轟地從海上飛起。這隻船的什麼便都給毀滅乾淨。

這時甲船主剛剛趕到。找着酋長。還想替乙船主說情。但是衆怒難遏。酋長那肯放人。結果祇允許不傷他的妻子。乙船主和兩個同伴仍是給用最慘酷底方法弄死了。這位美麗夫人辛苦地求救到來。却祇能看見自已的丈夫和同伴們的破碎底屍體。想着臨去時候丈夫是怎樣地囑託「黑僕人」扶護自已出險的。行爲是怎樣地義勇慷慨。自已爲打救三人性命而逃這責任又是怎樣嚴重。現在是祇有一宵繾綣。便什麼都給斷送了。不但丈夫和同伴。就是爲自已而流難失國的一對無辜夫婦。也同歸慘死。她想到極處。一時心臟血管破裂。也死在甲船主的腕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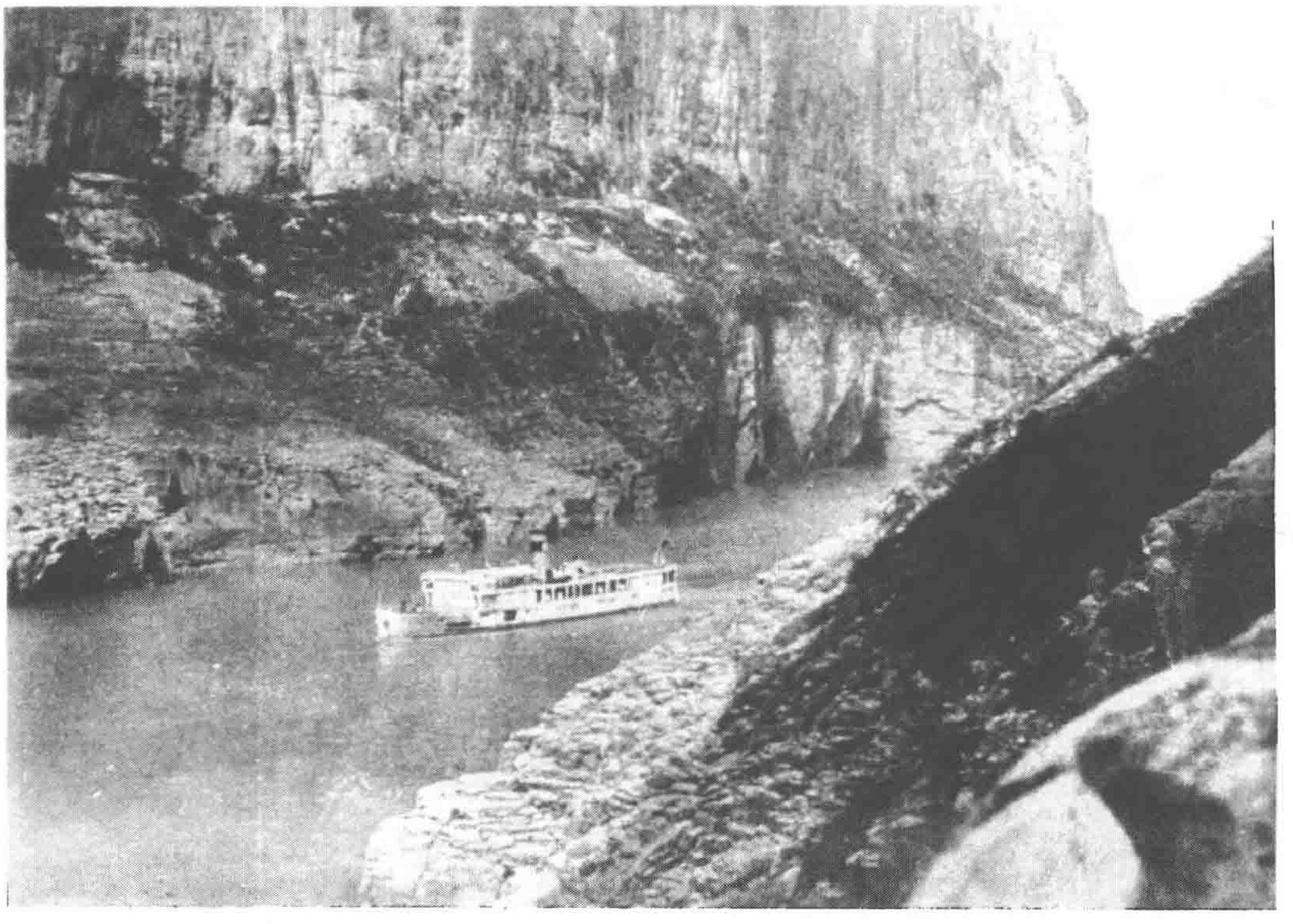
片子的最後一幕是寫的甲船主駕着乙船要離開非洲時向岸上壘壘丘坟致禮辭行的情景。在昏茫月色下。他凄然獨語。「你愛我如愛你的性命的人。我倒累你殺了你的丈夫以至有殺了自己。你信我如信仰上帝的人。我倒不能保護你有你的國家以至於有你的性命。你還有我的忠勇底僕人。……現在你們該什麼也不爭論地安息去了。從今以後。我也不敢再接受他人的信賴。戀愛。忠順。……風獵獵地吹着桅上的動航旗。幌然間。寨前樂隊已高奏 God save the King。全劇便這麼結束了。

這片子的命意。表面看去雖祇是一些複雜底浪漫的某調。然而隱藏在這某調後邊的卻另有誇張 Colonists 的英勇俠義和暴露所謂 Backward peoples 的愚弱慘酷的兩大意味。總而言之。則不外是替帝國主義者宣揚威德而已。所以從新藝術理論的觀點來看。實在是絕無足道。但要是置理論問題於不論。則由緊轃結構中迸射出來的這劇情的本身。倒確是悽涼悲壯。無可奈何底收場。尤其容易使觀衆憮然不盡。去年五月以後。我在檳城正是友朋散盡。嗒然獨居的時候。下工回來。便祇有望着壁上的自己的影子。有時苦於太過無聊。往往喫酒自遣。所以心情弄的非常散慢。正是看劇的這天有位朋友由遠處來。經過檳城要向星嘉坡去。在大清早的睡夢中我給叫醒了來。看見這位畢竟還是自己的朋友的面容竟瘦損到幾乎不能認識。心頭不覺冷然一怔。爲要盡最後底情誼。我全把這多半天光陰在陪着喫飯陪着上船守着船慢慢出港這些事情上耗去。到晚上人是倦極了。但猶恐怕强度打起來的心情在枯寂中絆倒。於是又慢無目的地走進一家電影場去看片子。結果卻是看了這麼一卷使人覺得還是不看的好的作品。這資本主義文化下所產生出來的淫昏男女的故事。使我當夜連類而及地起了不少想會。因此那銀幕上有意過了表演出來的荒怪擴野底黑人的動作。在不安底心情下也給深深地記住。到現在分析的結果。我才知爲什麼看着非洲人。看着亞丁。看着亞拉伯人。我會有不安底感想。這完全是受了那影片裏的暗示的規定。一卷片子居然能彀規定一個人對於一民族的觀感的形態。電影的宣傳力量是多麼偉大而深刻。可是這種下意識的分析的過程。爲什麼在岸上的時候竟給忽略了去。我一個惱亂的時。平日間所秉持着的科學精神。便往往失卻作用。這實在絕粹是意志力量還不怎樣健康的表徵呀。

船在晚上十一時才起錨出港。我也上了甲板。洞然地看着。并看不見什麼的岸上。

療肺聖藥
肺形草
謹防仿冒
上海石路四馬路南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每盒二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 函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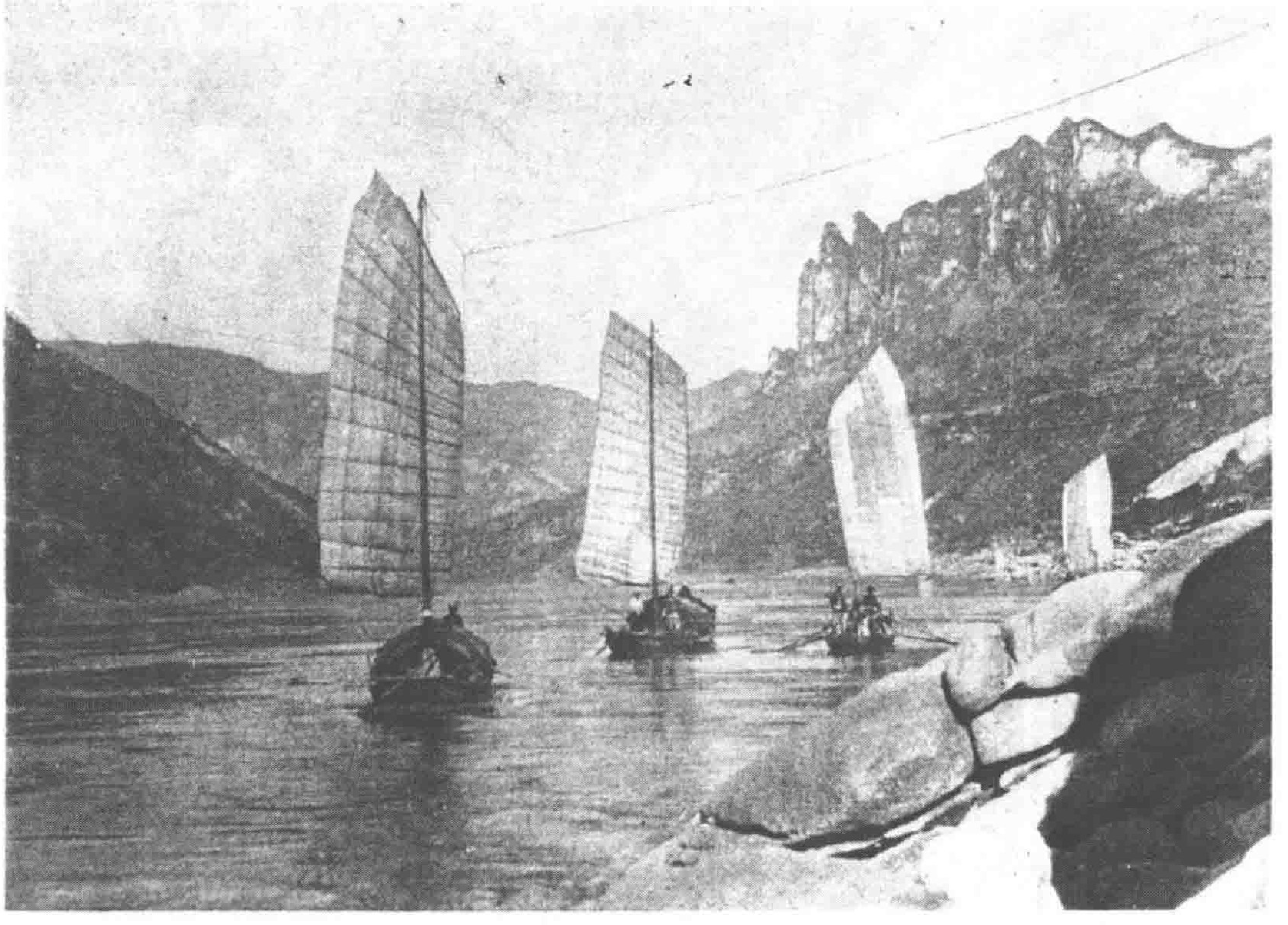
金城銀行廣告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各種儲蓄存款滬行建有最堅固保管庫出租大小保管箱
股本 總額一千萬元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二百六十萬元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平 上海 漢口 大連 南京 青島 哈爾濱
辦事處 蘇州 鄭州
電報掛號 華文蝶字七〇〇七 英文Kinchen
滬行地址 江西路二百號
辦事處 敏體尼蔭路一二五號 北四川路八八三號 靜安寺路卡德路口七八一號 曹家渡極司斐而路九三二號
滬行電話 專綫 經理室一六五三七 營業間一三八〇〇 總綫一六九六九



蜀中名勝

風箱峽中

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



蜀中名勝

天柱山房

一一一三三四



蜀中名勝

巫峽中

一一一三三五



蜀中名勝

川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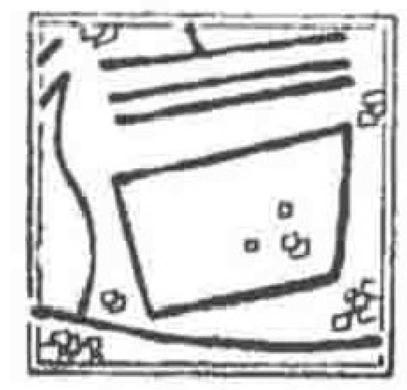
南非攬勝記〔下〕

Melville Chater 原著

程志政

(丁)蘊藏極富的德蘭士瓦

初辦鐵路的簡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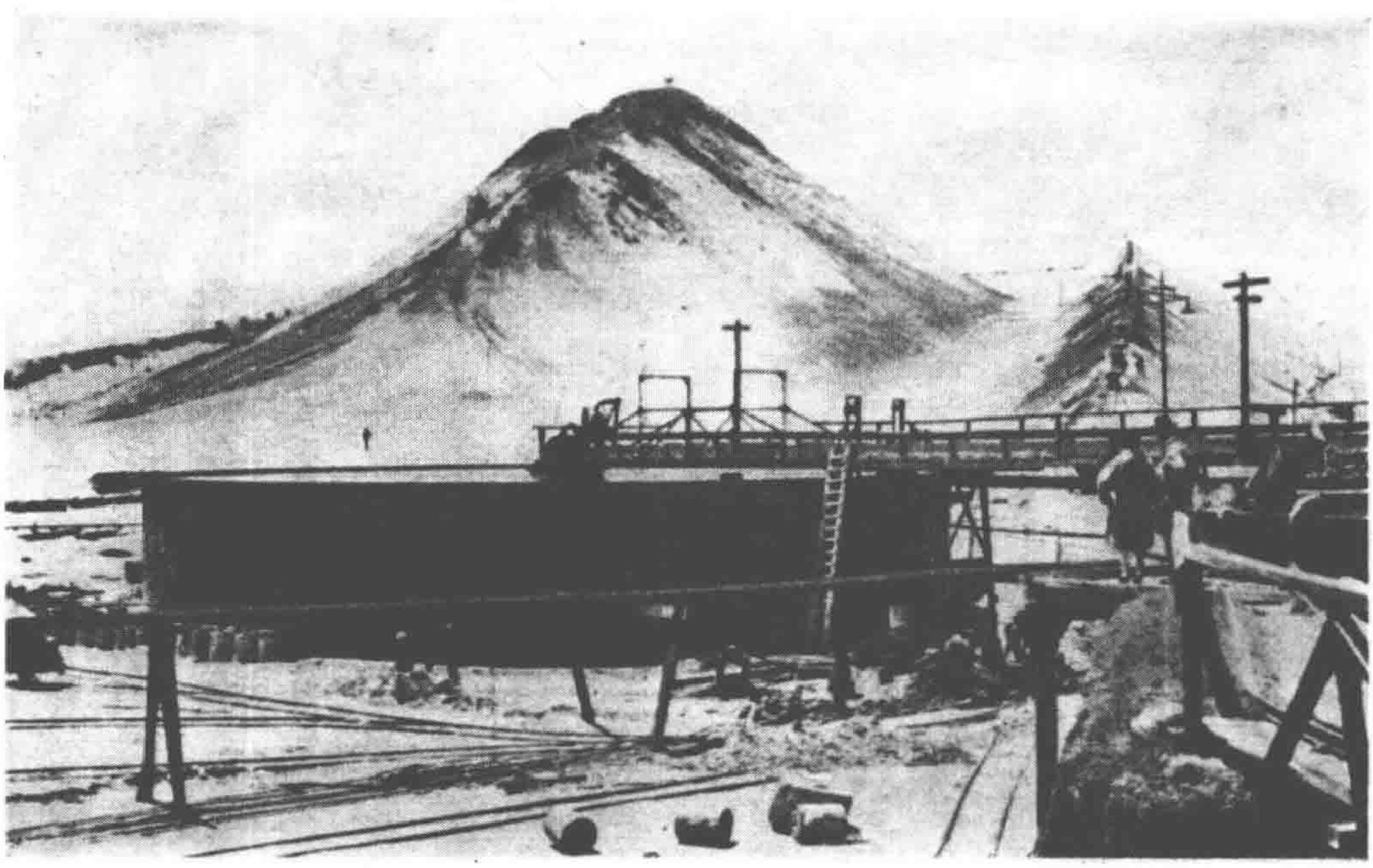


一次到德蘭士瓦省。長途火車。眞坐得困頓異常。到南非以來。坐馬車和汽車的時候最多。自好望角至德蘭士瓦省會巴勒他利。共計途程一・〇〇一英里。馬車汽車雖也可通。但時間金錢。兩不經濟。出發時候。先到路局裏包定一間臥車。行李也交代清楚了。于是上車以後。日間看看野外景色。夜間酣臥通宵。這樣經過了三十一小時。目的地方纔達到了。

南非的臥車。雖及不上美國的普爾門式。然而設備方面。還不算十分惡劣。途中無悜。和友人討論關于南非鐵路的情形。南非鐵路。完全是國有制度。全聯邦約有線一二・七五〇英里。鐵路並辦理積穀。每地設一大倉。專備人民存放糧食。鐵路工人。由路局供給宿舍。每年並發給養老金一・六〇〇・〇〇〇元。待遇方面。可謂優待之至。

本來南非水道交通極便。人民對于建設鐵路。總認爲是不需要

金鑛工作之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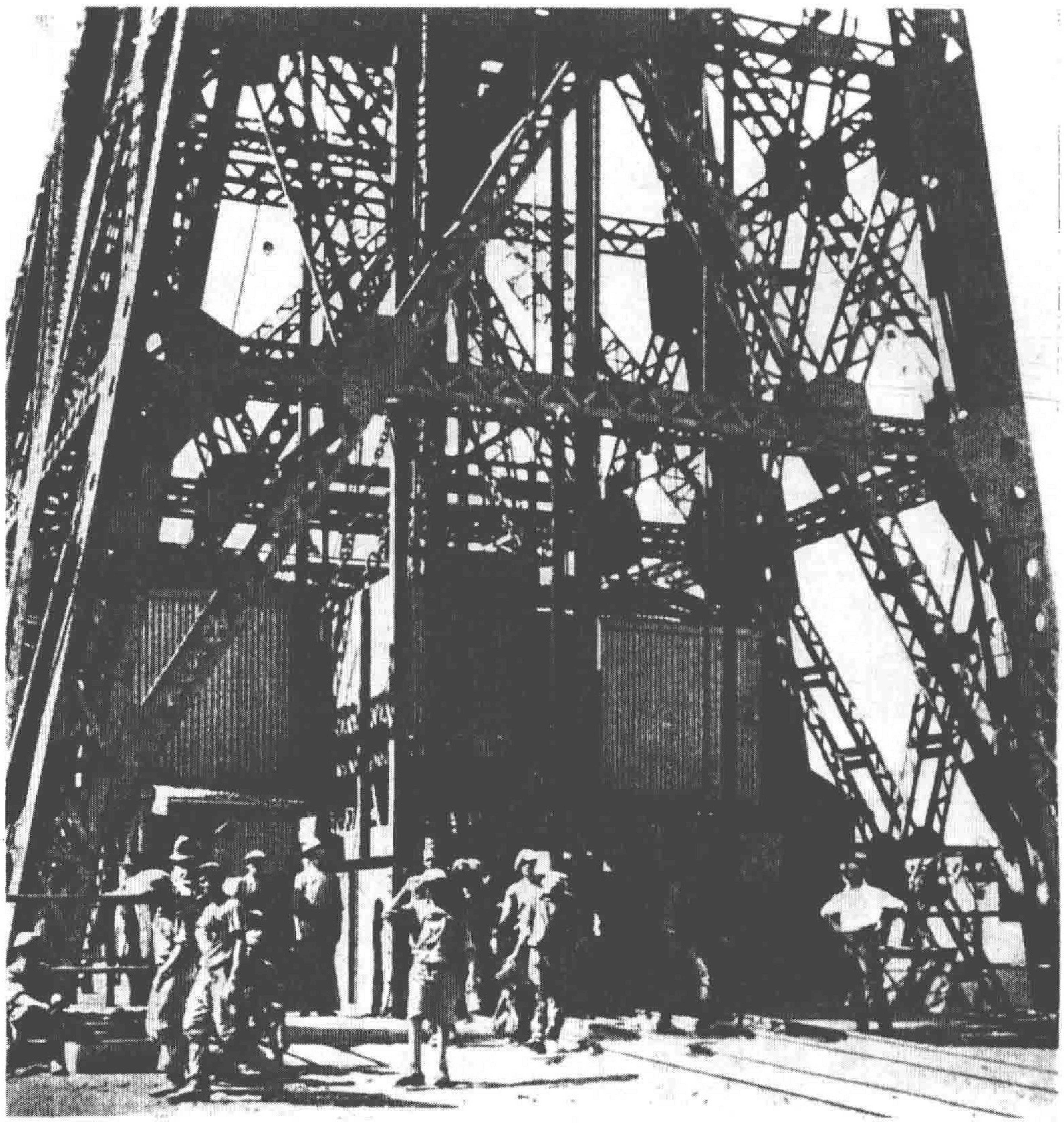
的。到後來金堡雷的鑽石礦發現了。倫德的金鑛也開採了。世界人民的目光。都轉移到南非來。而鐵路建設也由懷疑而公認爲必要了。最初興辦鐵路時。笑話是層出不窮。各路路線很短。不久便宣告破產。所有車輛。以極賤的價格售出。中途機車缺乏了燃料和水。于是全車的乘客。都下車來代爲掘地取水。伐木取材。有一次。一個乘客不耐了。問車守道。「近處有學校嗎。我想趁等車的時間。讓我的兒子去讀讀書」。這個笑話。至今還留傳着簡陋情形。也可見一斑了。

倫德金鑛。是世界最著名的大金窖。記得天方夜譚裏。沁勃故事中所說的一段事實。很和



歐美人士于公餘擊球爲戲

它相類。說不定那時已有航海的水手來過呢。靠近倫德。就是德蘭士瓦的古城鮑却司羅。現在已成爲南非教育中心。其中一所農業學校。在一八三九年已開辦了。至今已歷九十二載。倫德屬于喬亭雷斯堡城。這城在從前——金鑛未發現以前。完全是不毛之地。樹木不生。人獸絕跡。後來慢發達了。鑛工三千餘人。成立了一個小村落。有道路。有電線。造成小都市的雛型。現在呢。人口已激增至三〇〇·〇〇〇人。市政區擴大至八十二方英里。成爲埃及京都開羅以南的第一大城。是全南非聯邦的商業樞紐。自從開發以至現在。僅歷時四十五年。每年金鑛產額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重要建築物有市政廳。法院。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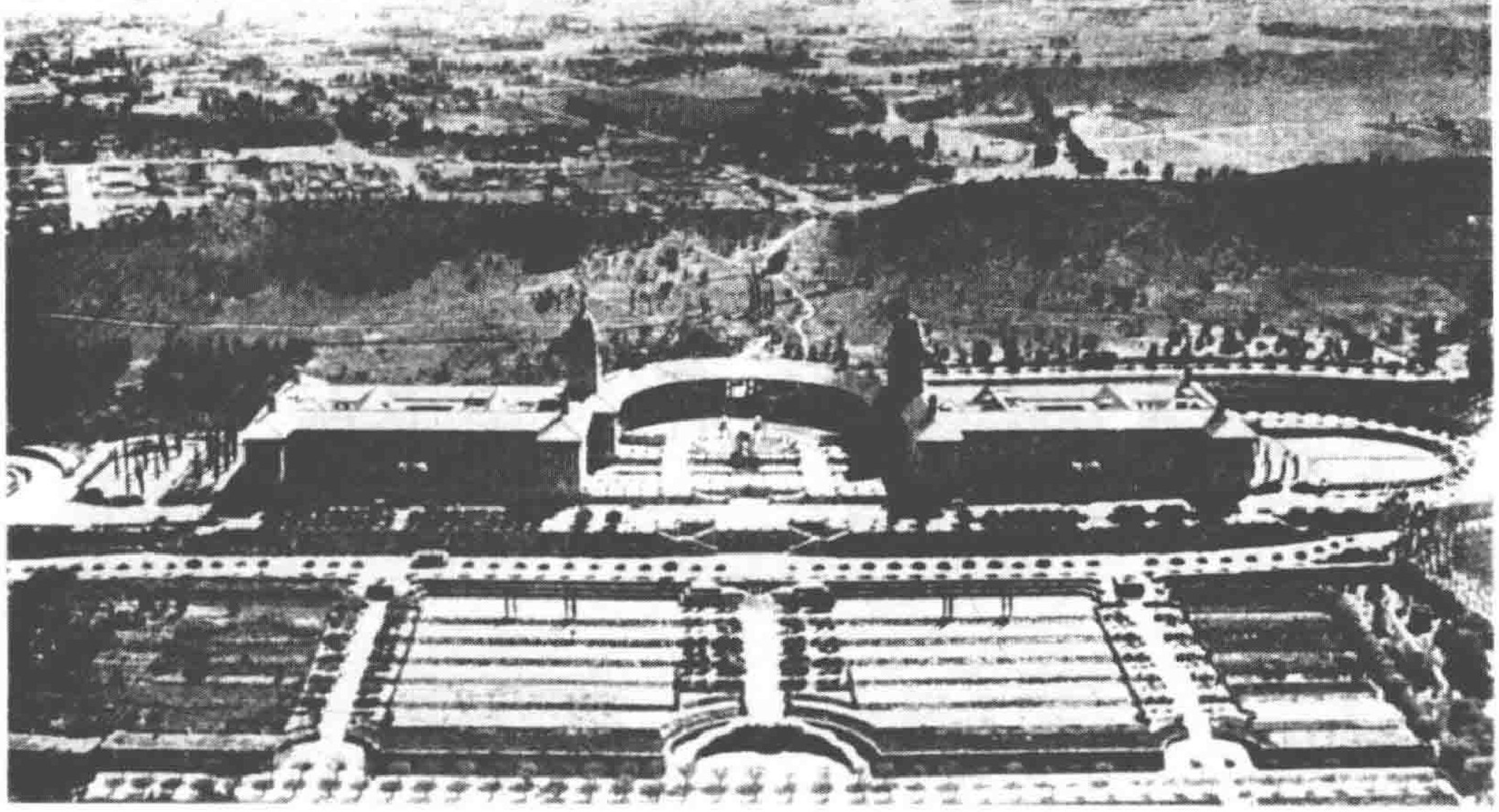


金鑛之內景凡深一英里由電梯載客上下其間軌道縱橫鐵然另一世界

易所等。卽是鄉村區域的建設。如公園。公共娛樂所。都含有藝術意味。最高學府則有倫德大學。人民自動組織的俱樂部也很多。不時有運動會競賽機器脚踏車比賽等。

倫德金鑛的內景

倫德金鑛的內景極饒興趣。我們往游時。他們正工作緊張。由山頂乘電梯而下。深不見底。大概已開掘至地面下一英里又三分之一了。鑛裏一樣的有街道。日夜燃着電炬。尚覺清明。因爲山底空氣不易流通。特地裝了一個極大的通風管。自外通內。我們祇感覺得一種悶熱罷了。起重機每次可起巨石九噸半。上下費時二分鐘。我們所到的地方。還祇是地下礦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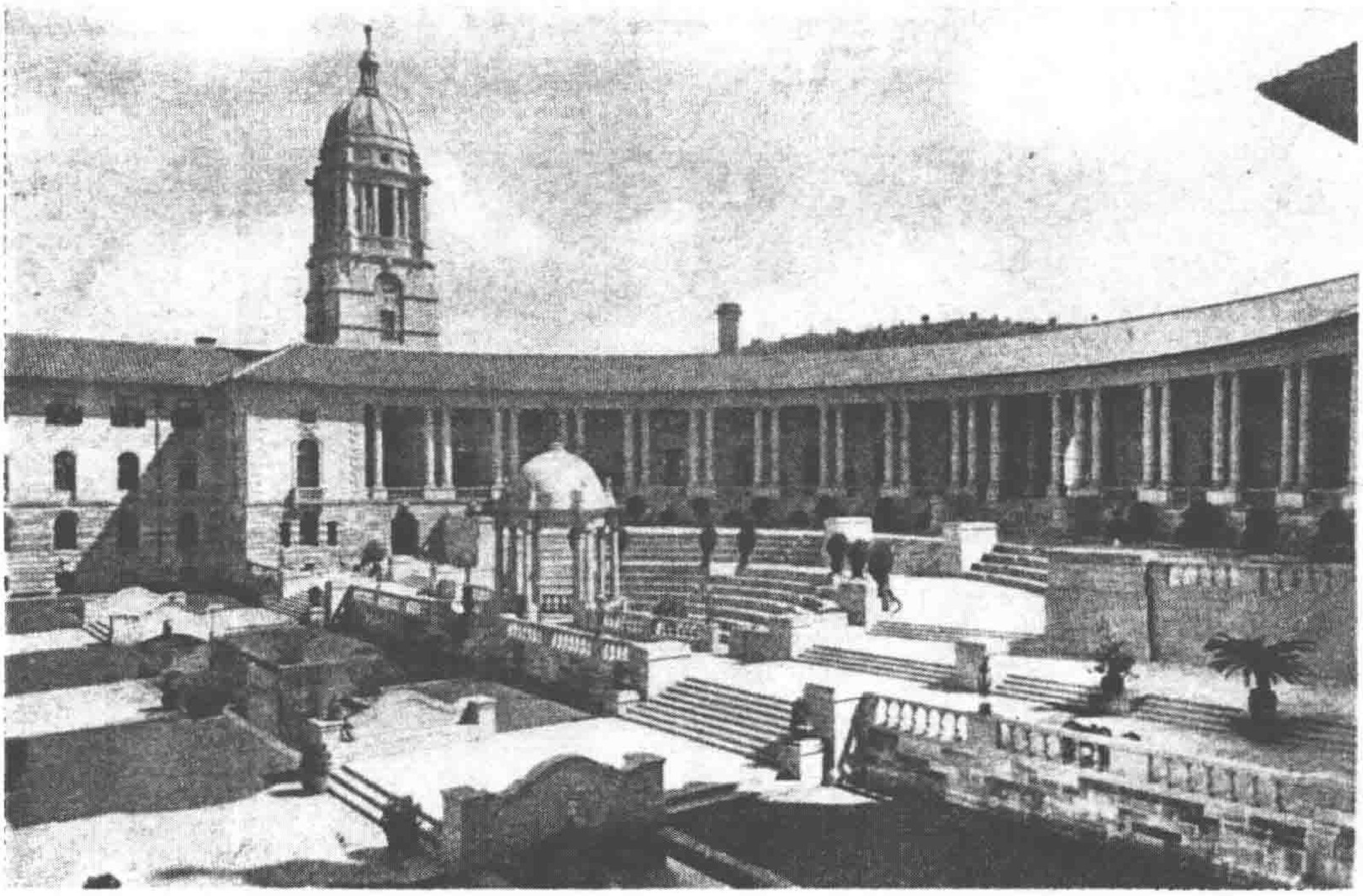
南非聯邦首都之鳥瞰

一角呢。礦區共計面積七十英里工人一九〇・〇〇〇人。各項道路總長四・〇〇〇英里。每年所產金額佔全世界二分之一以上。

工人消遣。有高爾夫球場。網球場。游泳池。跳舞場等。衛生方面有專門醫師指導。避免種種危險。我們游歷時。到處有人指示。什麼是不能動的。什麼是會有危險性的。都一一說明。尤其感謝的。送給我們許多圖表書冊。至于全區食料。都是由外面購來的。每年所費達六百萬元。肉魚蔬菜等總重二三・〇〇〇噸。浴皂四百噸。洋燭三・〇〇〇噸。衣鞋所費達二〇〇・〇〇〇元。鹽費更多。總在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除產金而外。每年倫德礦區所產的煤、銀、白金等。價值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

人們但知金堡雷是南非金鋼鑽礦。不知除了金堡雷而外。在德蘭士瓦省。還有一所不甚為世人所注意的大鑽礦。這礦會經產生世界唯一巨鑽。長四吋半。闊二吋。後來售出後。世人視如至寶。名之為「開利南」鑽。如果細細劃分。至少可以有小鑽石十餘塊。二十五年以來。這礦所產。已達六噸半了。

開掘鑽石時候的一刹那。眞有趣極了。先是一陣鐘聲。然後滿處紅旗招展。這是吩咐工人快些離開的意思。果然幾萬工人都像螞蟻似的向後面退卻。大家都藏匿起來。不久。轟然一聲。山崩地裂。但見礦裏藍石。紛紛落下。這是用電力炸毀山石的唯一方法。力量異



巴勒他列之圓形游戲場建築華麗工程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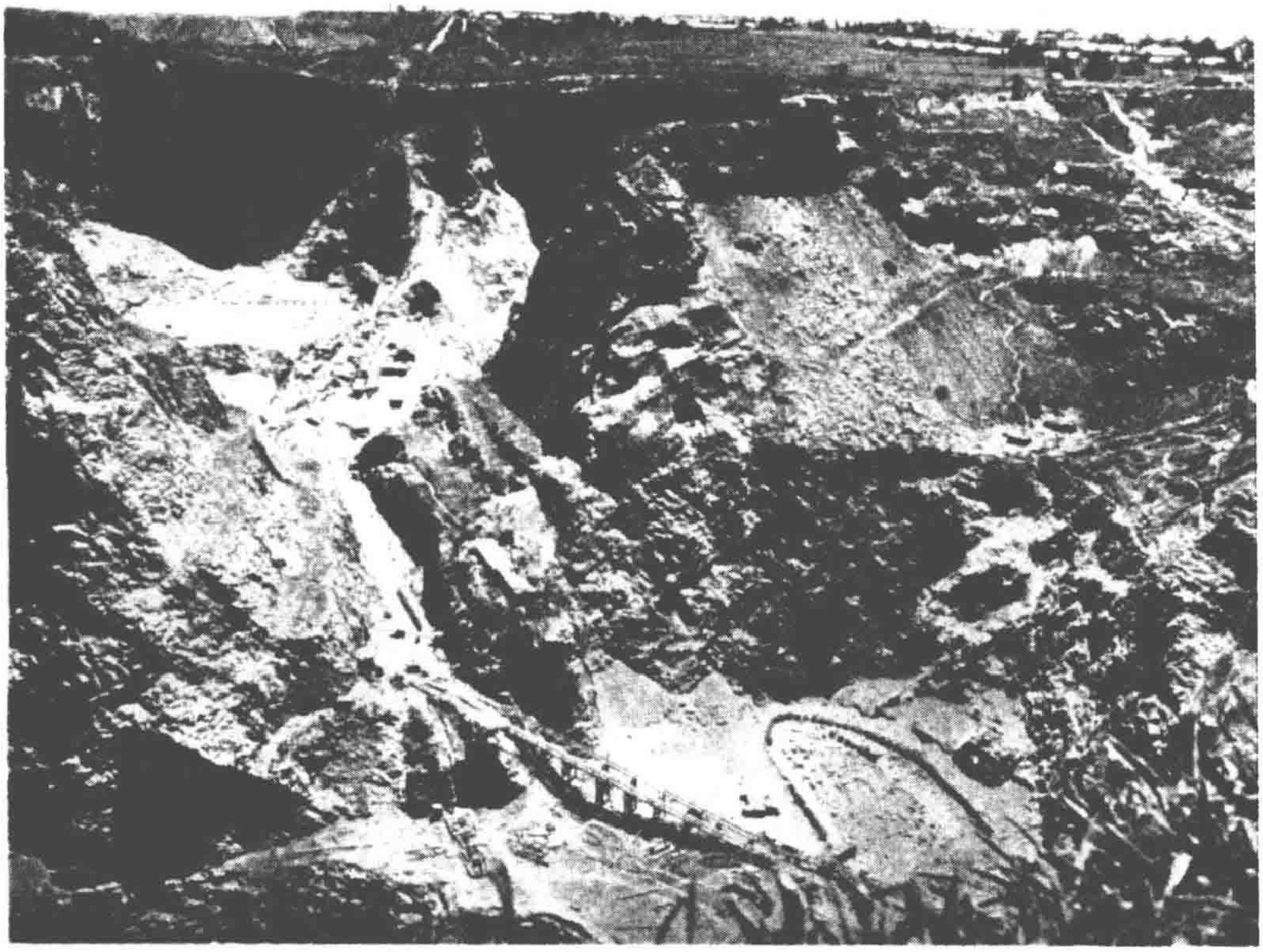
常偉大。又遲了幾分鐘。方纔藏匿的工人。一一趕出來。將石塊拾起。裝到貨車裏去。

靠近這礦。還有一個小村鎮。原來是十分荒涼的。現在因爲鑽礦發現。也不期然而然的成爲著名鬧市。那裏商店之中。多半是歐美都市派來收買鑽石的。價錢比較上要便宜些。他們商店。有特別標記。門口插一面白旗。上面將店主的名字寫出來。房子是鉛皮製的。案上放着一本銀行支票簿。一架天秤。一方磁石。驗明重量之後。隨即付款。手續簡單之至。

動物園中的可怖景象

游鑽礦之後。第二步便是觀光克魯傑國家公園。我們車裏滿裝着罐頭食品。以及毛毯洋燭等日用要件。因爲克魯傑國家公園。地極荒僻。路途遙遠。一路前去。是沒有人烟的。我們車輛在很狹的草地上緩緩而行。一方面因爲那裏獅虎很多。爲防萬一起見。並隨身帶了一支手槍。護照是向當地政府領到的。

我在未出發之前。曾經聽說克魯傑公園附近。有許多野象。五百只以上的獅。其餘水牛豺豹之類。更不消說了。我自己也有些膽寒。以爲區區一支手槍。如何抵敵得住呢。我問車夫。他笑道。「這到無庸過慮。獅子已有相當訓練。不會噬人的。」我道。「如何知道那一只獅子是有訓練的呢。能打他一槍嗎。」他道「這萬萬動不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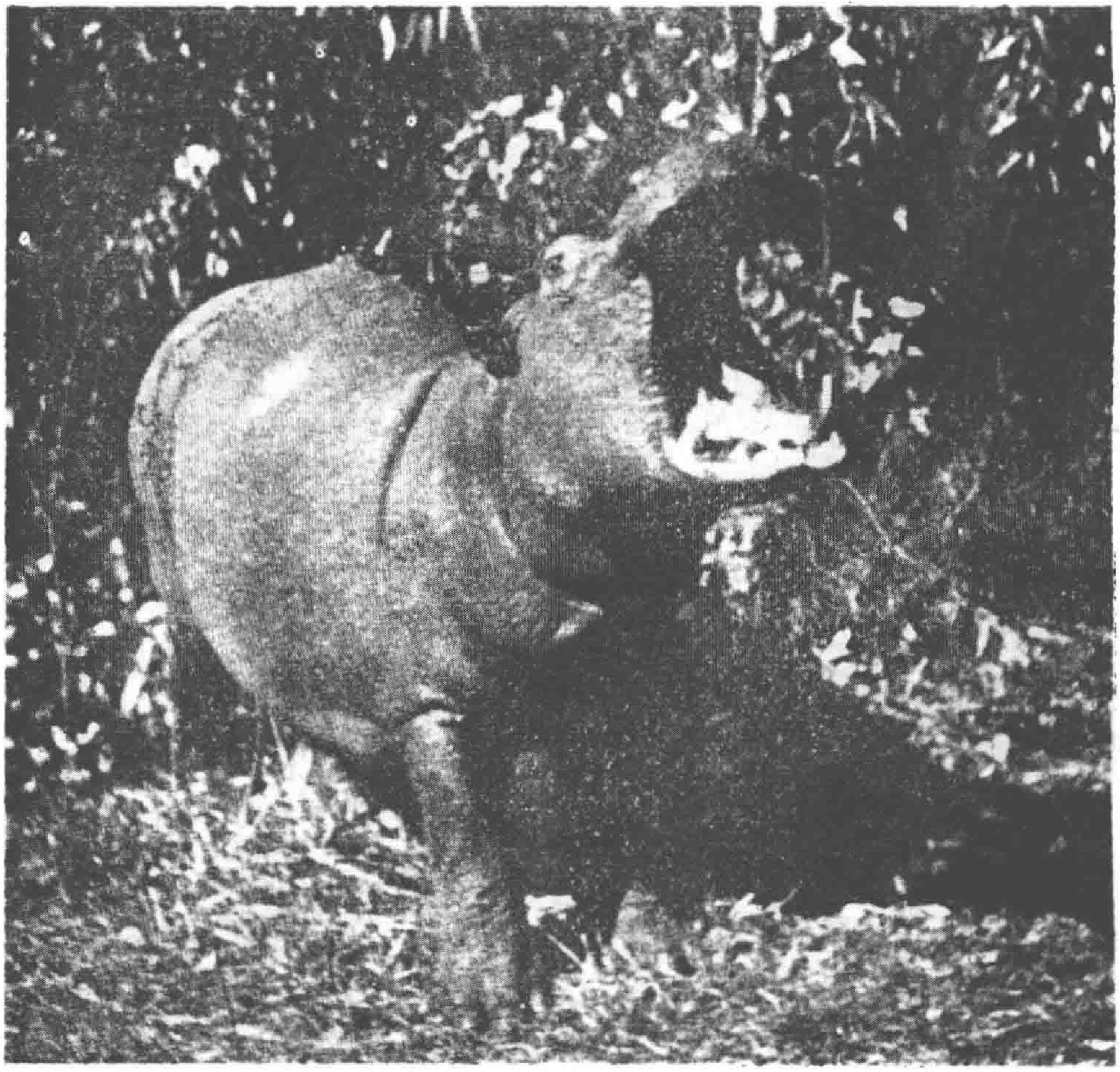


巴勒他列東二十五哩之首相鑛在二十五年間產鑽六噸半世界最大之鑽即開利南鑽於一九〇五年在此掘得者

果你開槍打傷了牠們。你就要有許多糾紛引出來。」我心裏終難釋然。

在路邊吃了一些早餐之後。這些理想中可怖的動物。已慢慢出現了。早晨和下午牠們都出來游玩。中午呢。因爲天氣太熱。牠們總是伏處森林濃陰之下。我們最先看見的。是一羣花斑馬。又美麗。又溫和。望上去祇覺可愛。不覺可怖。我們離開馬羣約摸四十步。牠們看見之後。都逃入樹叢裏去了。逐漸前行。一路看到許多平常所不經見的動物。如長頸鹿。犀南。野狼。猩猩等。不時在深林中偷望着我們。比較上鹿最多。普通人以爲鹿最膽小。然而這次當我們車輛經過時。其他動物不敢出來。而鹿却守在路旁。抱着奇異的態度向我們看。牠們似乎不知道。我們是從何處來的。另一處野獸轉了一個灣以後。突然看見離我們不到十步之遠。伏着一頭巨虎。我心裏跳個不止。手槍已準備妥貼了。但這位獸王却若無其事的讓我們通過。

猴子們最有趣味。牠們聚族而居。樹蔭裏全是牠們的踪跡。有的在撫育幼猴。有的正大啖仙菓。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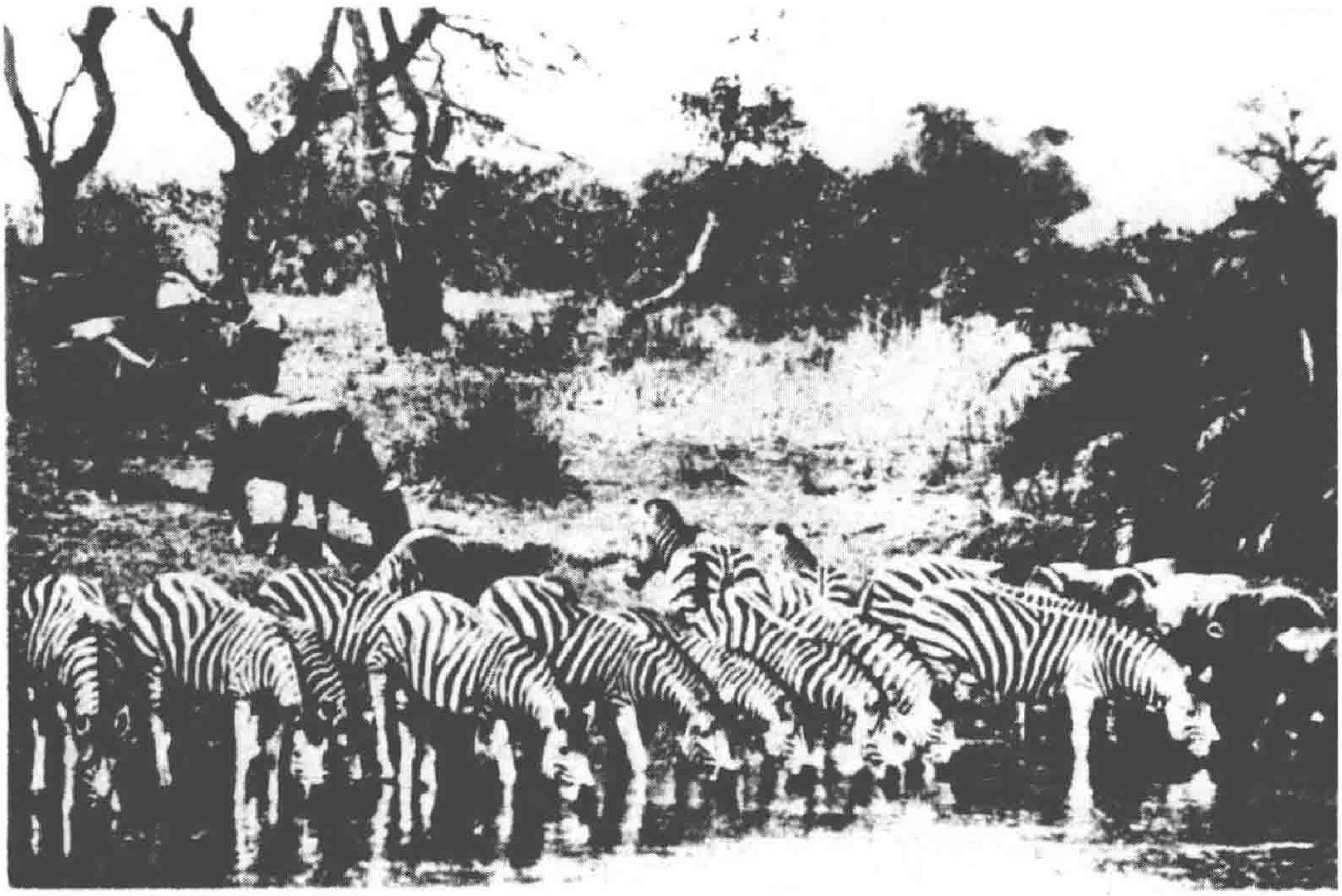
巴勒他列動物園中之怪獸

眞是快樂極了。午刻我們走了一天有些疲乏。便到路旁一間圓形無窗的小屋裏暫憩。這屋是公家建築專備游客棲止的。裏面也有臥室。但是用水門汀做的。極不舒適。我心裏最納罕的。便是行了如許的路。而獅子却沒有看見一只。我問車夫。他說不久便會有的。

我們眞好似在翻閱一本動物史。形形色色。都在目前。長頸鹿最奇怪。牠們的眼睛至少要高出我們的頭二十餘呎。豹藏在草堆裏。不時發出可怖的怪聲。這些動物。多半是分居的。這一部分的地方屬于猴。另一區域却屬于豹。因爲如果同居在一處。便不免發生許多糾紛。

獅子要來了

又走了幾里車夫警告我說。「獅子要來了。」我忙道。「來了我們怎樣去應付呢。」車夫道。「獅子倘來。我急忙停車。你無庸驚慌。牠們對你望時。更不能開槍。因爲牠們是



克魯傑國家公園位於德蘭士瓦之東比美國黃石公園大約二倍此爲河畔花斑馬飲水之一剎那

注意你的車子。不是注意你的人。」「爲什麼要停車呢。不是以急行爲妙嗎。」車夫笑道。「獅子的脾氣很怪。你不走。牠到不以爲意。你愈跑得快。牠愈要來追趕。」

正自說得高興。車夫突然將車掣停。因爲前面已立着一頭母獅。帶着兩頭小獅在那裏閒逛。牠們離開我們約摸有五十碼。對着我們凝神的觀看了一會。呼嘯一聲。奔向深山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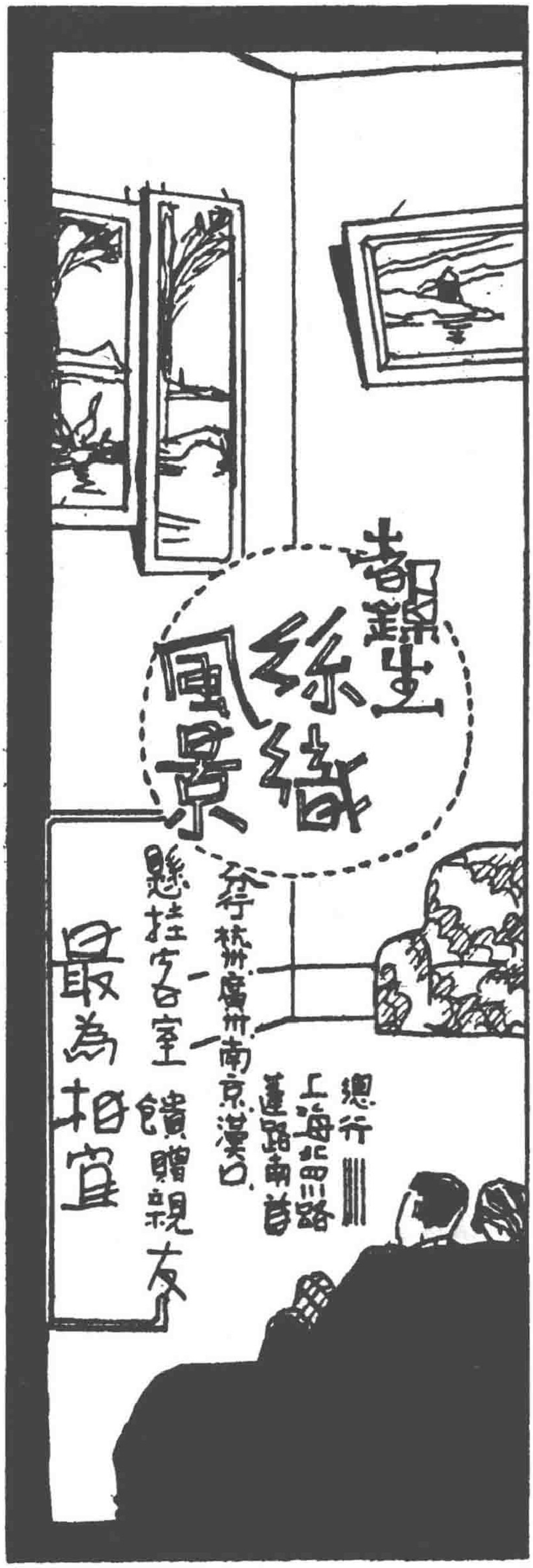
天已漸漸夜了。我們心裏暗暗着慌。想找一塊地方來暫住。因爲黑夜在虎豹區域中奔走。總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找了許多方纔尋到。忙開了罐頭。作爲晚餐。大家吃完。便裹着毯子擁在一處睡。說也奇怪。睡了好久。兀自安睡不成。環境太可怖了。獅吼虎嘯猿啼。奏成一片。幸而勉强入夢。然而仍不時被大聲鬧醒。有時最可怕的聽見許多野獸來打鬥。我們慌做一團。可是至今想想。又不禁要感覺得相當的囘味了。

「能開槍嗎。如果牠闖進了我們的大門。」我問車夫。「不能。而且也不必。因爲這裏的房子。非常堅固。無論如何。不會闖進來的。」車夫坦然的答我。這樣我們支持過了一夜。第二天。我們首途往巴勒他列。大約行了三百哩。光景也便到了。巴勒他列自開發以至于現在。僅有七十六年。做省會纔二十年呢。然而一片荒涼的地方。日前已成爲唯一富庶之邦。一切市政建設。和各大都市相彷彿。這又

是誰的力量呢。當然不能不歸功于路德了。沒有他。南非聯邦從何建起呢。路德死後繼任的雖也不乏多才之士。可是要想再得一人有路德這麼魄力的。倘不可能。無怪乎路德在南非要被人推崇萬分了。

南非之游。就此宣告終結。總而言之。好望角・鄂蘭吉・納塔爾・德蘭士瓦四省都是人間樂園。不可多得的風景優秀地域。我們今日來游。固然要嘆南非得天獨厚。宛如世外桃源。然而同時也不能不佩服物質建設的偉大。試想南非的荒漠。不是英國人的努力經營。興辦水利。未必能地盡其利。獲有如此良好的成優。現在南非的出產。每年供給英國應用的很多。英國所受的利益。也筆難盡述了。

最後我們對于華路藍縷努力奮鬥的路德氏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世界之末日〔完〕

秦瘦鷗

上期記到

探險家勃林恩伍德維烈。到德國白騰勃登去探訪一件關于黑林之中。發現吸血大蝙蝠精的消息。忽有一種無形無跡的怪聲。突來警告他回美國去。他和美國偵探洛納根。法國偵探麥克司二人聯合了起來。他們都是趕來追蹤愛佩琪姑娘的。

伍德維烈愛上了一個名喚摩羅珊的女子。他又發現在他敵對地位上的乃是一種邪教。爲首的名喚阿奴別。他存心要把全界毀滅掉。唯有他的黨徒可以繼續生存。摩羅珊也是他的黨徒之一。

那怪聲說道。「麥克司。你必須活葬一千年。洛納根。你的酬報是昏迷。伍德維烈。在你的身上。這判決便確定了。」

這三個人遂一都踏進了陷坑中去。做了福森華古堡內的俘虜。洛納根顯然是受了催眠術力勸伍對維烈投降阿奴別。摩羅珊也是這樣的勸誘着。

伍德維烈應了阿奴別的召會。見了這個詭異的侏儒。他就明白了洛納根彼迷的所以然。」也知道了那些守衞古堡的巨大的機械人的構造。他又瞧見麥克司祼着身子。偃臥在一具水晶棺材裏面。同時他更瞧見兩個已經受了科學支配的美女子。便是阿奴別的女侍。最後。阿奴別限他在五小時內作最後的答復。他于是暫得恢復自由。合着那已經清醒了的洛納根。在古堡裏面隨意觀察。希爾栗區透做他們的嚮導。後來就給伍德維烈發現了一間藏着蝙蝠形的飛行衣的屋子。阿奴別的黨徒時常穿了這種飛行衣。借着潛力涙的力量。在空中飛行。

觀察已畢。伍德維烈回到了自己所居的一間屋子裏。摩羅珊又來看他。承認是



「牠已乘着一隻了」。麥克司喊着。同時有一頭生翅膀的東西直瀉出來。掠過我的身子。嘯地衝天而去。

愛佩琪姑娘的女兒並說。她也願意和他們聯合起來反抗阿奴別。她走了之後。突然參克司假裝着納司脫博士來了。說明他自己怎樣在阿奴別之前假裝昏迷。怎樣給他們安在那具水晶棺材裏面。怎樣扼死了納司脫。怎樣化裝着那位副化學師逃出去……。

第廿一章 死裏求生

(一)不錯。斯克里伯博士

目前第一必須解決。我這輛車子應該停在那裏，因爲我自己那一所汽車間門上的鑰匙。已給他們搜去了。我想納司脫他是一個化學師。也許他的車子常停在皇家旅館背後一座小禮拜堂的旁邊的。

這一想果然不錯。到了那裏。就有一個人很恭敬地喊道。「納司脫博士」。我不免又假意敷衍了幾句。然後開始進行我那偉大的計劃。此刻呢。恰巧是九點鐘。不過我對于我自己的化裝還不十分安心。—尤其是那一撮假鬍鬚。可是左遍並沒有可用的更衣室。只得先上皇家旅館去。

那大廳裏的侍役。和櫃台上的職員。都稱我做「納司脫博士」。哈哈。

「我要瞧一位參克司先生」。我說道。「他在家嗎」。

「怎樣他早已在三天之前去了。」那職員很詫異地答道。

一陣天搖地動。轟轟價的幾響。震得我險些跌倒。眞是無可譬方的。



「咦。」我確是十分詫異。想不到我們跌進福森華以來。已經有三天功夫了。

「他很怱促地和他的朋友伍德維烈一同走的。」那職員繼續說道。「旅行社裏派了個人來替他們結算賬目。領着他們的行李走了。抱歉得很。我們竟沒有知道他的地址。博士先生。他們這些法國人大半和英國人一樣的魯莽。」

啊。我們的敵人正仔細極了。「旅行社裏的一個人。」這句話竟使人無從追蹤。但是我那一輛車子。又到了那裏去了呢。他們胆敢用旅行社的名義。正可謂勇于冒險了。

我離了皇家旅館。慌忙走進了一家僻靜的小咖啡館。爲壯胆起見。不得不先吃些東西。我要了一盆火腿麵包。喝了兩瓶啤酒。當然。德國人是會吃啤酒的。

于是我便找到警察總署去。報告了我自己的眞來歷。

這是很駭異的。然而却是一件實事。原來這白騰勃登鎭上的人。也都知道我的名字。雖然我對于這些德意志官吏是向無好態的。但是也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很能夠的。

當我走出警察總署之前。他們已允許完全接受我的計劃。就是從此以後。倫敦、巴黎、華盛頓和柏林四處。都做了我的後援隊了。

第二步。我便依舊回到皇家旅館去。我想或者納司脫和那斯克里伯博士的約會。就

在今天晚上。而且我也許還可以從這個人的身上得到一些機會。再回到福森華去。因為你們不是都給我丟在裏面嗎。同時。我還可以利用了納司脫的職位做內應……。

我先在那一條靠近小溪的石子街上慢慢踱着。你那一間房間裏却沒有燈光。伍德維烈。大概不曾有人住進去啊因為我自己並不認得斯克里伯博士是怎樣的一個人。惟有希望他能夠認得我。果然。一條黑影從一柄椅子上站起來了。

「納司脫博士。」那黑影喊道。

我忘住了步。然而我可猜不出這個人和我的友誼應該怎樣親密。只得利用我自己的機警。

「不錯，斯克里伯博士，我答道。

「我親愛的納司脫博士。」他握住了我的手。說道。」我們已經好久不見了。(多謝上帝。我但願如此。) 但是你的面貌竟一些不曾改變。」

我發現大凡和這一個納司脫見面的人。都是向他說英國話的。虧得這一種語言我說得還純熟。如其硬要我說德國話。怕早弄出破綻來了。倘若是希獵語。那就完了。

「多謝你。我瞧你也是很康健啊。」我坦然說道。「那末我們就在這裏說話嗎。」

「怎麼。」這一位博士答道。「我們還是走遠一些。」

「旅館裏去嗎。」

「不行。不行。那邊太熱鬧了。待我們到高阿司酒店裏去找一張清靜的桌子吧。」

我便依着他走去。找到了一張不但清靜。而且是藏在一片樹蔭裏的桌子。我們便開始說話。

他這人大約是相類的一個高級領袖。在美國統轄着許多阿奴別的黨徒。他和我所說的話。有些竟使我莫名其妙。但是我祇能假裝已經理會的樣子。不過也有一大半是極明瞭的。湊合起來。我知道在美國的那些活動份子。已經給警探們破獲了不少。當然是一個惡消息。不過對于他們的最後的計劃却絕無妨礙。

「我聽說。」斯克里伯博士接着又說道。「當我進總部去之前。你準備給我和那一位英吉利同志愛德華爵士。中國同志袁克倫先生。預先介紹一下。還有那極著名的法蘭西大科學家大衛教授啊。却不知道我們該在那裏相會啊。」

（二）世界上只有一個麥克司啊。

你想。我的朋友。這時候可不尷尬嗎。

想不到他們這一個秘密結合之中。還有一個愛德華爵士。一個袁克倫先生。一個大衛教授啊。可惜這一個極有價值的報告不曾早一些發覺。否則就可以一起報告警署。現在是太遲了。

我覺得我的智力有些夠不到了。不過我也曾經手過幾樁重大的刑事案件。這樣千鈞一髮的時間。至少也曾碰到過一次。那末惟有力持鎮定。趕緊運用自己的腦神筋。

「主上奈道不曾通知你我們已經改變了步驟了嗎。」我假裝很驚奇地問着。

「沒有啊。」

「我們現在必須到福森華去和那班同志見面了。因為發生了一件緊急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多在這勃登鎮上逗留了。」

斯克里伯博士點了點頭。答道。「我明白了。時機已經在緊急。也許是像我們在美國一樣的發生了阻礙了。」

「這阻礙眞可怕極了。」我很肯定地說道。「美國密探團團員約翰洛納根已經到了勃登來了。」

這一點是很足以使我們那一位洛納根先生驕傲的。斯克里伯博士聽了他的名字。頓時恐懼起來。

「啊呀。」他吃驚道。「洛納根嗎。那正是很緊急的。」

「當然。」我答道。「另外還有一個極有名的英吉利新聞記者。也是注意着我們。可怕者。乃是一個法蘭西偵探保護所的密探……。」

「那一個呢。」

「格司頓麥克司。」

「噢。是他嗎。」

「是啊。世界上只有一個麥克司啊。」

他忙伸手撫着我的肩頭問道。「一切都明白了。那末我們應該怎樣呢。」

（三）　我的機會僅有千分之一

又有困難問題來了。當然。我是必須再回進來才好。因爲我此刻已把該做的事情齊做了。那末決計回進來。然而這一回進來之後。再怎樣出去呢。」

就說目前。我這一套巴戲隨時都可以給他們戳穿。待我回進福森華之後。更不消幾分鐘。一定就會破露。至於那已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命令的德國警署。他們活動的力量究竟有什麼結果呢。……我完全不能預料。

福森華是極堅固的。就是把以前福煦大將部下的那些勇士調來攻打也不中用。除非用猛烈的野砲先轟出一條出路。或者從裏面買到幾個奸細。此外便沒法子。這些且待我停一會再給你解釋。

當時我猝然又想到了。你我親愛的伍德維烈記得那可怕的阿奴別曾經告訴我。「你的朋友伍德維烈已經答應投降我了。因爲他愛上了小摩羅珊。我也允許把她送給他。」請你原諒。這或者是不確的。然而我却萬分失望。而且不能不相信他。不過除了你。我也另有可以希望的人。現在至少總是有一些希望。

這些且慢談。那時候最要緊的乃在斯克里伯博士的問句。我該怎樣答復呢。

「最好是。」我答道。「我們馬上取路回去。我的車子就在鄰近。」回

「好極。」他同意道。「我們就走。」

你請想想看。我在回來的路上可着慌不着慌。我的機會僅有千分之一。因爲我既不知道進堡的路徑。又不知道用什麼法子可以叫開那兩扇鐵門。門開了之後。又怎樣走呢。

虧得斯克里伯博士不知不覺的做了我的助手。車子到得盡頭……

「到了。」他喊道。「我可以當面會見阿奴別了。」

他搶先下車。奔往那門邊去。用手臂在門上撞着。

「阿奴別。」他高喊道。

過了幾分鐘。他又喊道。「阿奴別。」

那一扇邊門開了。

我熄了車上的燈。隨着斯克伯里博士重復回進福森華來……。

我們走完了那一條黑暗的小徑。到了雙塔之間。在千斤閘下穿過。遠遠地瞧見古守望台上有燈光閃動。我不由暗暗叫聲慚愧。

當然。我所最提心吊膽的乃是愛佩琪姑娘和希爾栗區透兩人有沒有發現那水晶棺材裏的秘密。尤其是愛佩琪。我一些沒有自信的勇氣……。她究竟彼我瞞過了沒有。或者她早已看破我了……因爲她一定知道阿奴別是上了我的當……。

那個冷靜的瑞士朋友已下班去了。門開處閃出了一個極和善的荷蘭人來。我猜他必然是這裏的副守衛。這時我頭上還戴着那一頂軟帽拉下了帽邊。

「你的行李已經安置在你的屋子裏了。博士。」他說道。「待阿奴別一醒。馬上就和你相見。現在先請你隨着前田貞吉去。」

一個日本待者走將過來。

我胡亂和斯克里伯約定了後會之後。便問道。「我要去瞧瞧那英吉利新聞記者。他

在那一間屋子裏。」

我記得納司脫是個有名的健忘者。更喜這一位副守衛又是極和氣的。于是不費什麼周折。我就到了你這裏了。哈哈。太滑稽了。我居然還是好好地活着。

我們此刻有三個希望。第一是洛納根。不過他這時候在那裏呢。第二是我自己。虧得現在還沒有人知道我已經打那水晶棺材裏逃出來。第三是阿奴別還不曾醒咧——。

「你既然說有那麼一具神祕的圓盤。伍德維烈。我們爲什麼……。」

我掏出了摩羅珊留給我的那具小圓盤來。

「啊。天父啊。我們快出去吧。

「我也懂得這東西的用法了。我的朋友。」

我顫着手指、把盤上的小針移到了一個仿彿是阿拉伯字母的地位上去。

靜悄悄地過了三四分鐘。

「聽啊。」

那升降機在那裏升上來了。

「快些。雖然我們這一去也許就是死。但是且不管他。我們就是守在這裏。還不是一樣的死嗎。請你教我怎樣再呼喚這升降機。……你先往下面去守着我。」

我忙把那小圓盤授給了他。然後輕輕踏進了升降機中去。……到了下面。就是那一間空洞的大廳。這時也不見有什麼人。單是在那一扇通着化驗室和阿奴別的私室的門邊。站着一個鐵甲的巨人……

我就在牆邊耐心候着。沒幾分鐘。那升降機又載着麥克司下來了。

「我們必須放大胆子。」他低聲說道。「如今。我便得假充納司脫了。」我點了點頭。

「你當然是免不掉要着忙的。伍德維烈先生。」麥克司用着一種特別的語氣說道。

(他這樣髣倣那一位已死的脚色。實在是使我很好笑而很佩服的。)「請到這邊來。我想你的朋友洛納根也許還在栗區透那邊。」

(四) 把自己的生命握在手掌之中

于是我們便對着那鐵甲人走去。我不懂爲什麼那升降機不能直接把我們送進那化驗室中去呢……。

我們走到距離他三四步路模樣。這鐵甲人便鏘的一聲放下了他的長矛。走往右邊去。讓出了一個牆孔來。這是我所知道的。

「就打這裏上去。伍德維烈。」麥克司學着納司脫的神氣指揮道。」我馬上也要上來了。」

在一片黑暗之中。這升降機很快的載着我向上升去……。

面前又亮了。我便走將出去。左邊就是那一條通着化驗室的甬道。並沒有鐵甲人守着。

我聽那升降機又沉下去了。便直僵僵地站着。靜心等候。

十、二十、三十、四十秒過了。麥克司已打升降機裏走出來了。

「打這裏走去。先生。」他當先走進了那甬道去。「我們立刻就可以找到洛納根先生了。」

把自己的生命握在手掌之中。我大胆走進了化驗室去。那第二位副化學師希爾栗區透正俯下身子。站在那一具可以瞭望福森華全景的圓玻璃桌的旁邊。一見我們便抬起頭來。

「嗆。博士。你回來得這樣早啊。愛德華爵士和大衛教授在那裏呢。」

「隨我來。我從外面給我們這兩位朋友帶到了家信來了。可是洛納根先生往那裏去了呢。」

「我也不知道。」栗區透答道。「但是我很歡喜你在這个時候回來。我瞧見你們兩

來的快。過來瞧啊。下面那些路上人多得很奇怪。我已經把三道防禦線一齊安下了。」

「當心。」他很自然地說道「我上次已叮嚀過你了。……緊緊隨我來。」

（五）　要轟毀那統制塔啊

我們一齊在那具奇異的西洋鏡之前俯下頭去。

我不由自主地驚嘆了一聲。

福森華四周的大道上。滿佈着無數的小黑點。

「你瞧這是什麼緣故啊。」

麥克司又定睛細看了一回。極簡潔地答道。「事情不妙。」

我對于這一位出神入化的藝術家唯有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表演這一幕幻術祇仗着一線曙光。和自己的一些勇氣。多麼大胆啊。

「在半夜之前。栗區透繼續說道。「誰去喚醒阿奴別是有生命的危險的。他已經八十個鐘頭不曾睡覺了。好在天快亮了。待天一亮之後。我們可以拍手大笑了。」

麥克司雖然立直了身子說話。却儘把臉背着栗區透。

「聽着。我願意在這裏留守。」

「好極了。博士。我委實萬分感激。因爲你知道我也是疲倦極了。」

「你去睡吧。到十一點五十分。我自會來喊你。」

「今夜你眞是負着極重大的責任了。」

「我們必須彼此輪流休息。一切都安置好了嗎。」

「多謝他。我眞不能不睡了。第三道防禦線已經安下了。那統制塔此刻已隔離着阿奴別不是正躺在那裏嗎。什麼東西都不能勸他。眞要待那時候到了。才離開中央統制機……此外請他不要忘記半夜裏還要打一針咧……。」

「那法蘭西人嗎。」

「着錯。明天會。博士。」

「明天會。」

麥克司便低下頭。仍向那反映着活動的畫景的毛玻璃上望着。栗區透却拖着一雙橡皮底的鞋子悄悄地走了。

『他們在那裏活動了。他低聲說道。「總算這些德國人還不錯。四面都圍起來了。我的朋友。這樣也可以使你知道我這一個密探長的權威了。你瞧那些軍士不是運着幾尊克魯伯大礮嗎。彷彿是七十五「生的」的。不過我還担憂一件事情。究竟他們能不能在那個時候之前。把重礮運上魔股巖去架着呢……。』

「這話是什麼意思。」

「要轟毀那統制塔啊。伍德維烈。這是我第一個目標。……因爲牠就是福森華的主腦機關。」

（六）　突然來了一個人

在一間和這化驗室通連的小屋子裏。我走近那裝着納司脫的遺骸的水晶棺材邊去定睛一瞧。才知這東西一大半是隱在黑暗裏的。唯有那死人的腦袋却透露在明處。好可怕的一副嘴臉。

「傲倖」。我的同伴一面取起一件白色的套袴套上。一面笑道。「這可憐的納司脫竟生得和我出奇的相像。我的朋友。這正是傲天之幸了。大概上帝還不願意讓幾千萬生靈滅於一旦咧。」突然他又改學了那死者的聲氣。「不。先生。」他加了這麼一句。

我把我的目光打這個可怕的東西上面移了開去。

「有一點我很担憂。就是洛納根此刻在何處呢。」

「洛納根是個極伶俐的脚色。不論此刻在那裏。他一定正幹着有益的事情。我倒另外有一重憂愁。就是那些阿奴別的黨徒。如愛德華爵士。大衞教授。袁克倫先生之類。要

是他們在原來約定的時候不見納司脫前去。那末他們將如何呢·」

「我想他們總是直接就到福森華來。」

「不錯。他是我的朋友。在他們未到以前。我們必須走……。」

「怎樣走法呢。」

我不懂格司頓麥克司的相貌爲什麼竟和那死者如此相像呢。我看着他不禁有些發顫。他却很安閒地聳了聳他的肩膀。這是納司脫所沒有的態度。「這一點。」他點頭道。「我認爲不過是一件不曾解决的小事而已。」

「然而如其他們的重砲準時候轟射過來呢……。」我不由失驚喊道。

「唏……。」

我忘懨低了聲音。「那末我們不是……。」

「然而我們至少是搭救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了。」麥死司很簡捷地答道。「像這樣的結果我已經認爲極圓滿了。」

麥克司又走向一方小鏡子前去整理他的極簡單而極可驚的化裝。此刻他一身全已穿着白色的衣服了。這種幻術正是太可怕了……起死人而肉白骨。

我們用着最低微的聲音互相竊竊私議。……突然來了一個人……。

一陣輕飄的足音汁的使我吃了一驚。

摩羅珊站在門框之下。

我忙跑過去就她。

（七）　這是一個生死關頭

她身上穿的便是最後一次我和他分手時所穿的一身衣服。但是她的臉色却透着極不自然的慘白色。我才伸手摟住了她的肩頭……。

「她是誰啊。」後面的麥克司問道。

「你不要發狂了。」摩羅珊悄悄地這樣警告我……。但是我想她心上一定很歡喜我有這樣的熱情。

她閃開了我。臉對着麥克司。

「我要和伍德維烈先生說句話。」她很鎮靜地說道。「請你原諒我。納司脫博士。」

「哈哈。」麥克司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充分地現出一般藝術家所常有的狂態。「這樣看來。我的能耐的確不錯。」

摩羅珊不由呆了——。我瞧她的眸子裏已露着很恐慌的神氣。麥克司却很從容地提起了納司脫的那一件薄大衣。臉上露着他們那一種民族所固有的豪俠之態。一揭手丟住了那具水晶棺材上去。同時輕輕走前幾步。恰巧遮住了那死人的頭臉。不讓她瞧見。

「你是誰啊。你不是納司脫博士啊。」她很驚慌地靠到我的身上來。

「就是一位朋友。」我悄悄說道。「就是格司頓麥克司——。摩羅珊愛佩琪。」

麥克司向她深深一鞠躬。

「但是納司脫呢……。」摩羅珊很躊躇地問着。

「他已走了。親愛的愛佩琪小姐。我是假冒他的。這不過是一些小玩意。待我見了你才算完工了。」

摩羅珊彷彿受了迷一般的呆了半晌。才嗟嘆道。「你眞神祕極了。」

麥克司擎起了她的纖手吻着。

「你委實可愛已極。」他答道。「在今請你趕快說洛納根在那裏。我們又該怎樣做。」

「我們快到那裏去吧。」

摩羅珊緊緊齒着自己的朱唇——。我知道這情形已極緊張了。

「他在那裏呢。」

「跟我來。這是一個生死關頭。然而我們總有一線希望咧……。」

（八）好可怕的大蜘蛛

造化。在半路上竟不曾受人阻擋。我們沿着一條石梯向下走去。立刻我就記起來了。這裏的左邊乃是一段向下的石級。右邊另有一段向上的石級。那一間蝙蝠屋。往上去就是他們那一間儲藏飛行衣的屋子了。

「今夜這事變的眞相我全明白了。」摩羅珊突然喊道。—我知道他已經抑制了好久了——「阿奴別眞是一個惡魔。他存心要毀滅全世界。」

我緊緊地扶住了她。「你確是一個最勇敢的小姑娘。」「我低聲答道。「你的意志……。」

我還是緊緊地扶着他。忽然一陣低微的號吼之聲。衝破了這地道中的寂寞的空氣。我們忙一齊縮住了脚步……。摩羅珊已經發顛了。

「有人從外面飛進來了。」她低聲喊道。「啊。上帝。快些逃下去。在這裏一定給他瞧見的。」

我們便很慌張地打左邊那一段狹小的石級上奔下去。下面是一間小而方的屋子。光線極黯。似乎是一所土牢。上面那一條甬道和石級上都映着月光。惟有這裏却不然。我們突然衝下來之後。不一會。屋裏便起了一陣蟋蟀之聲……。我慌張極了。裏面的空氣又特別的熱。再瞧兩邊。都是排着很大的玻璃箱。裏面仿佛有無數的大眼睛向我們閃爍着。

「啊呀。蜘蛛。」麥克司狂叫道。「好可怕的大蜘蛛。」

「咦。」摩羅珊來不及的止住他。「再響就沒有性命。」

我的心像沸水似的跳着。大家靜默了一會。又發現一樁怪事。在一個極黑暗的屋隅裏。丟着一個四肢都給人家綑住了的人。嘴裏也塞着東西。

摩羅珊教我不要注意。隨着他重新回到了那一條映着月光的甬道上。再打一段上升的石級上走去。直奔那一間蝙蝠屋……。

在我上次所見過的那一道深黑的壕溝的中間。有一個人蠕蠕動着。他混身穿着金屬製的衣服。臉上罩着一具古代武士用的面具。正從一張梯子上爬上來。我不由嚇得倒退了幾步。

「這飛行管理員的服裝原是極怪異的。」摩羅珊忙給我解釋道。「因爲他的管理室內滿貯着那種潛力濕。所以要穿這種保險衣服。」

第廿二章　世界護救

（一）愛佩琪發瘋似的衝了進來

那一個穿着金屬衣服的人突然揭去了他的面具。原來就是洛納根。

「噢。天父。啊。我眞感謝你極了。」麥克司歡天喜地的喊道。「我的好朋友。但是——這樣是什麼意思。」

「這都爲」洛納根的臉上滿是汗。氣喘喘地答道。「佐德維烈不能說加拿大話。所以摩羅珊把我安插在這裏。我的前任官已給我丟在那藏蜘蛛的土牢裏去了。」

「但是。洛納根。」我忍不住喊道。「現在又怎樣……。」

「聽着。這是很容易的。這裏的機器一個小孩子也會施用。方才摩羅珊先教那飛行管理員給我們說明了一切。我才將他打倒。如今不要多說了。快給麥克司說明飛行衣的用法。我要退回那管理台上去了。」

洛納根便罩上了面具。慢慢地爬進那暗壕中去。我呆怔怔地瞧着他不見。——他却似乎不曾回頭來看過我們一眼。想不到這樣一位豪華的紳士。竟能視死如歸的踏上一個勢在必死的所在去。

摩羅珊此刻當然是我們的飛行領袖了。她給麥克司很淸楚地說明了運用一切的方法。于是我們先用一個銅幣決定出發的前後。摩羅珊第一。麥克司第二。我第三。要如

可能的話。洛納根就是第四……。

摩羅珊將她的玉臂圍住了我臉色白得像死人一樣。「我的母親啊。……」她唏噓道。「我眞不能自信了……。上帝我不能自信了……。」

她拾起了一雙極美麗而盛着淚水的眸子望着我。

「也許我們還有什麼阻礙咧」她强自鎭定推開了我。「再會吧。」

她是怎樣走的我竟記不起來了。但見她鑽進了一頭蝙蝠中去……。這裏一共有六隻。我知道必須看見那深坑裏有藍色的光芒射出才能飛。——地下一陣隆隆之聲。正是洛納根在那裏輸送潛力液。

也是很模糊的但見一頭蝙蝠直瀉出來。掠過了我。霍地衝天而去。

「她已走了。」麥克司喊道。

沒力氣看他一眼。也不能答話。

「如此看來」他接着又說道。「我們的幸運祇能全仗那東西了。」

我旋過身來只見他那裏正夾着一隻這古堡裏所獨有的保險帽。

「這是她臨走時丟下來的。」

地下的隆隆之聲繼續響着。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伍德維烈再見吧。我的朋友再見吧。——」

他放下了一頭蝙蝠。整理了一番便鑽了進去。這東西就自己合攏起來倒在地上。張開了兩只大翅。

一陣藍色光芒射將出來。麥克司的雙足不住的掣動……。先往下一伏。然後又向上像火箭一般的瞥過了我平空飛去。

地下的號吼之聲依舊沒有停。我知道洛納根已給我預備着了。

下面的石級上驀地起了一陣奔跑的脚步聲。

愛佩琪姑孃發瘋似的衝了進來。

（二） 這世界是早就被救了

我一見她便覺得她的神態已大變了。或者這是我心裏這樣想着的緣故。

她所敷的脂粉已全剝落了。露出了她蒼白色的皮膚來。她的眸子像黑暗裏的寶石一樣的閃着。

「告訴我快些……。摩羅珊走了嗎。」

「走了。」

她把雙手沒命的互相搓揑着。我暗忖她的銳利的指甲一定已經挖破了她的手掌了。

「上帝。她眞瘋了。但是至少她一定還戴着那保險帽。」

我隨手拾起了那兩只保險帽給她瞧。這不是我的殘忍。我以爲惟有眞理可以感化人家。

「我很抱歉。然而你的確是錯了……。她已經決計跟我們大家走……。」

我以爲愛佩琪不免要發狂了。幸而她的神筋竟比男子還强。

「什麼」她變了很低的聲音。「爲她什麼要這樣呢。」

「因爲她已知道了。」

那兩隻纖細的手不住的搓着。一直沒有停過。

「可是你告訴了她。她相信了你嗎。」

「我沒有告訴她。也不知道是誰告訴她的。」

她鬆開了自己的雙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掌上已滿淌着鮮血了。

「幸運告訴了她。我早知道會有這一天的。」

我們的視線互相碰了一下。

「你怎樣賄賂尼可森的」她問道。

「沒有這事」。

我聽見笨重的足音夾着金屬相撞的聲音打那通着地下的管理台的梯子上漸漸升起來了。

「你沒有嗎」。

「尼可森如其這是他的名字的話他早已給我去往土牢裏去了」。

扶梯盡處現出一個披着金屬製的衣服的人正是洛納根爬出來了。

「這是約翰洛納根」我說道。

他揭去了面具。

愛佩琪見了他彷彿見了魔鬼一樣簡直恐怖極了。

「怎樣……」她的說話輕得像一個害着重病的人「怎樣你們會想出搭救你們自己的方法……」。

洛納根的臉上因爲流遍了汗液的緣故似乎很光亮他暗暗瞭了我一眼倒像一個犯了過失的小學生子。

「我也不過是靈機一動而已」他答道「別人也許是想不到的但是我以爲總有個方法可以……」。

我于是才明白了這中間的眞相。

所以洛納根不隨我們一起走我們沒有想到他却已想到了……。

我的目光好像有些亂了這也許是因爲我過分驚慌的緣故

「我的朋友」愛佩琪向洛納根說道「聰明總是有窮盡的這完全是因爲他過分自私自利反把全世界救了」。

「這世界是早就被救了」

(三) 她說道「我來做你的職務」。

還虧洛納根的沉着的話聲把我驚醒回來

我瞧愛佩琪的臉色兀是白的像死屍一樣可是她還勉强笑着——這種笑是最刺激人的也是最動人憐愛的

「你也許是錯了洛納根先生我如今有個意思你們是預料不到的今夜我個人的損失也把我推在多數方面去了我知道我這意思乃是地獄中的一些曙光」

「很好」洛納根說道「那末我們該怎樣呢」

愛佩琪伸出一手滿佈着一條一條鮮紅色的血痕的手按在洛納根穿着鐵甲的肩上。

「脫下來快些」

洛納根的態度我雖不能完全明瞭可是他終于是允許了便退進了那深壕中去。

「但是——」

愛佩琪竭力抓住了我的肩膀眼睛看着我的眸子。

「告訴我你愛她嗎——你眞愛她嗎」

「我實在愛她自從我遇見她以來一直愛她」

「這不過是肉體之愛她當然是極動人的」

「我決定永遠服從她她是世界上唯一配做我愛妻的女子」

「他已把整個的心交結你了她這種熱情也可說是得了我的遺傳我很知道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夠使她快活你必須好好地對待她——以必須愛惜我的墨沙……」

這種悽慘的情景幾乎使我弔下眼淚來說她到「墨沙」兩字聲音顫得聽不清楚了。

這一個名字我還是第一次聽見咧現在這墨沙却已變了我唯一的寶物了。

說也奇怪她突然丟開了悲哀又極鎮定了。

洛納根爬上來了。身上已換了一套很精緻的便裝。手裏提着那一件金屬製的特種制服。

愛佩琪又用力將我的肩膀搖了幾搖。破顏一笑。

「我來做你的職務。」她說道。「洛納根先生。暫時做一會。」

她絕不忸怩地當着我們脫下了所穿的上衣。——這是她的豪爽。足以打倒一切虛僞的假貞操。——然後披上了那件飛行管理員所穿的金屬制服。不過大小却極不相稱。

「我差不多葬在裏面了。」她自己打趣了一句說着。便打那梯子上爬下深壕中去。同時催促我們道。「快些。不要失了機會。(她指摩羅珊)一定在空中候着你了。也許已在那裏趕回來了。快些。阿奴別一醒。我就沒權力了。」

「如今只有一個希望。希望那大砲已移開了——。」

洛納根來不及的用手掩住我的嘴。

「洛納根先生。」愛佩琪就是在這個時候也一些沒有怒意。「我但望那大砲使我從另一種方程中得救。」

洛納根便收回了他的手。湊此試探她道。「還有別的出路嗎……。」

「不錯。因爲我是阿奴別的副手。所以我必須陪他一直守到天亮。……再見吧。趕快……。」

她沒入深壕中去了。

洛納根突然伸出一只緊緊握住的拳頭來。

「字還是背。你猜。」

「背。」

他放開手指。原來掌上按着一個金幣。上面刻的是愛德華七世的頭。正是背。

「你賭勝了。」他咆哮道。「走吧。」

下面的隆隆之聲又響了。愛佩琪已在那裏行使職權了。

「快鑽進去。伍德維烈。」我立刻跟上來。慈愛的老天保佑阿奴別不要在我們落地以前醒過來。」

(四) 我們現在要上勃登的舊堡去

這一次飛行的感覺。眞有形容不出的舒服。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决計不會有人發明得出來。

先用脚跟踢倒了一條鐵棒。前面見有藍色的光芒射出。乃是安全的表示。接着身子便向前一撲。然後像滑冰似的直瀉出去。頓時離開地面。升入空際。活像我們少時候在睡夢中夢見自己生着翅膀飛行一樣。

進了那不可思議的滑力浪之內。更像電車上了軌道。一般人在裏面儘可以隨心所願的活動。而且一切機件都是靈活得異乎尋常的。我往常每羨海鷗們的逍遙自在。此刻我自己也享受到了。

我的身子像水面上飄着的蘆葦。一樣的輕快。雖是有些蕩動。也不難受。要轉灣時只要把雙手輕輕一撥。便可左右了。要沉下去。只須把雙足翹起。要升高只須把膝蓋望下壓一壓便行了。

在一英里的下面。我很清楚地看見了福森華的全景。像站在那化驗室內一張圓玻璃桌旁邊所見的一般清切。只見路上滿佈着人馬。紛紛行動。

這是我太無經驗之害了。我隨意把右手旁的一個機件用力一捺。不料身子便像火星似的猛射出去。差不多有一小時八十英里那樣的速度。

我來不及的移開我的手。鬆了那機件。才得依舊平平穩穩的飛着。

這時我便聽見摩羅珊很憂慮的呼喊聲了……。

「勃林恩。」她斷斷續續的喊道。「勃林恩，你在那裏呢。回答我啊。」

「摩羅珊。」我也大喊道。

「勃林恩，我愛噢。多謝上帝。」

「麥克司呢。你在那樣啊，」

「我很好啊。老朋友，」

「老天已允許幫助我們了。我的朋友，我眞歡喜……」

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了人在潛力浪中飛行的時候，決不能互相祕密談話，

「聽着。勃林恩，我們現在要上勃登的舊堡去，你不能又往別處，讓我給你領路，你看作着我跟上來。」

「很好，親愛的。」

（五）這公墓中已滿佈着許多武裝同志了。

底下的那些山水，却是我所熟見的，一路轉了幾個灣，這一次我不敢不謹慎了。無論捺那一個機件，總是很輕的……。

突然心上起了一種說不出的自責的感覺，因爲我想起了那一個犧牲了一切，使我們安然逃出的人來。

「洛納根。」我喊道，「洛納根……。」

他的答復很響。——大概離我很近。

「伍德維烈。我正隨着你們前進啊。」

在我的前面。我可以瞧見兩個蝙蝠形的黑影。

「飛近我的後面來，」摩羅珊的聲音喊道，「你瞧見我嗎。勃林恩。我們快要飛過公墓了。待我落下去之後，等麥克司先下來，然後你再飛過來，你必須看清楚下面的綠光。方才可以下降。洛納根先生，可聽得見嗎，」

「我也聽見了。」這是洛納根的答覆。

這一英里高度的下躍，在我的腦神筋上已刻着一條很深的痕跡，我心想要如像火箭般直射下去的話。必不免粉身碎骨之危了。這時下面那所福森華古墓已很清楚了。

我知道我們這時候的生命還握在那飛行管理員的手掌之中。——不幸有個人在這時候突然闖入那管理室中去。那末我們就危險了。

想不到下降的時候，竟是很平穩而遲緩的。速度一些一些的減少。但是落進一條深壕中去的時候，勢還是很急。我不由想起了管理室中的混身築着金屬衣服的人來……。這裏面也許有多機鍵。像戲院子裏的石炭燈桿一樣……

我是進站了……。我覺得我的身子繫住了……。」

「脚着了地。我忙解開扣紐，從蝙蝠肚裏鑽了出來。」

死裏逃生之後。心上人擁在一起的情形，是很難描寫的。摩羅珊緊緊擁住了我。手足很劇烈地顫着。麥克司伸着兩只臂膀，按在我們兩人的肩上。一會兒洛納根也進來了。

「我們怎樣對付下面那管理室內的脚色呢，」他問道。

他這般毫無情感的態度。彷彿在我們頭頂上澆了一盆冰水。我想這一個奇怪的脚色。就是當他將入天堂或地獄的時候，也決計不會有什麼喜怒的表示的。不過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他所注意的人在那裏呢。第二。他又怎樣將他們弄出來呢。

傲倖得很，這兩個難題竟不曾引起。因爲沒有人來阻擋我們啊。摩羅珊便領着我們。打一條很高的扶梯上走去。盡頭却是一間小小的屋子。

她打開了一扇鎖着的門。招呼我們一同走出去。

「我也認識這裏的。」麥克司微笑道。「這就是我所注意的那座新墳。果然是和福森華古墓構通的。我早已命令他們防守着了……」

待我們走出去時。警探們使一閧而上。將我們擒住。原來這公墓裏面，果然已佈滿着

許多武裝同志了。

(六) 有一大隊蝙蝠在森林上面飛着

我們最後一次上福森華去的情形。乃是我生平最不易忘却的回憶。自始至終。都很清楚。尤其是摩維珊的慘白的臉色。在我的腦神筋上印烙得最深。因爲她先前的一番舉動。乃是一時的憤怒和熱戀所激成的。竟不曾想到其他的關係。此刻她便想起來了……。

我和洛納根兩人分左右夾護着她坐在一輛很大的醫藥車中。雖然她的雙手緊緊地和我握着。但是她那般悄然若失的情態。很足以使我猜疑她並不知道她自己此刻的地位。

開車的是麥克司。他旁邊還坐着一個醫官。

關于那重砲的消息。是令人很煩惱的。據說在那蠻股廢下的一個山岩上。正在工作的起重機忽然壓塌了。如今正忙着再換新的去咧。

待我們到福森華古堡外的一條小路上時。正好是一點鐘。我們的前面列着無數的鎗桿。

這時候洛納根突然沒精打采的說道。「從此刻起。我所說的話。你們却不能再信任了。我想阿奴別已經醒了。」

「啊。天呀。」

麥克司首先下車。我們也跟着走下去。

「你敢斷定嗎。老脚色。」

「不。這也許是一種猜想。因爲望之過急。不覺慮之過甚了。」

我和麥克司暗暗做了個眼色。決定監視着洛納根的行動。不要讓他走開。

單單在白騰勃登方面。已拘到了四十多個人。都是藏着阿奴別的符號的。但是我心上還不能不疑惑。也許有人已把這種符號很纖巧地預先藏在他們的手錢之下了。還有那班最關重要的砲兵們。他們必竟都可靠嗎。

有六七個步兵。因爲違反了原來的命令。冒險衝進了森林中去。才走得幾步路。便倒地死了……。

于是大家才相信那裏面果然有不可思議的死神伏着。誰也不敢擅越雷池一步了。

我們在四面巡視了一周。回到原地上時。離兩點鐘祇有幾分鐘了。

因爲麥克司來不及把他自己原定的命令取消。竟有五架飛機在福森華空中失了均勢。跌到不知所在去了。我不由不相信那潛力很確是也有殺人的力量的。

當然。我也知道此刻我們的行動。都已很清楚地映在福森華堡內的瞭望者的目中了。不過我疑惑阿奴別進襲我們的方法。又是怎樣的。更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他才使用這些方法。到了兩點鐘。關于那重砲的消息來了。可是在一小時以內。可以希望把牠們安好。

我忽然又起了一個念頭。暗忖阿奴別會不會在他預定要毀滅全世界的時間之前。驀地大澈大悟。竟把原意打消。但是再一想。却又自己不相信起來了。因爲像這樣的大慾望。大野心。豈是輕易能夠挽回得轉的。

兩點半鐘。各處守望着的軍隊又送來了一道奇異的報告。都說是有一大隊「蝙蝠」在森林上面飛着。

這是什麼緣故啊。新來的人嗎。或是他們的守衛軍嗎。究竟有多少呢。

「你想會不會。」摩維珊悄悄地說道。「是她……。」

「是的。我愛。」我也用着很低微的聲音答道。「大概她也決不肯離開你的……。」

(七) 然而這世界是獲救了

離天明才剩十五分鐘的時候。那重砲開火了……。不很明瞭的報告說……。第一彈

並沒有很猛烈的爆炸……。

摩維珊緊緊地靠在我的懷抱之中。兩手遮住了耳朵。

在曙色朦朧之下。從四面八方打幾千個人的嘴裏。同時發出了一聲長嘆……。原來第二彈落在森林裏面也不會爆裂。

天空中映着很強烈的紅光。彷彿是一種預兆。

第三彈才猛烈地爆炸了……。也許並不是砲彈的力量。乃是別種的大變動。或者是阿奴別所置配的那些奇巧的機關。因爲有一點不曾研究仔細的緣故。在運用時自己炸裂了……。或者是愛佩琪在裏面暗助。

直到我此刻握着筆桿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還不曾知道。也許我永遠是不會知道的了。

我們正在屏聲悉氣。側耳靜聽的當兒。前面忽起了一片極強烈的綠光。簡直比太陽光北極光以及一切的光還亮。據後來調查所得。這綠光竟曾照遍黑林左右一百方里以外。

接着便是一陣劇烈的地震。我的身子從地面上震起了二三尺高——同時又是一陣無可比擬。聞所未聞的猛烈的爆炸聲……。

結果是很可怕的。我竟完全失却了知覺……。除我之外。其餘的人也一齊昏倒……那些山岩和大樹們的爆裂聲。坍壓聲。才把我鬧醒過來……。抬頭看時。天上紅得像發怒的人臉色一樣。

福森華已變了一座火焰山。很確切地告訴我們。那神祕的古堡已經燒成一片瓦礫場了。

然而這世界是獲救了。

（全書完）

自來血

血足則強
血虛則弱
服自來血
強身補血

大罐每瓶洋二元 小罐每瓶洋一元二角

上海及各埠各處

五洲大藥房發行

似水流年

張恨水

第十五回　文債難償臨渴掘井　情絲未斷抱病登場

惜時看了那相片。忽然大叫一聲之時。大家都驚訝起來。卓新民首先擠上前。撿了相片到手上一看。原來那個女子。却是米錦華。這個女子。正是黃惜時魂夢顚倒。尊爲無上高貴的同學。不料她也列入交際之花的一類。有相片可賞。讓人去按圖索驥。眼看惜時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不知道他心中有何感想。這個時候。若將話說破。不但他益發難堪。而且這裏還有這個賣書的商人。消息外露。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只有忍住了。爲是。因此只當不明是什麽原故。笑道。這也不見得怎樣的美麗。用得着如此大驚小怪嗎。說着。便將相片交還了惜時。惜時以爲他們也是認不出來。含笑將相片收下。掏出錢來還了書錢。心裏這就大大的懊悔。原來米錦華也不過是如此一個人物。以前何必費許多金錢心力去買她的歡心。照着賣書人的話。因路進行。省事多了。而且證明她是個用身體換金錢的人。而後就用不着低聲下氣。那樣去恭維她了。她心中如此想。無精帶彩的走出了貨棧。邱卓二人。也很知道他有了新感觸。在他不高興的時候。再想他花什麽錢。當然是更不高興了。因此二人緊隨在身後。一句什麽話也不說。走了幾步。惜時忽然一頓脚道。害我也看破了。我們再到市場裏去蹓躂蹓躂。花幾個錢去找點樂子罷。天下那



就一彎腰將那枝筆檢起把其餘落在遠處的一枝筆也一同檢了然後逕上台階

有不用金錢得來的快樂。邱九思笑道你也想明白了。天下事那裏預算得許多。總也只好過一天算一天。我們在外頭玩。就是這個意思。你想我們若不趁這個青春年少的時候。找一點娛樂。有一天年歲大了。就是花了錢。精神上也來不及。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三人說着話。已經一路走進了市場。卓新民道。老黃不是要來找樂兒嗎。我來提議。先吃館子。然後我們一路去聽戲。聽過了戲。隨便那個小館子裏湊合一下子。就往胡同裏一溜。我準保今日一天一宿。準夠樂的了。邱九思笑道。你安排是安排得好。可是經濟問題。怎麼辦呢。卓新民道。你別把這話來擠我。我們都是老朋友。誰又不知道誰的事。我們三個人。今天就只老黃身上有錢。今天對不住。暫時請他作一作東。過兩天。我們有了錢。自然要以禮相還。而且要這樣辦。才能夠玩得長久。今天。我有錢什麼都讓我作東。等我的錢用得可以了。你的款子也就到了。然後接着由你作東。一個完了一個來。永久都有錢使。永久都有得樂。這比那一擁而上。大家拚着花的。就好得多。我這話。你是相信不相信。密斯脫黃說到這裏。他改口不叫老黃了。而且是滿臉的笑容。向着黃惜時。表示出心中又愉快。又欽佩的一種樣子來。然而惜時本人。彷彿是帶了有色眼鏡來看人。總覺他的一言一笑。不十分自然。不過自己正有許多事要借重他們。縱然明知道他們是假意現着般勤。自己反正是看破了世情找樂子來了。帶他們兩個人在一處玩玩。便有個伴侶。不然一個人吃喝帶逛。也就太沒有意思了。因之笑着點頭道。沒關係。這樣小東。就是歸我一人作了。也不算什麼。還要回個什麼禮。既是說吃了飯要聽戲。我們馬上就去找家小館子趕緊吃。別再躭誤了。卓新民聽說。立刻起勁。趕快走上前一步。在前引路。到了飯館子裏。代看好了房間。伙計送上茶來。他刷了一刷杯子。倒上一遍茶。便要了筆墨紙條。來開菜單子。笑着向惜時道。我們又不是外人。不必客氣。只要兩個吃飯的菜。和一個清淡些的湯。就是了。只要肚子不受委屈。也不必白糟踏錢。你看我這個主張怎麼樣。惜時笑道。好的。可是也別替我太省了。顯着我作主人的人未免太刻薄。卓新民手裏提着筆。仰着下巴。笑眯眯的望了他道。那末。來個燒魚頭尾。你看如何。惜時點了點頭。卓新民道。再要一個粉蒸肉吧。惜時笑道。你們很喜歡吃粉蒸肉哩。他說這話。原是指着他們上次在公寓裏用臉盆作粉蒸肉的一件事。邱九思聽到。以爲惜時是不愛吃粉蒸肉的。便道。不要這個罷。吃魚吃肉。也嫌太像鄉下人了。卓新民道。我的意思。以爲粉蒸肉的價目。比較要公道一點。若是不用這個。我也贊成清淡一點的。……說着用筆桿頭兒在鬢髮上擦了一陣。笑道。金鈎燒白菜罷。惜時很知道他們愛吃油膩。若請他們吃燒白菜。

他們口裏不說。心裏總是不痛快的。反正是花錢。又何必省下一二毛錢。讓他們心裏拴個疙瘩。因笑道。說起省儉起來。二位又未免替我太省了。我看還是來個紅燒肘子罷。卓新民放下筆。站起來一拍棹子道。那太好了。邱九思覺得他表示饞勁有點露骨。不免瞪了他一眼。卓新民一分鐘的興奮時間過去了。也覺自己有些得意忘形。既是邱九思都瞪了眼睛。想必黃惜時也是聽不入耳的。便笑向他道。我和你開玩笑的。不知道你能不能吃油膩東西。惜時點頭道。我很愛吃油膩的。若是有一個星期不吃大葷。我就找急了。卓新民道。對了。像我這樣瘦瘦的人。就爲着是身體上缺乏脂肪。多吃一點肉。就可以補上脂肪了。好罷。就依着你的話。要一個紅燒肘子。他說着話。口角上一道長涎。牽了一根三尺長的水線。由口角上向下一落。衣袋裏並不曾帶着手絹的。連忙就用袖子在嘴唇上一拖。把口涎止住了。邱九思斜瞟了他一眼道。再添一菜一湯也就得了。應該要什麼。你酌量着寫上就得。也不必再費時間來討論了。卓新民鬧了一回不好意思。不敢再鬧第二回。不好意思。低頭把菜單子寫了。親手交給了伙計。叫他快點做來。一面又回轉頭來向惜時笑道。我們要吃了飯再去聽戲。時候就耽誤得多了。那裏還有好位子坐。到不如讓我先去買票。惜時道。好極了。那可勞駕了。卓新民將帽子拿在手上。作個要走的樣子。又向他道。我可要走了。惜時笑道。你只管走罷。我們會等着你再吃的。卓新民笑道。不是那個問題。邱九思笑道。黃先生。你不知道他是個窮光蛋。請不起客聽戲嗎。惜時這才想了起來。還不曾給予人家戲票錢。便笑着站起來道。對不住。我這人作事向來是這樣子大意的。說着在身上掏出了一張五元錢鈔票。就交給了他。他情不自樂的在接錢之後。倒向黃惜時作了三個揖。然後忽忽而去。惜時究不知此揖爲何而來。不過這樣一來。他覺得這班朋友別看他胡鬧。也是很容易攀起交情來的。疑心他們是壞蛋一節。當然是自己錯誤了。這個卓新民作事眞也痛快。不多大一會兒工夫。就買了三張戲票進來。一拱手道。幸不辱命。找着一個熟看座兒的。花了一點運動費。居然在第四排上。鬧着三個座位。惜時一伸手。將戲票接了過去。一看上面蓋有橡皮戳子。乃是捌毛一位。三八兩塊四。難道還多兩塊六毛錢。都作了運動費不成。既當了邱九思的面。也不便問得。一看卓新民時。他却代拿起酒壺來。替全席斟了一遍酒。更把這事牽扯過去了。三人吃完了飯。便去聽戲。聽過戲之後。自然是黑夜了。邱卓二人。更不客氣在前面引路。就進了一家飯館子。再吃過晚飯。又同到胡同裏去打茶圍。一直鬧到一點多鐘方才回家。惜時到了家裏。將皮夾子裏的存鈔點驗了一番。這一日之間。竟用去了二十多元。心裏猛然

一想。就是這樣子的花法也不會少於陪着米錦華時候所花的了。那個卓新民處處表示着誠實不客氣。可是錢經了他的手。就不肯退回一個來。而且這一天一晚的花銷。三個人在一處。他們連車錢都不曾掏出一文來。換一句話說。現在簡直是一個人要花三個人娛樂的錢。自己現在是斷了經濟來源的人。這樣的花法。如何擔當得起呢。乾脆還是不玩罷。自己要狂玩一頓。來出這口氣。其實不是出氣。乃是用洋錢來砸人罷了。先是站着的。然後緩緩的坐下來。只管向着電燈出神。手按着棹子。只管摸索着。這一摸索之下。手上掏着了一張學校日刊。無意之間拿起日刊看了一看。首先看到學校裏的佈告欄。上面宣佈着年考日期。音樂系是自下個禮拜一日起。哎呦。這可糟了。糊裏糊塗的就混到了年假時代。自己不但是功課一點不會預備。而且缺課也太多。算起學分來無論如何是不及格。不及格就不及格罷。自己也不能靠學分吃飯。可是萬一留了級。說起來面子上很不好看。無論如何。自己總要弄個六十分。把這個學期的賬。交代過去。縱然不能再和家裏要錢。提了起來。這個學期的書。總算念了。說起來眞也慚愧。進了一個學期的音樂系。連五線譜都不大認識。叫我去考什麼。除非是音樂概論。中國音樂史略。西洋音樂史。這種書面上可以看出來的功課。自己下死勁兒看一個爛熟。或者還可對付一二場。琵琶是彈不來的。好在自己向來會吹兩聲笛子。到了考樂器的時候。就多啦梅華的搪塞一陣。總也可以交代過去。哎。說到書面。可也是找慌。書上眞說過一些什麼。腦筋裏一點影子也沒有。自己眞要用功起來。又是從何處下手呢。如此想着。便在書架上把一大叠講義拿了下來放在棹上。自己緩緩的來清理。不清理却也沒什麼痛癢關係。一清理起來才發現三張一叠。五張一叠。音樂史裏有藝術論。戲劇概論裏頭又有崑曲研究。零亂極了。好容易一樣一樣的清理出來。不是欠了一章的。便是殘了幾頁的。這裏七八分講義竟沒有一分是完全的。若是要用功起來。第一先要去補講義。本來打算將講義清理出來之後。在今天晚上開始就先看幾頁書。現在把講義清理出來。都是殘缺不全的。這是怎樣的看法呢。對了一大叠講義。不免發呆一陣。就在這發呆的時候。只聽到樓下的鐘聲。噹噹敲了三下。啊喲。自己是一點鐘才回來的。只管亂忙。把時間全忘記了。今天晚上萬來不及。只有上床先安歇一下。到了明日。一早起來。先去補上講義。然後回家來再埋頭讀書。自己下個决心。從明日起。把一切玩耍的事。完全抛開。好在箱子裏。還有些款子。目前不必愁到金錢問題。等過了年考再作道理。他如此想着。先忙着脫了衣服。就上床睡覺。心裏想着。由四點至明日八點半還可以睡五個半鐘頭的覺。睡足

了。跳了起來。就去補講義。決不躊躇的了。趕快睡罷。他一人睡在被裏。枕着那鴨絨軟枕。彷彿之間。却有一種脂粉香氣。不斷的襲入鼻端。這是那裏來的。這股香氣却是想不起。昂起頭四處看看。也並沒有什麼形跡。心想。這可怪了。空房無人。那有女人的氣味呀。哦是了。這是米錦華從前在這裏睡的時候。臉上的粉。頭上的油。磨擦到枕頭上。枕頭上有了香氣了。這一件事。除了平添胸中一場懊惱而外。還引出了一件大疑案。這有什麼可回憶的哩。然而她身體上那種健康美。在被裏擁擠的暖和了。令人說不出有一種什麼快感。呵呀。不要想了。明天不是要早起嗎。如此一想。恨不一刻兒睡着。然而在這時越想睡。越是胡思亂想打了幾個翻身。也不知怎麼辦。有了。用數着數目催眠的法子來試驗一下看。於是一二三四的向下數。不料由一數到三千六百。依然精神抖擻。一點也睡不着。氣不過。不數了。一個翻身。向裏彎了腰縮到被裏去。然而只在這一彎腰之間。人倒是睡着了。一覺醒來先睜眼向窗子外看去。却見對面照牆上通通紅的。太陽已經高照了。記得每日太陽射至牆上時。總在十點鐘以後難道今天有十點多鐘了。伸手到枕頭低下一摸。掏出手表來一看。可不就是十點半鐘了。哎。這沒有法子。只好把預定的程序改了。改爲上午去補領講義。下午再開始看書。如此想着。掀了被爬起床來。一面披衣服。一面就開門叫那老聽差打洗臉水。衣服穿好了。被也不疊。將昨晚清理着的講義從頭至尾各看了一張。第一頁回頭一看洗臉架上。早放了一盆水在那裏了。自己洗着臉。心裏默念着音樂史。口裏也念念有詞。上古時代的音樂。中古時代的音樂。老聽差送了一壺茶進來。見他嘴裏在念着。右掌托了手巾。左手掌拿着一塊香胰子。只管向上面磨擦。也不望着別處。也不洗臉。便問道。黃先生。早上你不要什麼吃的嗎。惜時道。中國音樂史。美術概論。老聽差這倒楞住了。那有這樣一種東西可吃。惜時回轉頭來。見他站在一邊。問道。你發什麼呆。老聽差道。再沒有什麼事發呆。我來問問黃先生。可要吃什麼點心呢。惜時道。你不問。我怎麼知道。你就是站到今天晚上。你不說出來。我心裏也不明白呀。老聽差聽說。心想。這倒算是我的不是。可也奇了。惜時道。我不吃什麼。我要預備功課了。今天上午。你可以和我到小飯館子裏。叫一個木稀肉。一個酸辣湯。一大碗飯。晚上呢。就是一個炒牛肉絲。一個白菜湯。一大碗飯。一張家常餅。我全告訴你了。省得回頭問我。又躭誤時間。回頭我在樓上看書。你不必驚動我。去罷。沒有什麼事了。說着。將手一揮。老聽差走後。惜時到了一杯茶喝着。打算喝完便走。不料這是新泡的茶。熱的非凡。不是一口氣所能喝下去的。只微微抿了一口。也不再喝了。放下茶杯。起身就向外走。到了學校裏。

將講義領着又忽忽的回來。一摸棹上放的那杯茶還有些溫熱。自己也就好笑起來來回兩趟路走的真快。若是平常也像這樣用功當然沒有一樣不考一百分的了。這樣看起來自己用上兩天功一定有些成績倒不要太灰心了。於是把房門掩上將講義疊齊。就開始用功起來。因爲第一天第一堂考的是藝術概論所以現在也按着秩序研究。先看藝術概論的講義。一口氣看了三章書。腦筋裏還沒有得着印象。什麼叫藝術尤其是講義文中夾了許多英文單字。不大記得。而且很通順的語句中間。夾了這樣一個英文字。便文氣中斷。在記憶力上加了一層麻煩。心想英文既不能算是世界的標準文字。也不是中國文字的字典詞源。爲什麼講義裏有個名詞。就得註個英文字在下面。何以不註法文。不註德文。難道講義裏不註個英文字。就文意不完全嗎。但是實際上。沒有那個看講義。注意到這英文單字上去的。心裏如此想着。正抬了頭出神。眼光忽然射到掛的月份牌上。今天乃是星期三。這個星期。只剩三天了。這講義怎樣看得完。立刻把心思收束住。又低頭看講義。也不過看了三頁書。只聽到老聽差在門外叫道。黃先生。和你叫的飯已經送來了。惜時道太早了。口裏說着。抬起手一看手表已是一點半鐘。便啊喲了一聲道。怎麼就去了大半天了。老聽差道。飯開在外面屋子裏。你出來吃罷。要不然這菜可就涼了。惜時答應着便站起身來。一看講義裏面正有兩行可以注意的。因之又站着捧了講義看了半頁。老聽差在外面催道。黃先生。你出來罷。菜飯都涼了。惜時鼻子裏哼着。於是一手托了講義一面向外走。走到外邊。將講義放在棹上。然後坐下來扶起筷子碗來。但是他兩隻眼睛可依然注射在講義上。這樣的一面吃飯一面看書。鬧了半個多鐘頭。才把一餐飯吃完。放下筷子碗走回房去。一眼看到洗臉盆裏熱氣騰騰的有一大盆水。但是也不願去洗臉。拉着手巾。將末端胡亂擦了幾下嘴唇。又坐下去看講義。到了大半下午。居然把這一部書的講義看了一個乾淨。心中便想着。俗語說得好。只要工夫真。鐵杵磨成針。這是一點都不錯的。這一用功也就不見得書怎樣難念。講義看是看完了。不過其中有許多地方不大明瞭。而且有幾處也只說了一個大概的大概分明是教授講書的時候都口說了。讓學生記在筆記上。但是自己不但沒有聽課的筆記。而且向來就不大上課。現時有什麼法子可以明白。哎。這也不去管它。只要把講義死記住。考的時候腦筋裏有點影子。就可以敷衍成篇。反正是比交白卷子強。而今且默默這講義的大意如何。不要將書看呆了。於是背了兩手在走廊子下踱來踱去。心裏可就想着講義上說的是些什麼。不料這些講義看得太匆忙。現時回想起來。竟是一點意思沒有。

立刻跑進屋子來。將收起了的講義。又從新展開來看。翻亂着看了幾頁。這也怪。只這樣一翻動。把看過的文義。又立刻想得了。這僅僅是一種功課。就這樣不容到肚子裏去。還有上十門功課。若一律都是如此的話。那簡直不想考了。這只有一個法子。把要緊的所在。都抄下一點。考的時候。實行夾帶工作。碰得上。也許一樣功課。落個八九十分。若是碰不上。這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一個人躊躇着。不覺電燈一亮。老聽差又將晚飯送來。吃過了晚飯。自己得了一個新感想。這一天算是過去十之八九了。若是每天只研究一項功課。那末到了考期。還會差着一大半。這便如何是好。想來想去。這只有把看講義的工夫省了。索興把看的功夫。改為摘要。有三天的時期來摘要。當然所摘的也就不少。雖然這種辦法。未免帶些冒險的性質。其實這樣拚命的翻講義。所得幾何。不也是冒險嗎。萬一考不上。那也沒有法子。只好把這個學期荒廢了。臨時請病假。將來再要求補考。萬一補考不成。明年再進別個學校。也沒多大關係。如此一想。心裏自然安慰了許多。先把看過的講義。摘要一遍。又把講義頁數最少的先翻了一道。又把綱要抄了。自己伏案作了一天一宿的工作。原不覺得受累。但是放下筆來。將腰幹子一伸。這不但腰痠背佗。而且腦袋發漲。眼睛發暈。竟是有些坐不住了。手按着棹上的講義。自歎了一口氣道。我這個學期不但落個人財兩空。而且連書也沒有念到一頁。我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來幹什麼的。自己這一番荒唐。實在不容易得人諒解。也怪不得父親生氣了。越想越懊悔。便坐着發呆。一個反悔的人。總是自己持着消極態度的。因之他一言不發。就伏在棹上睡着。一直睡了一個多鐘頭。又長歎了一口氣。然後才上床去睡。次日起來。還是照樣工作。一連過去四日。不覺就是考的日子。第一堂八點半鐘考。起七點鐘的時候。天色剛剛一亮。馬上就跳下床來。披着衣。一切事情不管。先把今天預備用的夾帶。看上一遍。揣到口袋裏去。然後把講義又翻着看了一看。老聽差送了水來。一面漱洗。還把眼睛射在講義上。說也奇怪。偏如此搶忙之下。有一段文字。有注意的價值。彷彿這門功課的題目。必是出在這上面。自己很快的把這一段記住了。一面走出房來。鎖着門。心裏兀自默念着。不料上半段都記得。偏是這下半段結論。又突然忘了。只得開了鎖。推房門而入。將講義再看了一遍。這個時候。遠遠的已噹噹的響着上堂鐘。不能看了。轉身向外跑。就下了樓。到了樓下才想起不曾鎖門。箱子裏還有些款子。總不能大意。因之再跑上樓。把房門關着鎖上了。自己趕到學校裏時。教室裏人都坐好了。各人面前。都有一張油印紙條兒。分明是題目都徹過了。於是在先生講案上要了一張。然後坐上自己的位子去看。這一看之下。

不由心裏大喜一陣。原來紙條兒列着十個題目。有七八個自己知道。已抄上夾帶。而且第一二兩條。就是剛才出門的時候。忽忽看的幾行。這樣看來過起考來看用不着平常用什麽功。只要臨陣磨槍搶着記下一些在肚子裏便得了。一高興之下。文不加點的就把一張卷子作成。在同堂交卷一半的時候。自己的卷子也就交出來了。這一道難關旣過。心裏總安慰一點。慢慢的走出了教室在玻璃窗子外。向教室裏面看來。對着還在伏案的同學。見他們搜索枯腸。自己不免有一種得色。心想這樣容易的題目。還值得如此費事。隨便寫上幾筆。就交卷了。怪不得從前中狀元的人。可以騎馬遊街。這交過卷子的人。對這不會交卷的人。眞可以自豪哩。他自己越高興越向教室裏看去。這就有一件事讓他吃一驚的。便是自己一度失戀的愛人米錦華。就坐在窗子邊向後一張棹子上。自己兩道眼光只管向前看。倒把目前的事大意過去了。今天她穿得更漂亮。雖是這樣的寒天她只穿一件藍呢夾襖。外面罩着一件白絨繩緊俏的小嵌肩。椅子背上搭了一件豹點貓皮大衣。露出紅緞裏子。光艷照人。她那雪白的臉子上。似乎塗了胭脂。似乎又沒有塗胭脂。只是有點淺淺的紅暈。心想如此一個美人竟會到手而又失去。未免可惜。那書店裏偷着賣她的相片。不知究竟是怎麽回事。她是個大學生。而且有這樣姿色。又何必那樣去墮落呢。惜時如此望她。她只低了頭。手上拿了一枝自來水筆。只管在一張格子紙上畫着。看去好像是打草稿。其實七零八落的寫着字。並不成文。她的長頭髮。因低頭而垂下來。正當住了半邊臉。惜時想着她或者是不好意思見我。然而我又何嘗好意思見你呢。正待掉轉身閃了開去。却有一個男同學的在教室後面經過她的棹子。向前面去交卷。他一隻手只略微一擺動。就有一個紙團丟到他棹上。她如獲至寶一般。立刻兩手展了開來。臉上便是一團的笑容。那個男同學走出來。也在這窗戶外向裏面立着。米錦華一抬頭。對窗子外微微點一頭。抿着嘴唇笑了。這個男同學也就向她微笑。惜時一見之下。不覺怒火中燒。直透頂心。使勁一轉身子。就避了開去。心想她明見我在窗戶外。倒向着別人微笑。你以爲這就氣倒了我嗎。其實我已經得着證據。知道你是個什麽人物了。惜時低了頭。只管想着心事向前走。忽然身後有人在肩上拍了一下。回頭看時。是同班中的孫貫一。外號叫孫多管。他在同班中不問生張熟魏。一致鬼混。惜時上課的日子極少。同學無多熟人。至於他就算一個最熟的了。便笑道。你太冒失。糊裏糊塗。就在人家身後拍了一掌。若是一個生人呢。人家豈不要見怪。孫貫一道。男同學碰男同學。有什麽要緊。老黃呀。今天你心裏不難過嗎。我看着都替你難受呢。惜時笑道。我這一

門考得不壞。至少也有七八十分。我難受些什麽。孫貫一道。你眞可以的。還在我面前裝糊塗呢。你沒有看到我們那一朵校花和徐子誠那一番情景嗎。惜時這才知道那個人叫徐子誠。便道。我和她已斷絕朋友關係了。她愛怎麽就怎麽樣。管她有什麽情景。我管得着嗎。孫貫一道。你既是打官話。我就不必說了。倘若你願說實話。打聽這個消息。我願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惜時站着想了一想便答道。你有消息告訴我。我是很願聽的。但不知你有什麽消息。孫貫一道。我告訴你。你可別生氣。說着。回頭望了一望。低聲道。你看那徐子誠的樣子。臉上又黃又黑。一雙蒜豆眼。兩條吊線眉。和你比起來。豈不是相隔天淵。這位密斯米好的朋友多了。爲什麽和誰也不長久。就始終愛了他呢。原來他是個華僑。以前也還罷了。不過有飯吃而已。最近他得了一筆遺產。足有十幾萬。小米得了這個消息。立刻把培大皇后的身分降下。時常的去找他。這次年考。小米要找人幫忙。只要露點風聲。那個不願効勞。但是他對徐子誠說。同班只有他的學問最好。只要他遞稿子。這種不灌米湯而灌濃米湯的辦法。老徐如何不骨軟心酥。惜時故意鎭靜着笑道。說起來。你也未免太形容過甚一點。孫貫一道。我形容過甚一點嗎。你不信再考察考察兩回。你就相信我所說的還只報告一個大概呢。二人正這樣說着。只聽到身後有一陣梯突作響。參差不齊的步履聲。回頭看時。正是米錦華挽了徐子誠的一隻手臂。在走廊上並肩走來。黃孫二人將身體一讓。閃到一邊。他兩人也就像沒有看到一般。竟自走了過去。米錦華那個雲鬟蓬鬆的頭。幾乎伸到姓徐的懷裏去。只管格格的笑着。惜時雖也曾和她熱戀過。然而還是半公開的行動。當了許多人。絕不曾如此卿卿我我。這樣看起來。在書攤子上收到她的相片。那絕對不是沒有原因的了。孫貫一讓他倆走遠了。笑問道。怎麽樣。我說的話。是假的嗎。惜時點頭笑了一笑。也不置可否。回得寓所去講義也不要看。也不想吃喝。長長的歎了一口氣。人就向床上一倒。橫躺着在床上。他不倒在床上。倒也罷了。一倒下來之後。這就感到身上疲倦異常。人竟是朦朧睡去。醒過來。屋子裏已是漆黑。趕忙把電燈亮了。一看手表。已經有五點多鐘了。這一覺把午飯睡過去了。自己還不知道餓。坐着定了一定神。依然感到人有些疲倦。心裏想着。這一定是這兩天用功用苦了。鬧得人支持不住。也許用腦筋過度。鬧得害了腦膜炎。學分雖然要緊。命也要緊。不要因爲用功的關係。把性命送了。如此想着。就不想看書。就伏在棹子上。用手臂枕了頭睡着。那樓下的老聽差看到樓上電燈亮了。很快的就跑上樓來問道。黃先生。你不要弄一點東西吃吃嗎。惜時抬起頭看了一看。他搖搖頭道。用不着。給我沏一壺熱茶來喝罷。

老聽差向他臉上望着道。你的顏色不大好。身上有點不舒服嗎。惜時道。大概是看書看苦了。休息休息也就好了。老聽差一想。像你這樣子念書的人。會用功用苦了。那些一年到頭都讀書的。都成了病鬼了。這也不便去駁他。下樓就泡了一壺茶來。然而將茶送到棹上時。他又在床上躺下了。這種樣子。倒是真有病。也不便驚動他。自下樓去了。惜時睡到九點鐘。肚子裏覺得有些餓。二次下床。把老聽差叫來。又要點吃的。老聽差道。你味口怎麼樣。您愛吃油膩。給你叫個蛋炒飯罷。惜時點了點頭。坐在棹子邊靜靜的等候。隨手在書架上抽了一本書下來看。只翻動了兩頁。便覺書上的字體。有些亂轉。推開了書。斜靠了椅子背。就望着外面出神。老聽差提了一壺開水進來。皺了眉道。黃先生。我看你臉上氣色越發不好了。你先喝杯熱茶。說着和他兌上一杯熱茶。送到他面前。他依然是靠了椅子背。坐着身體也不動一動。見茶杯口上冒着熱氣。倒有點引動他喝茶的意思。端起杯子來。只微微呷了一口。依然又將杯子放下。老聽差偏了頭。望着他道。黃先生。我現在可沒喝酒。不是我多嘴說句閑話。在外邊出遠門的人。第一就是要保重身體。您以先大病了一場。可以說是還沒有復原。那擱得住又病。我想您的老太爺。准是還沒有離開北京。明天我到會館裏去。給他通知一個信罷。有了老人家來照應。那可好得多。惜時聽說。許久沒有作聲。只端了那杯茶起來。慢慢的呷着。老聽差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也就不敢說了。接着外面有人喊了一聲。送飯來了。老聽差便出去提了飯盒進來。將這事牽扯開去。他揭開飯盒蓋子。端上一大碗蛋炒飯。一小碗紅燒牛肉。又是一碗口蘑豆腐湯。老聽差笑道。我和您作主。叫了兩個菜。讓你吃飽一點。明天好去過考。惜時笑着點了一點頭。自己也覺這飯菜都是自己愛吃的。大可一飽。但是扶起筷子來。吃了兩口飯。便覺難於下咽。夾了一塊牛肉在嘴裏咀嚼着。雖然感到有點鹹味。那肉質就像木渣一般。口蘑豆腐湯。以前很愛喝。今天一見之下。也是不動心。勺子也不會伸到碗裏。放下筷子。碗向老聽差一揮手道。你收了去罷。老聽差道。呀。黃先生。你怎麼一點東西不吃。惜時搖了一搖頭道。不能吃。心裏已經有些向上翻了。說畢。又伏在棹子上。老聽差這倒相信他實在有病了。未便如何打攪。檢着碗就走了。惜時也是心裏納悶。既不熱。又不發寒。只是渾身感到疲倦。會這樣抗着重病似的。難道眞是兩天用功用過分了。那就未免笑話。勉強喝了一碗茶。還是解衣上床。只因睡得很早。次日天色一亮就醒過來了。因為休息一整夜的時候。此刻覺得精神振作一點。心想昨天一場考的很得意。總算碰上了。若是場場都如此。就算自己撿了個大便宜。何必不去考。於是按了鐘點就向學校裏來在家

裏的時候。似乎一切都如常了。所以鼓了勇氣出門。但是到了學校門口的時候。似乎心裏忐忑亂跳。人有一點站立不住。這個樣子。要去過考。當然是不行。如此想着。正待轉身。恰是適逢其會。米錦華手上捧着墨盒和毛筆袋子走了進來。那筆袋子是個藍布做的。口上用鬆緊帶子鎖了。大概是帶子不會鎖得好。她起身上台階的時候。身子跳下兩跳。把布袋子裏兩枝毛筆。一齊滾了下來。落到台階下去。惜時正站在台階下層。有一枝筆卜的一聲。射到他的脚上。米錦華看了一看。很不願上前來拾起。可是也不能置之不顧。站在最上面一層台階上。未免發呆。惜時也看出她爲難的情形來了。就一彎腰將那枝筆檢起。把其餘落在遠處的一枝筆。也一同檢了。然後送上台階。交到米錦華手上。錦華見他有一種楚楚可憐的樣子。手上接着筆。就向他微笑點頭道。勞你駕。在她這一笑之間。露出了她兩排又齊又白的牙齒。由那紅嘴唇一托。眞是嫵媚動人。惜時便也點點頭。因不知道要說一句什麼話好。呆了一呆。急忙之間。惜時的話不會說出。她已經回身走遠了。惜時一想。她或者對我餘情未斷。以前她毅然决然和我絕交。總是氣頭上的事。未必能惱恨到底。若照一班人說。她是個拜金主義者。那末。她對朋友之間。更無所謂厚薄了。這且不管她。我要到堂上再去看看。看她和徐子誠究竟是個什麼情形。事到如今。我縱然不希望覆水重收。我要看出她的所以然來。我必定把收藏的相片拿出來質問質問她。也好出我這一口惡氣。如此想着。把病又忘了。遙遙的跟着米錦華一路上課堂來。到了課堂上。先生還不會來。同學們隔着座位。大家紛紛議論。米錦華却坐在她的位子上。用了一把小刀子。只管削鉛筆。她低着頭。眼光只射在刀口與鉛筆尖上。滿考場人說話。她都不去理會。惜時看到。深以爲怪。怎麼她倒有不樂之色。莫非她怕考。一人遠遠的坐着。只管在人叢中用眼光去打量她。不多一會兒。那個華僑學生徐子誠進來了。她不會抬頭看。似乎這姓徐的身上有一種香味。自然可以讓人知道一般。他那裏一走過來。米錦華早已站了起來。笑嘻嘻的和他點了個頭。這分明是全教室同學。都不在她眼裏。而她眼裏。只有一個徐子誠了。惜時本來身體有些支持不住。這時又羞又氣。臉上一點血色沒有。其白如紙。伏在位子上。兩眼發赤。竟是一動也不一動。孫貫一坐在他前排一個位子。一回頭。低聲笑道。你瞧見……一句話未完。就改口道。老黃。你怎麼了。惜時兩手伏着棹子。頭一點。哼了一聲。孫貫一站起來。搖着他道。你的臉色太不好看。你怎麼了。他以爲搖撼着他。他可以說兩句話。不料他隨着這身體搖撼之時。人坐不住。向椅子下一溜。就墜下去了。同學們一見。啊喲了一聲。連孫貫一也手足無所措。要知此君病體如何。下回交代。

浦口至天津上行車
Up trains from Pukow to Tientsin

天津至浦口下行車
Down trains from Tientsin to Pukow

讀法由上向下 Read Downward　　讀法由下向上 Read Upward

每日開行 DAILY							名站 STATIONS		每日開行 DAILY					
12 客貨混合車 Mixed	10 客貨混合車 Mixed	8 客貨混合車 Mixed	6 客貨混合車 Mixed	2 津浦特別快車 Local Express	202 藍鋼通車 Through Express				201 藍鋼通車 Through Express	1 津浦特別快車 Local Express	5 客貨混合車 Mixed	7 客貨混合車 Mixed	9 客貨混合車 Mixed	11 客貨混合車 Mixed
			13.00	10.00	19.00	開	浦口 Pukow	到	8.00	20.30	6.55			
			14.06	10.44		到	東葛	開		19.46	5.57			
			14.11	10.45		開	Tungko	到		19.42	5.54			
			15.20	11.31	20.32	到	滁州	開	6.23	18.59	4.54			
			15.40	11.41	20.42	開	Chuchow	到	6.13	18.49	4.34			
			18.13	13.32	22.35	到	明光	開	4.25	17.03	2.06			
			18.33	13.42	22.45	開	Mingkuang	到	4.15	16.53	1.20			
			20.07	14.45	23.49	到	臨淮關	開	3.15	15.54	23.50			
			20.22	14.50	23.54	開	Linhueikwan	到	3.10	15.49	23.23			
			21.18	15.36	0.38	到	蚌埠	開	2.30	15.10	22.24			
			22.18	16.06	1.08	開	Pengpu	到	2.00	14.40	21.08			
			23.55	17.13	2.22	到	固鎮	開	0.51	13.33	19.37			
			0.42	17.23	2.32	開	Kuchen	到	0.41	13.23	19.17			
			2.19	18.38	3.46	到	南宿州	開	23.30	12.10	17.35			
			2.39	18.48	3.51	開	Nanhsuchow	到	23.25	12.00	17.13			
			3.06	19.11	4.15	到	福履集	開	23.02	11.38	16.43			
			3.26	19.21	4.25	開	F lichi	到	22.52	11.28	16.18			
			5.28	21.06	6.10	到	徐州府	開	21.15	9.49	14.00	—		
		14.00	—	21.36	6.40	開	Hsuchowfu	到	20.45	9.19	—	6.35		
		16.29		23.45	8.47	到	臨城	開	18.37	7.09		4.08		
		17.14		0.05	9.02	開	Lincheng	到	18.22	6.49		3.28		
		18.38		1.03	10.01	到	滕縣	開	17.20	5.45		2.15		
		18.58		1.08	10.06	開	Tenghsien	到	17.15	5.40		2.00		
		20.18		2.15	11.14	到	鄒縣	開	16.02	4.32		0.36		
		20.23		2.18	11.16	開	Tsowhsien	到	16.00	4.29		0.21		
		21.06		2.54	11.50	到	兗州府	開	15.25	3.53		23.50		
		21.51		3.24	12.10	開	Yenchowfu	到	15.05	3.23		23.05		
		22.26		3.55	12.41	到	曲阜	開	14.36	2.56		22.30		
		22.36		3.58	12.43	開	Chufou	到	14.34	2.50		22.25		
		0.33		5.34	14.15	到	大汶口	開	13.12	1.21		20.37		
		1.17		5.39	14.25	開	Tawenkou	到	13.02	1.16		20.22		
		2.19		6.34	15.19	到	泰安府	開	12.06	0.23		19.22		
		2.49		6.54	15.39	開	Ta ianfu	到	11.46	0.08		18.37		
		3.51		7.46		到	萬德	開		23.20		17.40		
		3.54		7.47		開	Wante	到		23.19		17 36		
		6.00		9.28	18.10	到	濟南府	開	9.30	21.40		14.30	—	—
7.00	15.00	—		9.58	18.40	開	Tsinanfu	到	9.00	21.10			7.30	1.15
9.27	16.53			11.50	20.26	到	禹城縣	開	7.26	19.22			5.39	23.08
9.57	17.08			12.00	20.36	開	Yuchenghsien	到	7.16	19.12			5.24	22.38
11.02	18.09			12.50		到	平原縣	開		18.18			4.18	21.33
11.12	18.18			12.52		開	Pingyuanhsien	到		18.16			4.16	20.53
12.25	19.27			13.45	22.28	到	德州	開	5.35	17.20			3.11	19.45
13.15	20.07			14.15	22.58	開	Techow	到	5.05	16.50			2.41	18.55
14.47	21.35			15.25	0.11	到	連鎮	開	3.58	15.40			1.17	17.22
15.53	21.50			15.35	0.21	開	Lienchen	到	3.48	15.30			1.02	16.52
17.10	22.51			16.24	1.15	到	泊頭鎮	開	3.01	14.41			23.32	15.39
17.30	23.06			16.34	1.25	開	Potouchen	到	2.51	14.31			23.05	15.09
18.46	0.18			17.35	2.31	到	滄州	開	1.51	13.30			21.53	13.50
19.16	0.50			17.55	2.51	開	Tsangchow	到	1.31	13.10			21.23	12.30
21.06	2.38			19.20	4.24	到	唐官屯	開	0.13	11.46			19.45	10.37
21.26	2.53			19.30	4.34	開	Tangkuantun	到	0.03	11.36			19.28	10.17
0.08	5.04			21.26	6.41	到	天津西站	開	22.16	9.45			17.20	7.33
0.30	5.14			21.31	6.46	開	Tientsin West	到	22.11	9.40			17.10	7.23
0.45	5.30			21.42	7.00	到	天津總站	開	22.00	9.00			17.00	7.10
—	—			22.12	7.20	開	Tientsin Central	到	21.40	8.40				
				22.22	7.30	到	天津東站	開	21.30	8.30				
					8.00	開	Tieutsin East	到	20.20					
				—	11.09	到	北平 Peiping	開	17.15	—				

中國航空公司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滬漢綫飛航時刻表 TIME TABLE (Shanghai-Hankow).

西上機 West Bounp (Read Down) 向下讀 — 除星期一外每日飛行 Daily Service Except Mondays

向上讀 (Read Up) 東下機 East Bounp — 除星期一外每日飛行 Daily Service Except Mondays

West Bound (Read Down)		Station	East Bound (Read Up)	
上午 8.00 a.m.	Dep. 開	上海 Shanghai	到 Arr.	3.05 p.m. 下午
上午 10.15 a.m.	Arr. 到	南京 Nanking	開 Dep.	12.50 p.m. 下午
上午 10.30 a.m.	Dep. 開		到 Arr.	12.35 p.m. 下午
下午 12.15 p.m.	Arr. 到	安慶 Anking	開 Dep.	10.50 a.m. 上午
下午 12.20 p.m.	Dep. 開		到 Arr.	10.45 a.m. 上午
下午 1.20 p.m.	Arr. 到	九江 Kiukiang	開 Dep.	9.45 a.m. 上午
下午 1.35 p.m.	Dep. 開		到 Arr.	9.30 a.m. 上午
下午 3.05 p.m.	Arr. 到	漢口 Hankow	開 Dep.	8.00 a.m. 上午

漢重綫飛航時刻表 TIME TABLE (Hankow-Chungking).

西上機 West Bound (Read Down) 向下讀 — 注意西上機逢星期三六飛行 West Bound on Every Wednesday and Saturday

向上讀 (Read Up) 東下機 East Bound — 注意東下機逢星期四日飛行 East Bound on Every Thursday and Sunday

West Bound (Read Down)		Station	East Bound (Read Up)	
上午 7.50 a.m.	Dep. 開	漢口 Hankow	到 Arr.	2.50 p.m. 下午
上午 9.20 a.m.	Arr. 到	沙市 Shasi	開 Dep.	1.20 p.m. 下午
上午 9.25 a.m.	Dep. 開		到 Arr.	1.15 p.m. 下午
上午 10.10 a.m.	Arr. 到	宜昌 Ichang	開 Dep.	12.30 p.m. 下午
上午 10.25 a.m.	Dep. 開		到 Arr.	12.15 p.m. 下午
下午 12.30 p.m.	Arr. 到	萬縣 Wanhsien	開 Dep.	10.05 a.m. 上午
下午 12.50 p.m.	Dep. 開		到 Arr.	9.50 a.m. 上午
下午 2.40 p.m.	Arr. 到	重慶 Chungking	開 Dep.	8.00 a.m. 上午

京平綫飛航時刻表 TIME TABLE (Nanking-Peiping).

北上機 North Bound (Read Down) 向下讀 — 除星期一外每日飛行 Daily Service Except Mondays

向上讀 (Read Up) 南下機 South Bound — 除星期一外每日飛行 Daily Service Except Mondays

North Bound (Read Down)		Station	South Bound (Read Up)	
上午 8.00 a.m.	Dep. 開	南京 Nanking	到 Arr.	3.40 p.m. 下午
上午 10.10 a.m.	Arr. 到	徐州 Hsuchow	開 Dep.	1.30 p.m. 下午
上午 10.25 a.m.	Dep. 開		到 Arr.	1.15 p.m. 下午
下午 12.20 p.m.	Arr. 到	濟南 Tsinan	開 Dep.	11.20 a.m. 上午
下午 12.35 p.m.	Dep. 開		到 Arr.	11.05 a.m. 上午
下午 2.35 p.m.	Arr. 到	天津 Tientsin	開 Dep.	9.05 a.m. 上午
下午 2.50 p.m.	Dep. 開		到 Arr.	8.50 a.m. 上午
下午 3.40 p.m.	Arr. 到	北平 Peiping	開 Dep.	8.00 a.m. 上午

京平航綫暫時停飛